

年

卷

期

9

4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IX No. 4

(108)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〇八號)



第九卷 第四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 五種預約

十四年三月月底截止

### 別下齋叢書並涉開梓舊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齋叢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兼備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清朗悅目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册 十四年四月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七十元  
 是書為日本天瀑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前清嘉慶初年距今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館館覓得初印原版用付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册 十四年六月出版 預約價(夾頁紙)十一元  
 嘉興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篆長書法是編自鐘鼎彝器款帶壓印甄甃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蹟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 翁常熟日記

全書四十册 十四年七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歲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在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咸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秘事不可勝紀樣本摘錄九葉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蹟足為臨池之助

###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十四年六月分次出版 預約價(連史紙)十六元  
 王君九劉君鳳叔研究昆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眼實白一詳載繩段笛色無不注明昆曲家俞粟廬先生鈔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實白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詳為曲譜空前之作

諸曲及譜預約價另有兩分次辦法並各書郵費包費詳載本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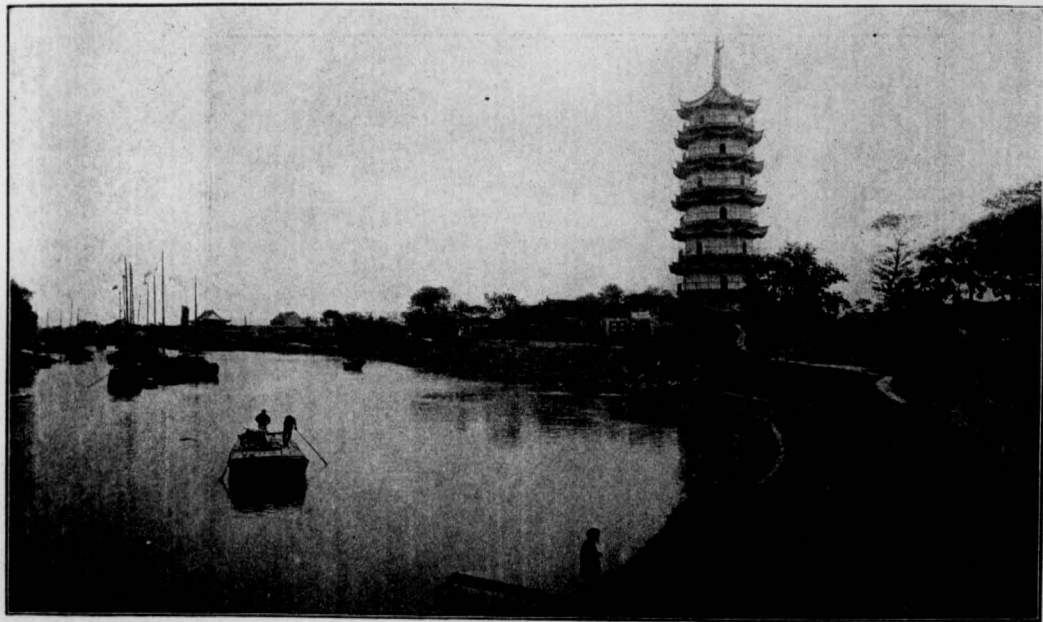
### 樣本

索閱前二種者  
 每種請附郵票  
 三分後三種每  
 種附郵票六分

### 合購五種

### 預約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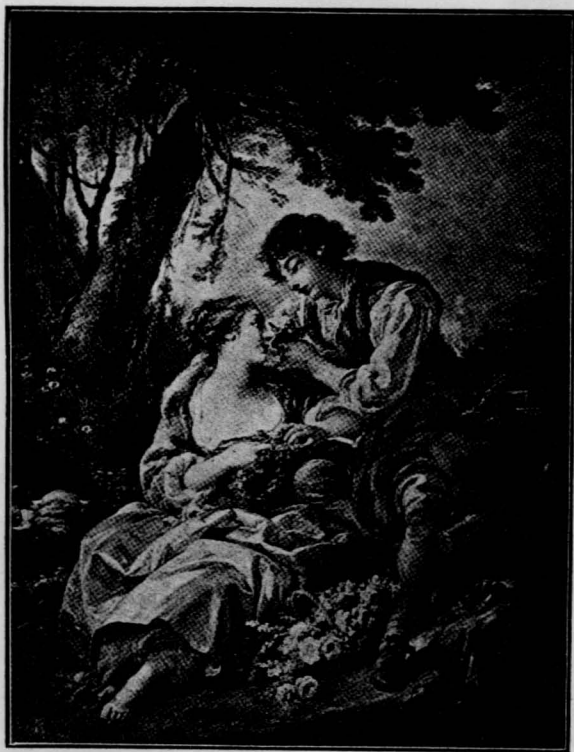
內別下齋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印本者分購價八十一元今減為七十二元毛邊紙印本者分購價七十二元今減為六十四元均一次交足



(贈君林海王)

“揚州塔灣”

人 牧



英文  
智識



世界  
智識

# 兩大雜誌發售特價

君欲增進智識  
此為唯一之機會

## 英語週刊

全年五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	一元
半年二十六册	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	五角半
零售每册	定價五分
●特價	二分半

## 東方雜誌

全年二十四册	定價四元
●特價	二元
半年十二册	定價二元
●特價	一元
零售每册	定價二角
●特價	一角

兩種均備傳單承索即寄

[均於陽曆六月截止]

#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小說世界目錄

第九卷  
第四期

封面  
與  
插圖

印度之舞妓

揚州塔灣風景——牧人

克魯伊洛夫寓言

唐小圃

中國近代兩小說家傳

塵夢

社交遊戲

洛夢

回生丸

林琴南

母親

陳寒玉

枕戈樓漫話

蒔竹農

秘密博士

敏芝

野人記

天游





□整理輔幣的人才……………李冰

純飛館筆記……………徐仲可

印度——科摩林角附近一瞥……………秦亞光

**徵文揭曉**

午夜啼聲……………第二號

苦境餘生……………第四號

□枕戈樓漫話……………詩竹農

小幻術……………洛夢

捕盜記……………張碧梧

蠟魚吞餌……………小溪

□英倫繪屍記……………南海馮六

□編者與讀者□





# 閣下曾用力過度否

章廉大士醫生紅色補丸是調補虛弱者之聖藥

身體康健為人生第一要務苟身體不康健無論何故則無數之康健者將起而取其位置矣如覺精力不濟萬勿輕視因腰背四肢疼痛不潔氣不足腦系缺乏顏食後四週心胃氣痛四肢酸痛堅硬等患皆係血液不潔氣不足腦系缺乏補之確證因男子致病之由多起於操勞過度深不節等弊廉士醫生紅色補丸戶外運動少吸新鮮空氣或嗜好鴉片以及縱慾不節等弊廉士醫生紅色補丸



柴子雲先生之玉照

樂部副官柴子雲先生詳述是奉天俱正補虛良藥即如東三省奉天俱效驗云鄙人由民國八年三月間偶得氣血兩虧加以諸日來賓瘦部內事多操勞故而身體漸枯瘦軟弱不堪飲食漸減心神恍惚經生調治服藥無效而後服用廉士紅丸服漸奏效嗣後每日常服諸恙皆效刻下不但病除而身體較前年精神漸振飲食亦增加矣數月之間遇身轉弱為強此皆係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功也故特備函以鳴謝忱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確係專治血虧腦疲所致各症

之聖藥其功力不分男女均可服用且對於婦女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 男女衛生小書奉送

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奉送不取分文

啟局印精美衛生小書名曰體壯力強如何可

得以及忠告婦女小書如欲索取祈寄明信片一紙

4273(1)

# 克魯伊洛夫寓言

(續一)

唐小園轉譯

## 第六 獅子的末路

雄偉的獅子，爲百獸之王，一切獸類，沒有不怕牠的。

但是年老力衰以後，牠的牙也脫落了，牠的爪也脆弱了，失了禦敵的利器了；並且疾病纏身，雖有四肢，却支不住身體；總而言之，衰弱得離死不遠了。

牠在當年精壯的時候，所有的獸類，誰不怕牠？到此時，牠已經沒有可怕的威嚴；不但沒有可怕的威嚴，並且所有的獸類，因爲報仇，反倒侮辱起牠來了。這獅子受了種種的侮辱啊！例如馬，是用堅硬的蹄子踢牠；狼，是用鋒利的牙齒咬牠；牛，是用尖銳的犄角撞牠；實在是可憐極啦！那獅子受了這樣的侮辱，因無抵抗之力，祇得俯首忍

耐，等着死期到來，時時發出那無力的呻吟，以洩胸中的幽憤。

獅子正在閉目等死之際，偶然一睜眼，祇見一匹驢，也敢湊過來，大模大樣的，踢了自己一下子。獅子受了這一踢，雖不覺怎樣的疼痛，但是牠的心中難過極了；因此呻吟着說道：「啊！慘哪！慘哪！與其受這樣的侮辱，還不如早早的死了呢！死固然是最苦的事，究竟比受驢的侮辱，還容易忍耐呀！」

## 第七 狼與鶴

狼是貪心最甚的獸類，這是人所共知的。牠若是捉到比牠弱的獸類，必定吃得乾乾淨淨，連一點骨頭都不

肯贖。他既這樣的貪吃，所以吃了大虧，這也是牠應遭的惡報啊！

原來牠被一塊骨頭卡在喉嚨當中，連呼吸都要堵塞住了。牠漸漸的要堵死，祇用四條腿支着身體，直着兩隻眼睛，一點方法都沒有了。正在這性命呼吸之際，恰巧有一個鶴，來到牠的面前。牠一見，立刻指着喉嚨，做出種種的手式，央求鶴救牠。

鶴的脖子，是又細又長的，牠便把頭伸到狼的嘴裏，毫不費事，就把那塊骨銜出來了。銜出來以後，便向狼說道：「我替你銜出骨頭來，救了你的性命，你應當怎麼謝我呢？」

狼的心術，是最壞的，牠聽了鶴的話，便怒沖沖的說道：「瞎扯糊塗東西！你向我要謝禮麼？你仔細想想！你的頭和你的脖子，已經送到我的嘴裏，我沒吃你，這是多麼大的情義！你不向我道謝，反倒向我要謝禮，糊塗東西，——好罷，我今天饒你一次就是了，你可是趕快的逃命去！」

——但是以後你也要留神哪，不定何時，早晚是我嘴裏的食啊！」

## 第八 狼與小羊

在極熱的夏天，有一個小羊，跑到河邊來喝水。牠因為口渴，可遭了災難了。

原來小羊正在喝水的時候，恰巧來了一個狼。這狼因為腹中餓得十分難過，正在那裏尋找食物，牠一見小羊，便想借個題目，把牠吃了；於是故意做出發怒的樣子來，說道：「哼！你這東西呀！我正喝這極清潔的河水，你竟敢用臉上的泥土，把這水弄污啦，這樣的亂鬧，還了得嗎！你不准喧嚷！趕緊伸過頭來！你曉得啦！」

小羊一聽，立刻嚇得膽裂魂飛，恭恭敬敬的，向狼說道：「狼老爺呀！你不要吃我，容我說一句話！請看我喝水的地方，是河的下流，離你老有百步之遠，我縱然把河水污了，也是下流的水；你老喝水的地方，斷不會污的。你老加罪於我，似乎不對罷！」

狼說道：「大膽的奴才！還要饒舌麼！你這獸子，聽我對你說！去年夏天，你在此地，故意做出戲弄我的樣子來，那豈不是看不起我嗎？大膽的奴才！你曉得啦！」

小羊說道：「我安敢看不起你老呢！求你老饒恕我！我從來沒做過戲弄的樣子呀！況且我纔生了幾個月，去年夏天，我還沒生出來呢！你老必是看錯了，大約是你老的兄弟，不是我呀！」

狼說道：「我的兄弟？我從來沒有兄弟！」

小羊說道：「不是你老的兄弟？那麼，必是你老的朋友；總而言之，必是你老同族的，不定是誰，但決不是我們！你老不論何時，永遠是欺凌我們，我們對於你老，究竟有甚麼錯處？請你老說說，給我聽聽！」

狼說道：「說說說甚麼呀？你也不必聽！哼！你要是問你們錯處啊？那是極容易的，隨時隨地，我都能舉出你們的錯處來。你聽着！你們能引出我的饒涎來，就是你們的錯處啊！」

狼說完了，立刻把小羊銜起來，就跑到樹林深處去了。

## 第九 狼與貓

有一個狼，笑嘻嘻的，從樹林子裏出來，連躍帶跳的，跑進村莊去了。

牠進了村莊，就看見一羣獵夫，和幾隻獵犬，從後邊追趕來了；牠因此非常害怕，心想逃到人家裏藏躲一時；但此刻家家關門閉戶，不知到那一家藏躲纔好。牠正在危急之際，忽然抬頭一看，祇見一個貓正在牆頭上坐着呢！牠見了貓，便說道：「在牆上坐着的，不是貓大哥嗎？啊！對不起得很！我借問一聲，請你想想，這村莊裏的人家，那一家肯隱藏我呢？求你趕快的指教我罷！嗶呀！那犬吠的聲音，和獵笛的聲音，越聽越近，全是來捉我的呀！」

貓聽了狼的話，很坦然的答道：「哦！原來如此啊？我想你趕快到斯鐵朋先生家裏，央求他去罷！因為他是個善人。」

狼說道：「那一家麼？但是我偷過那家的山羊喫啊！」

貓說道：「那麼，到蝶米央先生家裏去罷！你看如何？」

狼說道：「蝶米央先生麼？我也是怕他呀！我曾偷過

他一個羊羔喫，他一定恨着我呢！」

貓說道：「那麼，你趕快向左邊那一家去罷！那是特

羅西姆先生的家。」

狼說道：「那是特羅西姆的家呀？不成！我不敢見他

的面哪！今年春天，我偷過他家一隻小羊，他正想替小羊

報仇，要捉我呢！」

貓說道：「這樣說起來，簡直的沒有可藏躲的人家

了。——然而克林先生家裏，或者可以藏躲罷！」

狼哭喪着臉，說道：「真糟啊！貓大哥！克林先生家裏，也去不得呀！因為我偷過他家的一個牛犢子。」

貓望着狼的臉，說道：「這樣看起來，是你在這個村莊裏，已經騷擾遍了。既在此地騷擾過，又在此地求救，那不是妄想嗎？你要知道！不計較你的騷擾，却肯救助你的災難，像這樣的古道古風，現今已經不時興了！——你是自作自受啊！既播過種子，豈有不發芽的道理呢？」



(未完)



# 萬國儲蓄會

自由之庫

本會設立於最安全之地位、有最穩固之保障、且有最鉅大之希望、凡來入會者、不但進幸福之門、亦如自由之庫、凡爲未來之家計者、宜及早計算之、

全會 每月付十二元 半會 六元 四分之一會 三元

## 本會特點

- 本會爲亞東有獎儲蓄之第一創辦者
- 本會儲戶已達五萬餘全會
- 本會每年發出獎金約有二百萬元
- 本會每月特獎現有二萬數千元(每月增加)
- 本會保障儲款之財產現有九百餘萬
- 本會實係最有希望最可靠之儲蓄機關

詳章函索即奉

上海法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啓



## 中國近代兩小說家傳

塵夢

中國近代兩小說家者。一我佛山人吳趸人。二南亭亭長李伯元是也。我佛山人以著「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得名。南亭亭長以著「官場現形記」得名。二書風行於前清末年。而怪現狀至今不衰。於是中國小說界無不知此二人。即通俗社會以及婦孺亦多有能道我佛山人之名者者。甚矣。小說感人之深也。然其時當前清季年。科舉猶未廢。仕大夫方談八股試帖。誰肯言小說者。而此二人獨托稗官。以寫其憤世嫉俗之慨。而視當世所謂功名者。曾士芥之不若。則其懷抱又豈今之小說家所能及哉。二人之書。人多有讀之者。願二人之姓名事略。則知者鮮矣。余因之有慨焉。乃作此傳。其亦愛讀小說者所樂聞乎。

李寶嘉。字伯元。自稱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少有大志。俯仰不凡。有經濟之才。而恥於趨附。因落拓以終。清光緒二十七年。舉行經濟特科。當道薦君。辭不赴。於是肆力於小說。撰官場現形記。中國現在記。活地獄。文明小史。庚子國變。彈詞等書。風行一時。又嘗創游戲報於上海。上海所謂小報者。自君始。此後效之者甚多。然每况愈下。直至近三五年來。始稍稍振起之。君生於清同治丁卯年。死於清光



緒丙午年。年四十歲。有吳趼人爲之傳。

吳沃堯。字小允。又字趼人。廣東南海人。先世曾卜居廣東之佛山鎮。故君著書。輒著我佛山人。讀者不察。將我佛二字連讀。或又不識趼字。誤作研字。君皆一笑置之。其曾祖名榮光。號荷屋。巡撫湘中。金石掌故。造詣極精。海內號爲收藏家。祖父皆爲名宦。君少時家已中落。顧傲岸自喜。略無寒腐之氣。於家庭骨肉間。有至性。嘗隻身自江南走幽燕。經營仲父之喪。撫其孤。聞者賢之。君不喜爲科舉文字。清光緒二十七年。當道薦君經濟特科。謝不赴。惟以說部自娛。所作曰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者。尤爲佳構。蓋自寫其所歷也。其外再有數種。曰恨史。曰電術奇談。曰中國偵探案。君故後。他人又輯君零墨。總名曰筆記云。甚且有假托者焉。當前清光緒季年。梁任公創辦新小說於日本。是爲中國小說雜誌之祖。二十年之怪現狀。最初卽按期載於新小說。後又自辦月月小說於上海。亦甚風行。君慷慨

負氣。當辛丑美國禁止華工。國人大譁。時君方主漢報筆政。漢報爲美人所經營也。君拂衣謝居停。奔走演說。聞者感泣。又嘗與友人同赴某國人展覽會。依某國俗。須脫履於門外而後入室。君至門外。怫然曰。吾不忍以眼福而從彼俗也。不顧而返。是可想見其風概。君善飲。遇撰文。輒以酒爲糧。伏案執筆。終夜不輟。然君之自限其生。亦未不由此也。君於清光緒庚戌。歿於上海。年四十五。有李懷霜爲之傳。

論曰。二人者。人皆稱爲中國近代之小說家。而我佛山人名尤著。嗟夫。誰知其爲有托而逃也。後之作者。無二人之學問抱負。而欲學二人。殆矣。我佛山人尤工詩。余嘗見其之杭州詩云。此行別有雄心在。要射江潮不許流。其詩有一卷。載月月小說中。今不可得矣。山人軼事尤多。以瑣屑不盡述。然而讀斯傳者。可以景仰其爲人。

(完)

# 社交 通 信 遊 戲 夢 洛



預備：這遊戲的人數，至少須五六人；越多越好。人數齊集後，分做兩組，每組排成一列，兩列相對坐下。每列排法，有一定的規則，最要緊的，是第一人和末一人，第一人必須機警靈敏，末一人必須能寫淺明文字。

演法：兩組預備好後，由主席給各組的末一人鉛筆紙各一份。再借各組的第一人，到別一室中，教他通信的話。這話五句，六句，十句，多少不等；看預會者的年齡而定。預會者的年紀小，話便少；年紀大，話便多些。各組第一人聽清了主席教他們通信的話，便各歸第一席原位，把通信的話對第二人低聲講；第二人再對第三人講，一個個依次傳下去，直至末一人，這人便把前人傳來通信的話，寫在紙上。寫好後，由主席評判，有沒有差誤。倘然沒有能夠動筆的人，那麼，便用口報告主席也好。

通信話凡例：(一)五月九日，日本人以強權壓迫我們訂立二十一條條約。這條約沒有一條不是足以使我們做亡國奴。弟兄呀！快奮關！(共五句)

(二)十八隻黃鶯兒，歌在十八棵黃楊樹上；恰巧給十八隻黃鼠狼瞧見，爬上十八棵黃楊樹，十八隻黃鶯兒，瞧見十八隻黃鼠狼，離開十八棵黃楊樹，飛向十八家村去了。(共八句)

完



# 回生丸

英國亨利原著

林琴南遺著

著書者曰。介夫之爲人。計畫殊多。前此賣藥於市上。言在阿牽率省中時。爲狀甚窘。著羊皮之裘。易名曰瓦厚醫生。來自印度。初無他藥。但有起死回生之丸。爲紅種之皇后所遺。能救人之死命。以四嚮貿易無得。向藥肆買小藥瓶。又以二元。買堅科納之粉。加以顏色。納諸小車。在斐歇城中賣之。城小而溼。得此藥至驗。每瓶五角。售過二十四瓶。正賣藥時。有巡警徵引余臂。余贈以五元。巡警曰。汝有憑照乎。此等藥豈名爲藥。吾曰。吾未得憑照。亦未知此間有官府。明日赴官領憑不可耶。巡警曰。未得憑照。吾不之允。吾遂引車而歸。逆旅主人曰。此間不能賣不知名之藥。醫生夏司金。與知事有連。隴

斷其利。故不令江湖流醫。獻技於此。介夫曰。吾已得官中小貿易之憑文。藥亦包舉在內。今官中欲吾另得憑文者。明日當往請之。明日果至公署。而官乃未蒞。介夫復歸逆旅吸菸。忽見有藍色衣之人來問。此爲何時。介夫曰。汝爲安得乎。此時爲安得與介夫相識之始。安得者。善於貿易。能以百金得三百金之利息。然不屑爲小貿易。蓋所以愚弄人者。從大處着想也。介夫曰。吾在斐歇中。甚無聊。不可得錢。而安得亦窘。方假製戰艦之名。至此獨取州人之財。以實其賺。二騙相逢。遂坐而傾談。談後別去。明日十一句鐘時。有黑奴傳取醫生。爲官診治。介夫曰。我非醫生。今州中不有夏司更乎。黑奴曰。已

赴城外。去此三十里。今長官病甚。故不能不以汝代之。介夫曰。必不得已者。吾亦一行。即取小瓶。隨黑奴同往。知事臥於榻上。榻下有少年人。捧杯水以待。知事曰。醫生。吾病急。汝能療我乎。介夫曰。官聽之。吾非專門之醫。未嘗畢業。今竭力以待可也。知事曰。感甚。此侍疾之少年。吾從子也。從子欲以術醫我。藥乃無效。言次。拊心呼痛。介夫卽坐於榻前。令出其舌。且按其脈。並以二指。張其目而辨其睛。問曰。病幾日矣。知事曰。病起自昨日。先生當有善藥愈我。介夫謂少年曰。少開窗窗。少年俯問知事曰。體中如何。介夫曰。官於右膊。必有瘡痕。知事曰。汝能以藥擦之乎。介夫立時起立。取冠欲行。知事曰。醫生勿匆匆。吾膊既有癰疽。汝卽不藥而行耶。少年曰。化學先生。處人急難時。安能遽行。介夫復歸座。曰。吾藥固不驗。然尙有他術。較此爲神。知事曰。何物。介夫曰。用催眠術。能使病者不呻。亦忘其痛。知事曰。汝得毋爲新會

主義黨中之人乎。介夫曰。非也。吾自有性靈之學。知事曰。可一試之否。介夫曰。能。吾一日在亞伯間。能使已死之人。以靈魂。與其妹氏接談。官見我在市上賣藥。亦未用吾術。但售以善藥而已。知事曰。汝既有神術。胡不出之。以已吾病。介夫曰。吾不知醫。而醫會中人。咸與吾忤。今官旣信我。我卽不妨自貢吾藝。但有條約。旣貢吾術。則吾之賣藥於市。不能索我憑文。知事曰。可。今亟行爾術。吾肢體痛不自支。介夫曰。吾之醫費。二百五十元。但行術兩次。立可奏效。知事曰。可。吾命之值。豈僅此區區之數。介夫曰。官乃無病。毋用腦力。吾與官言時。想病已祛盡。心神爽矣。知事曰。然。請爾再出一二妄言。吾卽立起治事。介夫卽以手拊知事之膊。曰。填者平矣。可以安睡。知事亦立閉其眼。鼻息發矣。介夫謂少年曰。君試觀吾科學之力如何。少年曰。瓦厚先生。此第二次之術。神極矣。介夫曰。吾明日更來。君可於八點。以松香油及炸

牛肉三磅食之。明日介夫復往。謂少年曰。令叔如何。少年曰。略愈矣。此時神色頓佳。介夫用第二次之術。知事言病若失矣。介夫曰。官最宜少息數日。官運佳。吾適至此。不然。此病不可爲也。今官病愈。可以現金二百五十元見惠。吾不欲支票。支票之簽名無憑也。知事曰。吾有現洋之票五紙。敬以奉先生。幸書一收條見予。介夫如言。署收據。知事謂少年曰。必得。汝可行爾之職權。必得。即以手摺介夫之肩。曰。瓦厚先生。汝爲吾得矣。汝市僞藥無憑文。罪爲欺人售僞藥。汝知之乎。介夫瞠目問必得曰。汝爲何人。知事卽立時起坐。曰。此爲醫學會之偵探。隨爾至五洲矣。昨日至而告我。故僞病而縛爾。願爾

後此。勿再售僞藥。介夫曰。必得爲偵探乎。少年曰。然。吾今取爾入於警察署對簿。介夫曰。汝力能擒我耶。必得取手鎗嚮介夫。加之以械。謂知事曰。我敢爲證。卽取鈔票及收條。將呈之警察爲憑。以定其罪。罪定。鈔卽歸還。知事曰。善。卽謂介夫曰。術士何以不用其術。去其手上之錄。介夫曰。行也。吾亦無術自脫。乃自鳴其鐺。且出。然仍謂知事曰。吾之術不敗也。卽此事吾亦足自脫。知事笑曰。事亦或然。二人旣至門外。介夫謂少年曰。安得。汝胡不啓吾錄。勿令市人見以爲笑。少年者安得也。蓋僞爲偵探。取知事之錢。於是二人。卽日逃去。

# 法辦待優界世說小閱定

凡自十四年陽曆一月起至六月底止定閱小說世份者附贈優待券一紙持券購買下列各種小說一律照定價對折計算全購連偵探專號共六十一種定價二十七元六角今減售十元

## 言情類

波乃商傳 一角五分  
 眞偶然 三角  
 塚中人 二角五分  
 鬼土官 四角  
 亞媚女士別傳 八角  
 青衣記 六角五分  
 美人磁 四角  
 雪市孤踪 二角五分  
 墮淚碑 四角五分  
 孤土影 六角  
 斷雁哀絃記 六角

## 偵探類

偵探專號 定價大洋一元  
 全書四十萬字  
 定戶對折  
 二備案 二角五分  
 羅利雄風 三角五分  
 名優遇盜記 二角  
 蛇首黨 三角

玉樓慘語 四角五分  
 情窩 六角  
 愛兒小傳 四角  
 海天情擊 一角八分  
 鄒蘭小傳 八角  
 奇女格露枝小傳 二角  
 桃大王因果錄 六角  
 情繫 三角五分  
 地亞小傳 七角  
 情天補恨錄 四角五分

## 歷史類

恨綺愁羅記 六角  
 西班牙宮闈鎖語 二角  
 不測之威 八角  
 天仇記 四角五分  
 亨利第六遺事 二角五分  
 重臣傾國記 六角  
 沙利沙女王小紀 四角  
 冒險類 六角  
 斐洲煙水愁城錄 八角  
 霧中人 一元  
 俠女郎 二角  
 八十日 一角五分  
 鐵乳獨饑 六角

## 科學類

環遊月球 三角  
 洪荒鳥獸記 五角  
 毒菌學者 五角

## 神怪類

鬼山狼俠傳 一元  
 蠻荒誌異 六角  
 金陵神女再生緣 五角五分

## 社會類

雪花園 一角五分  
 城中鬼域記 三角  
 冰孽餘生記 五角  
 社會柱石 五角五分

## 義俠家庭等雜類

驃騎父子 二角  
 蟹蓮郡主傳 九角  
 姪婿遺毒 三角  
 孤露佳人 五角  
 鐵血痕 五角  
 海外軒渠錄 三角五分  
 羅利因果錄 三角  
 哀吹錄 二角  
 神苑琳瑯 二角五分

## 單定

商務印書館定書櫃台鑒茲寄上大洋  
 自第 卷起至第 卷止  
 優待定戶之優待券一紙此頌  
 台安

【地址】

省

縣

具

年

月

日

份即請查收按期將該雜誌寄下並照章寄下

元 角

分定閱小說世界

# 今年的小說世界

## 一 今年的封面

今年五十二期封面，爲三色版所製的全球五十二種人種圖。每期封面皆有千餘字的說明，並附插圖多張，說明該族人的風俗、特性，及種種有興味的軼事。這五十二種人種之中，有的是奇形怪狀的變種，有的是明媚華美的美人。種種色色，皆素所鮮見者。讀者看封面上的三色圖，讀該期的說明，參觀插圖，無異親遊其地，全年讀過，直如旅行世界一週。

## 二 長篇小說

今年的長篇小說已經預備的列下：

### (1) 野人記

第四種「弱肉強食錄」(一名太山之子，書中情節，較前三種倍覺離奇，事跡則與第三種「猿虎記」相連接。第五種「古城得寶錄」書中情節，換過場面，將非洲數千年未發現的密秘人種，及未聽過的奇事，駭聞，一一表出。

(2) 奧德摩斯奇案「紅鑽石與白骨黃金」兩案，屢受讀者歡迎的來函，大都說：「讀奧案如食橄欖，初覺酸澀，不久即覺其清甜可口，讀後則覺其回味耐尋云。」譯者馮六先生嘗說，他譯這部書，非貪稿酬，非圖虛譽，實是覺得這部書，有可介紹的價值；不但是別開生面的偵探小說，並是一部法國社會的寫生。

### (3) 科學小說

(1)「流星過客」此書述宇宙間一最大流星上的人物事跡，種種驚人駭聞讀之令人嘆爲奇觀，然又語語根據科學。(2)「環遊宇宙記」用有統緒的故事，發明宇宙間各種行星循環的道理，及其循環的秩序，法則。我們讀的時候，只覺得是一種有趣味的的小說，其實對於「相對論」的理解，和「天文學」在不知不覺中，早輸入了我們的腦筋中了。

## 三 短篇小說

(1) 林琴南先生仙逝了，我們還有他的短篇這作十數種，都從九卷起發表。

(2) 祕密博士 科學短篇小說，是我們今年的一件特別大供獻。這祕密博士，是一種連續的短篇小說，每篇各自首尾，歐美各國傳誦殆遍，研究科學的根據這些小說，很有些奇異的發明，由此可見這種小說的價值了。現在我們搜集了來，按期登一篇。

(3) 短篇偵探 本社現已搜集了各種偵探小說，都是極新穎的作品，其中有一種更名貴的，是歐戰的實地偵探案。這部出版未久，即已譯成了數國文字，案中事皆真，無一字虛語，也在小說世界中按期刊登。

(4) 另有一種寓言，是俄國文豪中寓言大家克魯伊洛夫的傑作，經唐小圃先生翻譯，並加註解，按期刊登。

(5) 去年懸賞的小說，也在今年各期中陸續發表。這都是我國文藝界的精華，請諸君賞鑒。

(6) 其餘各名家的短篇小說，擇最佳者，每期刊登數種。

## 四 插圖與小品

今年的三色插圖現已選定，都是中外名筆。小品文字，尤其豐富，按期分登。

# 母親

陳寒玉



每天黎明鴉鵲開始出巢的時

候，我醒來總聽見隔壁張媽媽出來  
做功課喃喃誦經的聲音。好多年以  
來，天天如此，從沒有一日間斷過。

張媽媽已經近七十歲的人了，  
我一看見他，我就立刻想起不知什

麼書上常看到的一句東西叫做

「雞皮鶴髮」她一頭灰白的頭髮，和  
一副皺紋摺疊的面龐，再符合這四  
字的形容沒有了。她的背脊，聳起了  
彷彿一個小土墩，尤其在走路的時候，  
看得出她龍鍾的形態。她只有一

事情，非常秘密，但她對我的母親，却  
非常公開，有時並且常來請我母親  
和她算細賬；好多年下來，積蓄得一  
百多塊雪白的大洋錢了。

左近鄰居，背後常叫她「孤老  
老」；其實張媽媽可並不算孤，她的  
丈夫雖然早已亡故，却還有一個兒  
子——她所常說的一個有希望的  
兒子。

人，單身住在我家  
間壁的一座矮屋  
裏。平日念經賣錢，  
生意很不惡，每月  
除了吃用開銷之  
外，還有剩餘積蓄  
起來。她這積蓄的



她的兒子名叫阿根，小時也會經在私塾裏讀過三年多書，很識得幾個字。年齡稍大，就照舊做他世代相傳的行業，跟着父親和人家種田度日。種田本來是一件很神聖太平的職業，但是在他命運的行程上，忽然陷了一個深邃的窟窿，當他二十歲那年，他的父親不幸棄了他們母子二人長逝了！後來他們母子倆漸覺生活不支，阿根於是由一個舊時的鄰居介紹到A省去當兵，好在阿根從小勞苦出身，筋骨強健，這碗飯還算吃得來。

阿根離開了張媽媽已經近七年了；起初常常有信回來和她請安，並且告訴些外面稀奇的事情，開關

她老人家的懷。這些信的內容，我完全一目了然；因為張媽媽過去六十多歲的生活裏，從沒接近過白紙黑字。她每得一信，總是來要我替她看，因此我對於她兒子的消息，反而比較她自己知道得詳細。但是近幾年裏，阿根因為行踪不定，對於他母親請安的信也稀少了；從前平均每月

有一封，如今一年也不過兩封，多些三封；從前常有三塊，五塊，……多寡不一的洋錢寄回，近幾年裏，多份因為欠餉不發，洋錢也寄得沒有先前一般的多了。張媽媽常是來問我：「阿根爲什麼這樣長久沒有信來？」——家用也多時不寄了。」我總照着我的猜測回答她道：「他們軍隊

是時常調動的，行蹤沒有一定，所以通信不便。他們的軍餉，因爲上頭沒有發下來，他們就拿不到手，所以近來沒有寄回來了。」

張媽媽雖然常常記着，她遠離膝前的兒子，但她並不知道她兒子的職業，是一種危險慘酷的職業；她只知道當兵只要有氣力，有洋鎗，就不怕人家；她絕想不到人家的氣力，人家的洋鎗。……她對於兒子的希望，大極了！她常來我家和我母親說：「我家阿根不曉得打過幾次仗了，聽說多打了仗就可以做官。」她又常問我說：「大官人，譬如我家阿根做起官來，大約是什麼官呢？」

「軍界中的官，——排長，連長，

營長，團長，再大些旅長，師長；這是沒有一定的，看所立的功勞而定的。」

「哦……排長——連長——

營長……」她說到這地，便快樂得忍不住發着微聲吃吃的笑起來了。

我對於張媽媽的兒子，也很希望他早些能够升一個排長，或者連長，得了一官半職，也可不負他年邁老母的期望；所以我常用種種方法，在報紙上打聽阿根的消息。我知道阿根是在T師當目兵，我每每聽見T師有什麼行動的消息，我就估量阿根也一定在內。其實這消息的確不確實，我自己也不敢深信；但張媽媽一聽得我談起這些靠不住的消息，她却非常信以為真。

一月前，我又看見一段T師出

發剿匪的新聞，我便照實告訴張媽媽了；她聽了非但不擔憂，而且很高興。她說：「阿彌陀佛，菩薩保佑我家阿根這次打仗下來，總要給他做官了。」不多日，我又在報上看見T師在S鎮R山等地方和土匪激戰，相持不下的消息；以後又看見T師連連吃了幾次敗仗的消息。這些消息，我母親叫我不告訴張媽媽，害她老人家擔心，我至今一直沒有敢告訴過她。

張媽媽在二星期前，忽然接到阿根一封信；今年是第二封了。張媽媽喜得嘴都合不攏來的送來請我替她看。這信是阿根告訴她出發剿

匪的事情，末後他說：「……大約一

月光景，戰事就好結束；這次凱旋後，一定可以告假回家請母親的安。久別慈愛的母親，不久就可以在膝前看見你親愛的兒子了……」他又說：「……孩兒因為歷年欠餉關係，一些沒有積蓄；自從開拔剿匪後，方纔發到本月份全餉，並且補到三個月欠餉。孩兒回來，一定可以帶四十塊錢給母親。」我把這話告訴了張媽媽，她更笑得兩眼張不開來的道：「我家阿根是很孝順的，我倒想不到他就會回來，真是阿彌陀佛。」

第二天晚上，張媽媽提了一串菩提珠，念着經，慢慢地走到我家。我母親問她道：「媽媽用過夜飯了麼？」

「吃過了，太太和大官人呢？」

「也吃過了，媽媽今天日裏很

忙啊？」

「也不忙，我把房裏粗重的東

西，稍爲收拾收拾，好讓阿根回來擺舖子。太太怎麼會知道呢？」

「我在隔壁聽得很清楚。阿根也不曉得究竟在什麼時候回來，媽媽是望煞了。」

「噯，不瞞太太說，好多年來，沒

有一天不是眼巴巴的望他回來；倒

不是別的，阿根已經近三十歲的人

了；一直總爲了想他掙個出頭日，不

要死守着鋤頭釘鈹的老本行，所以

叫他去當兵；弄到現在家也沒有成

我這樣大的年紀，總想阿彌陀佛，早

些替他弄了一房親事，在我眼裏抱個一男半女，我就死也瞑目了。」

「媽媽，這倒也不錯，阿根身輩

上的事情，到也要替他留心些；他們

小伙子出門遠路在外面奔走，想不

到這件事情；況且你又祇有這一個

兒子，快些替他成了親，也好接續你

們祖宗的香煙啊。」

「太太的話說得真和我的意

思一樣，所以我想這次阿根回來，替

他成了親再讓他出去；這事我昨天

想了一夜沒有合眼，太太你看怎麼

樣呢？」

「這倒也是一個好機會。」

「所有費用，我也已經打算過；

我現在所有的，太太也知道的，阿根

還好帶些回來，等他回來了，我想再替他做個會。大約合來花費頭二百塊錢，總可以勉強敷衍成功了罷？」

「節省些總可敷衍過去了，好

在乎這樣事情是能大能小的。——

那麼，媽媽現在心上也有沒有什麼

看得中的人呢？」

「想是我也想到幾個人，但是

像我家這樣窮苦人家，也不知道人

家可看得中看不中？」

「只要小官人好，也沒有什麼

看不中的。」

「只要小官人好麼……」張

媽媽說到這裏，又擠攏了額上的皺

紋，眯着兩眼，吃吃的笑起來。

此後張媽媽每天是這樣到我

家來講一次。有時講起，倘然阿根做了官，她就可以怎樣怎樣；有時講到未來的媳婦，更一直講到將來養了孫子後是怎樣怎樣……總之，近來張媽媽的心花，完全給這些甜蜜的思潮，澆得怒放了！就是我和我母親，私心也是同樣替她無限的欣幸。

一天早晨，我正和我母親早餐的時候，張媽媽又來了。我母親招呼她道：「媽媽早啊！」

「太太和大官人早啊！」

「媽媽請坐罷。」我一面說，一面將桌子旁邊的方凳拉開給她坐。

「不客氣，大官人還沒有上學

堂麼？」

「還沒有。」

她在我們桌子旁邊輕輕地坐了下來，把頭湊到檯中，仔仔細細望了望桌子上幾碟小菜道：「已經用早飯了，大官人快要走了罷？」

「是的，吃完了就要去了。」

「大官人能够稍爲耽擱一刻，

替我看一封信麼？」

「可以的，又是阿根的信麼？」

「是的，信封上有一個大紅圖章。我昨天晚上就望大官人，一直沒有望到。」她一壁笑着說，一壁就在身邊摸出那封信來。

「阿根又有信回來了？」我母

親也問她說：

「又有信回來了，大約總是來

告訴我幾時回來的日期罷？」說着，

便把信放在我面前。

我於是放下粥碗和筷子，拿過信來，信封已拆開了；但我可以斷定還沒有經過別人的眼睛。我從封袋裏把信紙抽出來——兩頁八行書的信紙。

我首先看見的是——伯母大人——啊，不對！阿根怎麼會稱他母親做伯母呢？同時我又發覺一件異點：就是字跡也和阿根的不同，比較阿根的來得整齊些。我於是繼續往下看：

——七月十三日，我們在黃家廟地方遇到大股土匪；當時衆寡不敵，我們連連敗下去。阿根兄幸運不濟，因為走得落

後，背上着了兩彈，腰間中了一彈，身死了……——

「啊啊媽媽！」我看到這地，不

禁脫口驚呼起來。

「怎麼樣，可是我家阿根已經動身了麼？」張媽媽笑瞇着兩眼向我問說：

「啊啊，不對，我一定眼花了，我何不倒過來重看？」

——七月十三日，我們在

黃家廟地方遇到大股土匪；當時衆寡不敵，我們連連敗下去。阿根兄幸運不濟，因為走得落後，背上着了兩彈，腰間中了一彈，身死了！後來由我和幾個同營的朋友，尋到屍身，就在黃家

廟後面葬了下來。阿根兄的腿

布裏，還存着三十多塊的鈔票，

這錢現在收存在小姪身邊；戰

事完了，我們還想替阿根兄領

些撫恤，那時我一定告假回家

一踏，再帶給伯母罷……——

啊啊，這算什麼話？這算什麼話？

……我看到這裏，我內心不住的對

着這張信紙問着。我又倒過來重看

了一遍。

不知怎的，我渾身的血脈，似乎

停滯起來了！兩手執着兩張八行書

紅格黑字的信紙，觸着電氣似的不

住地打顫。我偷眼瞧張媽媽，她正笑

容滿面，很高興的和我母親講他和

阿根看中的一個女子：她已託人去

說過，回音是女家肯應允的。

她講了一刻，把笑瞇着兩眼裏

的兩條含滿希望的眼光，移射到我

面龐上；又接着移射到我手裏的信

紙上。我預料她在利那間，又要問我

什麼了；但我暗忖：——她這樣大的

年紀，我還是把阿根的死信，從實告

訴她呢，還是不告訴她呢？——

果然，她又問我了：「大官人，阿

根倒底大約在什麼時候可以到家

呢，仗打完沒有？」

「仗還沒有打完，阿根……」

啊啊，阿根什麼呢？我又把眼光釘上

手裏的信紙……

張媽媽多份以為我還沒有看

完，她又回過頭去和我母親繼續講

她未來的媳婦……

倒底從直告訴她呢，還是不告訴她呢？兩個平空飛來的怪魔，在我腦子裏劇烈的搏戰起來。

我在她和我母親把阿根長阿根短，顛來倒去講得快活得意的時候，我屢次想打斷了她的話頭，告訴她阿根已經打死了萬事都完了！叫她不要這樣妄想了……但是，我總硬不起這心，沒有這樣勇氣。屢次想張開口來，屢次彷彿給什麼人扼住了喉嚨一般，嘴唇閃了幾閃，終於沒有敢說出什麼來。

倘然我告訴了她，她將在頃刻間變態到什麼模樣？——兩隻眼睛裏充滿了的快樂和希望，不是立刻

要變成失望和悲哀的汁液了麼？……兩層嘴唇上的紅色，不是立刻也要淺淡灰白了麼？……把她的幸運，立時改變而降跌下去。——改變後又是什麼模樣呢？降跌下去了又是什麼模樣呢？……接着，或者打顫，……倒過去，……噁，這樣的行爲太慘酷了！我不能做！

這樣慘酷的行爲，我決然不能硬着心腸幹；我立刻把主張將實情告訴她的怪魔打退了，一直把牠趕出腦子之外。我一定不把她兒子身的消息告訴她，我預備假造幾句謊話哄過她再說。

我於是把信紙慢慢地褶好了，仍舊塞入信封裏交還她。她一壁接

過我手裏的信，一壁笑着問我道：「大官人，看完了，阿根說些什麼？」

「也沒有說什麼，不過和媽媽請請安，現在她仍舊在戰場上，大約戰事一有結束，馬上就可回來的。」

「他回來還沒有一定的日子麼？」

「雖然沒有一定，大概也就在眼前了。」

「好啊！我也說不會遠了——她還說什麼沒有？」

「沒有，——他很想念媽媽，叫媽媽保重些，就這幾句話。」

「哦！阿彌陀佛，仗快些打完了，也好讓阿根早些回來。」說着又忍不住發着微聲吃吃的笑起來……

鐘上已經打過八點，半碗糯米粥也冷了，母親已經先我吃完了一刻。我對着一個悲哀臨頭，做夢的張媽媽，兩股彷彿坐在針氈上，委實再坐不下去了。我立刻離開桌子，披了

長衫，戴上帽子，母親又立起來和我整了整曲摺着的後領，我於是提了一隻半新舊的皮夾，遁向我的學校裏，照常過我的書本生活去了。

自從我走後，張媽媽不知道又

和我母親講些什麼？後來我每一想到張媽媽一副慈祥和氣，欣喜快樂到極點的面容，內心便不覺一陣陣難過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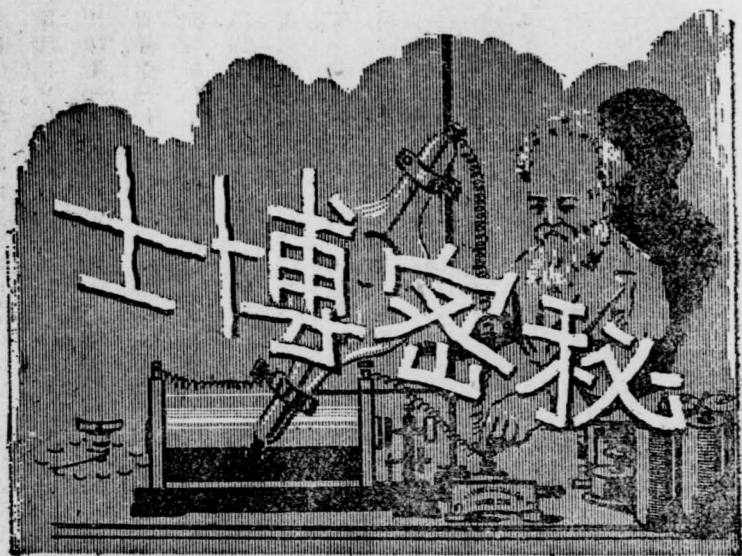
~~~~~完~~~~~

## 枕戈樓漫話

### 暑熱與晝寢

詩竹農

宰子晝寢，致痛遭夫子的斥責，這是一個有名的故事。然而在白天裏若是被睡魔襲擊的時候，就寧可以稍睡一陣中覺爲好；這在夏天就尤其需要。因爲夏天熱，物質代謝的生理作用非常激烈，我們的肉體內遂發生一種克諾特奇沁疲勞素，若在欲眠之際而勉強打起精神去從事勞動——精神的或筋肉的——那就益加增大這種疲勞素，極有害於健康。但若經了一會午睡，這疲勞素就成爲尿中的窒素，排泄而去；所以這一陣午睡，對於害腦病，神經裏弱歇斯忒里等人，竟直比什麼滋養物還要緊。現在外國的軍隊，在夏天竟有特給午睡時間者，而其結果竟非常之好，於是就愈加獎勵，倘使孔子聽見，豈不會令他老人家長太息曰：「宰我這小子的衣鉢，竟比我還盛哩！」



By Clement Fezandie.

譯 芝 敏

### 第四篇 靈鼻

陸開問道。哈博士。你把這物件叫做甚麼名字呀。哈博士答道。陸君。我把他叫做靈鼻。陸開道。靈鼻麼。有甚麼用處呢。哈博士道。他能夠增強氣味。陸開笑道。哈博士。你莫和我開頑笑了。這靈鼻。我是用不着的。請你收藏起來罷。等有需用的人。你可再取出來。想我住在紐約城裏一所房屋的底層。同住的人家很多。每天他們煮菜。逢到星期日。再烘烤牛酪餅。那種氣味。我已覺得難受。你若再增強這氣味。我想在一個星期當中。紐約城裏的人家。都將因忍受不住。遷移他去。繁盛鬧熱的紐約城。因此要成爲絕無人煙的荒地了。哈博士道。噯。陸開接着又道。不必說那種難聞的氣味。便是香味。若太強烈了。也覺得難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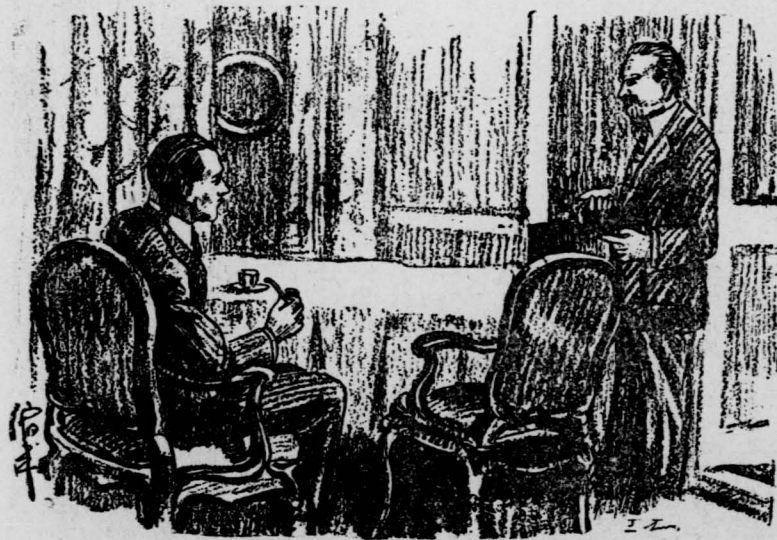
曾在一家蘭花香水製造廠中任事。祇幹了一個星期。便辭職出來。因為蘭花的氣味雖很香甜可意。可是強烈過度。嗅着時。也覺得頭痛。有說不出的難受。哈博士道。這話果然。但是你可曾聽見過一隻狗因為嗅着強烈的氣味。而致苦擾不寧麼。這自然是沒有的事了。因此你便可曉得狗的鼻子。實在比人的高明得多。譬如有一堆糞在此。人以為氣味難當。狗卻竟認做是香味。否則狗怎會吃糞呢。用我這新發明的物件。能把人們很厭惡的氣味。雖然增強。卻能使人們非常喜歡他。陸開道。哈博士。我要先請教。你怎會無緣無故。想起發明這樣物件。哈博士答道。說來話長着呢。根本上的原因。我是受着「人定勝天」這句老話的激動。我想現在人們已有種種發明。可算已戰勝了自然界。汽車行路。比較良駒再要快。飛機在空中飛行。比較鳥雀再要快。潛艇在海中游行。比較魚類再要快。有了無線電話。能聽見很遠的聲音。有了顯微鏡。瞧起東西來。比較獸類最敏銳的視覺。再要來得明瞭。有了顯微

音器和助聽器。雖是微小的聲音。也能聽得清清楚楚。然而仍有一個缺點。便是人們的嗅感。至今仍及不上下等的動物。就拿狗做比喻。狗的嗅感。便遠在人們之上。再有一個明白的證據。便是某種飛蛾。祇憑嗅感。能夠尋着在一里外的同伴。陸開道。我明白了。你必是要使人們的嗅感。和狗的一樣敏銳。祇是你在最初。是怎樣着手的呢。哈博士解釋給他聽道。我着手的第一步。是製造一個鼻形喇叭。我以為耳朵喇叭。既能收集音波。鼻形喇叭。當然也可收集氣味。然後再增強他。但研究了不多時候之後。便發覺我進行的道路。大大錯誤了。陸開道。是的。哈博士又道。第二步。是希望改良我的鼻子。我先用顯微鏡。仔細考察狗的嗅感腺。飛蛾的觸鬚。希望能明白他們力量的祕密。但也毫無結果。我又想把狗鼻孔的內物。移接在我一個助手的鼻孔中。有一個助手。為着科學的原故。欣然答應。我當即動手。我自己的鼻孔中。也曾移接過一次。但也未得着一些成功。陸開道。有趣得很。真是聞所未聞之

事。哈博士再道。後來我又想出一個凝結氣味的方法。把一滴香水。滴在一間房裏。聽其自然。等到他已消失不見時。再把房裏的空氣。收聚在一個圓筒中。用分泌的手續。濾出空氣的原體。便得着那香氣的凝聚點。這方法本已完全成功。用這方法。可以偵查一個人在幾小時前所走的道路。但因太形笨拙。實用時。又很覺繁重。我仍是不能滿意。最後我纔想解決這問題的真正方法。陸開道。請問是甚麼方法呢。哈博士道。有一種光的極微分子說。你可曾聽見過麼。陸開道。是的。我曉得。據牛頓氏的想像。以爲光含有無數的物質微點。這微點能從發光的體中射出去。每一秒鐘。能行十八萬六千里。不過關於這問題的真理。近代科學家。已不主張這種想像。卻另行採取精氣說了。哈博士又笑道。是的。光的極微分子說。在現在困難研究。可是精氣說也解釋不出甚麼。精氣不比別的東西。人人能夠曉得的。他的所在。又沒有絲毫的證明。其餘類似精氣的一種不能質。精氣說也不能說明這不能質的

真理。精氣說的發明。不過祇爲着證明顫動說的罷了。可是自從統發明後。和極微分子說。很有利益。我們很可加以研究了。據生理學家的證明。我們的視感聽感嗅感和味感。都是由於觸感而發生的。這種階級。在最下等獸類中。最是顯明。生理學家又有不可思議的思想。以爲視感和聽感。應由顫動造成。嗅感卻絕非這樣。是由那物質微點接觸而造成。這視感聽感和嗅感。三者都有密切的關係。先和聲的極微分子說。和這三者也有適當的聯合。陸開聽他說個滔滔不斷。不禁有些煩燥起來。便道。好了。祇是你所講的這番話。和你發明的這嗅機器。有甚麼關連呢。哈博士道。怎麼沒有。不過也簡單得很。聲光和氣味。既然都是極微分子的射出物。那末我們用適宜的方法。既能放大這一種。當然也可以放大別一種。助聽器已能把各種聲音。放得很大。我已發明過一種放光器。能當做顯微鏡用。放大物形。如今我又已造成這種機器。能增強氣味。自然是意中之事了。我利用這種機器。便能把鼻孔嗅

不出的氣味。增強到一百倍以上。陸開道。當真麼。哈博士道。自然當真。我這機器。且簡便得很。可以放在一隻平常的衣箱中。說着。便從一間小室中。取出一物。活像是一隻牡牛皮箱。再說道。這便是我的靈鼻。實在是用三樣物件聯合而成。第一樣是釀味尺。當我增強氣味時。增強到甚麼程度。有了這釀味尺。便可測算出來了。我所用的測算的單位。是一種氣味。這氣味是從一滴純潔的康格液質中發出的。這液質是放在法倫寒暑表七十度的空氣中。約在一基羅密達遠的所在。這單位我喚



。箱皮牛牡隻一。是像活。物一。出取。中室小間一從便

做一康格一百萬個顯微康格。纔成爲一個康格。陸開道。是的。哈博士又道。第二樣是氣味收攝器。就是把各種氣味。收攝在一個假象牙的器具上。以備後來的引用。和留聲機收攝聲音。影戲收攝景象。一樣的道理。再有第三樣。是最最重要的了。便是氣味增強器。有了這增強器。我便能把任何氣味。增強到幾百萬倍。陸開道。這個

我都已明白了。祇是你這靈鼻實際上有些什麼用處呢。哈博士笑道。我已發明了好幾種極有價值的用處。據我想來。這靈鼻在我發明的幾樣物件中。要算是最有價值。退一步說。至少在商界上。居於極重要的地位。因為不論甚麼物品。祇須用這靈鼻。輕輕一嗅。物品中有無偽質。固然立刻可以辨別出。便是偽質的分量的種類。也可分辨出來。不必用那種種化學上的化驗。你想這是多麼正確而便利啊。陸開道。萬一這偽質沒有氣味呢。哈博士道。完全透明的物質。果然是有的。毫無氣味的物



。症病斷診。鼻靈這我用可也生醫

質。是決然沒有的。陸開又問道。除掉這用處而外。再有甚麼用處呢。哈博士道。在廚房裏。也很有用處。廚司用我這靈鼻。配合食物的成分時。便可不多不少。恰如其分。食物剛正熟了時。也能曉得。不會不及或過度。而且不必揭開鑊蓋。祇須嗅一氣味便行了。化學家配合藥品時。用我這靈鼻。藥品的分量和準度。也可正確的曉得。不會有絲毫的訛誤。對於工業方面。也有好多用處。我若一一說出來。一時也說不了許多。暫為丟開。等有閒工夫時。再逐一的講給你聽。他如養雞家野小雞時。也可用

我這靈鼻。嗅雞蛋的氣味。便能曉得已躲到甚麼程度。船主也可用我這靈鼻。嗅海洋的氣味。便能曉得經度和緯度。再如茶葉咖啡和其他這一類的東西。不必再用嘴嘗。祇須嗅一氣味。便知好歹。牛奶和肉類。也可這樣。總而言之。我這靈鼻的用處。非常之多。一時簡直說不完。醫生也可用我這靈鼻。診斷病症。這一層我到不能不講給你聽。陸開道。博士。這話當真麼。你莫非講笑話罷。哈博士道。我的話當中。沒有一些談諧的意思。你真誤會。你必以為用鼻子嗅氣味。怎麼能夠診斷病症。但是你要曉得每一種病症。都有他自己特殊的氣味。這話你如不信。儘可去問那有經驗的醫生。他們必能告訴你風溼病。必有一種酸氣味。壞血病。必有一種腐敗難聞的氣味。單純的熱病。必有亞摩尼亞的氣味。瘧疾。必有一種類似新麵包的氣味。婦女憂鬱病。必有一種類似紫羅蘭花和波羅的氣味。腹膜炎。必有一種類似麝香的氣味。這幾層醫生雖然曉得。但必須費多少事。纔能查究出來。若用我這靈鼻。祇須一

嗅之後。立刻便能曉得。豈不順便。所以我若到一家醫院中去。用我這靈鼻。向各病人逐一嗅過。他們患的是甚麼病。我便完全曉得。且不祇曉得是甚麼病。更能曉得他們體內各器官的情形。譬如心跳是否適當。肺部會否受害。食物到了胃管裏。有無甚麼險象等等。陸開道。博士。當真能夠這樣麼。哈博士道。是的。用這方法診斷這些病症。不限定是我。便是你或是別人。也都能夠。我有一個收攝器。收攝着一千種最普通病症的氣味。你祇須向一個病人。嗅一嗅氣味。再向這一千種氣味。逐一嗅過。等你嗅着一種氣味。和那病人的正是相同時。再瞧收攝器上所注的病名。那病人患的是甚麼病。你不是便可曉得了麼。陸開道。這真是奇異而偉大的方法啊。哈博士道。正是。這種方法最大的用處。還不在嗅已病的人。卻在嗅將病的人。譬如做父母的。在兒女的病勢將發現時。便可用這方法。嗅明是甚麼病。加以預防了。陸開道。博士。但有一層。卻大受影響了。各種疾病。你既能一嗅而知。所有的醫生和醫院

中的助手。不是都將失業了麼。哈博士道。這也不然。我雖  
鯁知病人所患的。是甚麼疾病。但治療疾病。仍須仰仗着  
他們。那末他們怎會失業呢。再有一層。和病人醫生雙方

都有利益的。你要曉得一個人

生活在世界上。隨時都可以死

亡。死亡的原因。自然不外乎疾

病。雖然疾病有醫生醫治。但往

往有來不及醫治的急病。或是

這疾病很怪異。醫生竟無法醫

治。若用我這靈鼻。甚麼疾病。固

然都可嗅出。倘係急病。或是怪

病。我更可用停止生氣術。使病

人昏沉睡去。好讓醫生慢慢的

醫治。好讓醫生研究醫治的方法。陸開道。是的。此外再有

甚麼用處呢。哈博士道。自然再有。用處非常之多。我已告

訴給你的。已有了好幾種了。我再告訴你一種。我這靈鼻。

又很可幫着我們記事。簡直是我們的第二個記憶力。就  
拿我講。我的記憶力很弱。朋友當中。倘有幾個月不見面  
的。他們的聲容笑貌。我已記不清楚。但若用我這靈鼻。向

他們一嗅。我便能立

刻回憶起來。雖是在

小時候認識。現在已

成了老人。長了鬚鬚

的。也能夠回憶着。再

則在氣味上辨別。實

在勝過指印。譬如你

把一個罪犯的氣味。

收攝在收攝器上。不

論過多少時候。不論

他怎樣化裝。你若遇見他時。定能立刻辨認出。因為他那

種氣味。他再也沒法變換的。我這靈鼻。更能幫助我明白

人的心思。陸開很懷疑的。高聲道。未必能夠罷。我想你就



今午膳時。和一和八十個的姑娘跳舞。

不能明白我的心思。哈博士道：「喂，你說我不能明白麼？我給個證據你瞧。現在你心中正想着今天午膳時，曾和一個十八歲的姑娘跳舞。對麼？陸開聽了，又是驚奇，又是恐懼。瞪眼望着哈博士道：「你怎能曉得我今天曾和一位少女跳舞。難道那時候你也在膳室中麼？」哈博士道：「不是。我今天決未離開過這裏。我所以會曉得，是這靈鼻告訴我的。據他告訴我，今早你進晨餐，是吃了一塊油煎蛋餅和一杯咖啡。又喝了一杯威司克酒。你貼身的汗衫，今天已換過。襯衣卻並未換。你往報館去時，是從地下鐵道去的。車中坐在你左邊的，是一個肥胖的婦人，右首是一個水手。你是在丹莎餐館中進的中餐。你在那裏共跳舞三次。第一次是和一位年約十八歲的少女，第二次是和一位年約四十歲的婦人，第三次卻是一位風流的少年寡婦。年紀總在三十五歲。跳舞時，伊的一隻臂膀，撲着你的頸項。伊的頰，緊靠在你的頰上。伊……陸開的臉色，不禁漲得通紅。忙高聲道：「莫再說了。莫再說了。你這靈鼻，倘竟把

我日間所做的歹事，一一告訴給你，我要嚇得不敢再來了。博士，你的朋友們，倘都曉得你有這一種利器，不消一年工夫，他們必嚇得不敢和你往來了。但是你怎能曉得的呢？哈博士道：「這個簡單得很。不論人或物，既經和你接觸過，便得留下些微點，黏着在我身上。我嗅着這微點的氣味，便能曉得這人是男是女，和他們的年歲。又能曉得這物是屬於甚麼種類。但我並不是饒舌的人。朋友們又何必害怕我呢？再如我去拜訪一人，我能立刻曉得在我之前，有沒有別人來拜訪。若是陌生的人，我更曉得他的職業和國籍。因為各國的人，各有各的氣味。我在稠人廣座中，也能曉得有沒有我的朋友在內。我記得有一天，我在亞般公園中，失落了我的皮匣，身邊分文都沒有了。我便站在出入要道上，向人叢中，嗅了一嗅，立刻曉得有七八位朋友在內，便上前去，向他們借了需用的錢。總之，不論在甚麼地方，我不但能夠尋着他們，更能曉得他們謹守秘密的事。我這靈鼻，更能幫助一位母親，在人叢中，

尋獲遺失的兒女。尋的方法。我祇須向這母親的衣服上。伊的兒女曾接觸過的所在。嗅上一嗅。嗅清了氣味。五分鐘內。便能嗅出這兒女的所在了。陸開笑着道。既然這樣。你何不在中央公園中。做這種生意呢。逢到星期日。園中遊人衆多。往往有走失小孩子的事。你若去替他們尋獲。到也是個生財之道啊。哈博士再道。再則我這收攝器和氣味增強器。已開闢出一種完全新式的美術來了。氣味觸動人的力量。本勝過顏色。甚致勝過樂聲。這個你或許曉得。我便細心研究氣味的和合性。把各種不同的氣味。不祇是香味。各種氣味都有。和合在一起。竟已造成一種愉快的和合氣味。這不也是從來未有的新發明麼。陸開道。正是。祇是我再要請教你。你這靈鼻。再有甚麼用處。哈博士再道。你聽我說罷。我這靈鼻。現在能告訴我。你右邊的褲袋中。藏着一疊鈔票。我倘想向你借錢。他這報告。不是極有用處麼。上星期日。我走過鄉間的一座樹林。忽嗅着蜜的氣味。便順着去尋。尋到一顆樹前。樹上有一窠野

蜜蜂。我便得到二十五磅的新鮮蜜。上星期中。我也曾大得他的利益。破獲了一樁假冒簽名案。因為我用他嗅出簽名用的墨水的氣味。和其餘字迹的墨水。各有不同。否則若用眼睛瞧看。再也瞧不出破綻的。倘有一具屍身在此。我祇須一嗅。驗屍官必須把屍體解剖後。纔能曉得的事實。我立刻便能曉得。我若是一個收稅員。不論有甚麼夾帶的私貨。藏匿在車輛的假底中。或其他隱匿的所在。我也能隨即嗅出來。我倘到一家店鋪中去。一嗅之後。便能曉得他們剛纔賣出的。是甚麼貨物。更能曉得他們店中。尚有甚麼貨物。這貨物放在那一張架子上。我這靈鼻的用處。還不止此。更能使我曉得旁人的心思。這個方纔我已當你的面試驗過。又能曉得這人甚麼時候睡覺。甚麼時候害怕。甚麼時候動怒等等。陸開忽搶着道。博士。這樣說來。你正是我所需要的人了。因為寶藏公司中的保險箱。昨晚被竊。雖已報告警署。祇因毫無證據。竟無從下手查訪。你何妨攜帶這靈鼻。和我同到那公司中去。試試



他偵探的能力。哈博士笑道。很好。我和你同去走一遭好了。

一小時後。哈博士已開始鑿這保險箱了。他先用一根長

管。這長管是從他那

隻衣箱前面伸出來

的。將保險箱的四周。

非常精密的鑿了一

轉。沒有一些地方遺

漏掉。又用一根空心

的行路手杖。這手杖

是裝在他那衣箱頂

上的凹槽中。氣味便

能由此送入他的鼻

中。後來他把保險箱

鑿完。便順着一種氣味。注意到信匣上。先開了信匣。再取

起一封信。鑿了一鑿。把這信納入衣袋中。接着他再回到



箱險保這鑿始開已士博哈。後時小一

保險箱前。順着第二種氣味。一直來到一個地窖前。這纔擡起頭。神情很狐疑的。向隨他走來的一個侍者。問道。守夜的人。現在那裏。這侍者道。先生。不曉得啊。今早他不曾

到這裏來。我想他不

是逃走。便是被那強

盜殺死。再把屍身搬

走了。哈博士道。這鐵

格子的下面。是甚麼

所在。這侍者道。那是

一個地窖。但廢棄不

用。已有幾年。哈博士

道。我們可設法把他

打開。那守夜人必在

當中。手脚必都被捆

着。是那強盜放他下去的。哈博士的話。果然不錯。那守夜

人果在窖中。已人事不省。當時的情形。他自然不能說出。

但哈博士並不要問他。當即喚道。陸君。隨着我來。他們二

人。隨即僱了一輛街車。哈博士

自己開車。行到一家門前。停住。

二人一同下車。敲開了門。走進

客堂。哈博士向一個女用人問

道。請你進去問豪克夫人一聲。

伊可能和我講幾句話麼。不多

一會。便走出一位婦人來。哈博

士便問道。夫人。請你告訴我。昨

晚你和你的兩個兄弟。爲何偷

開寶藏公司的保險箱。豪克夫

人臉色立白。好似要暈過去了。

一會。纔用力道。先生。你這話是

甚麼意思。哈博士道。事已如此。

你也用不着賴了。我已得着有

力的證據。證明這件事正是你和你兩個兄弟做的。你並

從那保險箱中。取出幾封信。我想你還是對我說出的好。

否則到了警署中。格外丟醜。豪

克夫人沉吟了一下。忽的說道。

你的話。一些不錯。但是你要曉

得寶藏公司。簡直好似匪黨。不

知他們用甚麼方法。竟得到我

寫給一位好朋友的信。他們便

以爲奇貨可居。其實那幾封信

上。並無甚麼非分的話。祇因我

丈夫嫉妬心很大。若瞧見了那

幾封信。心中必很難受。可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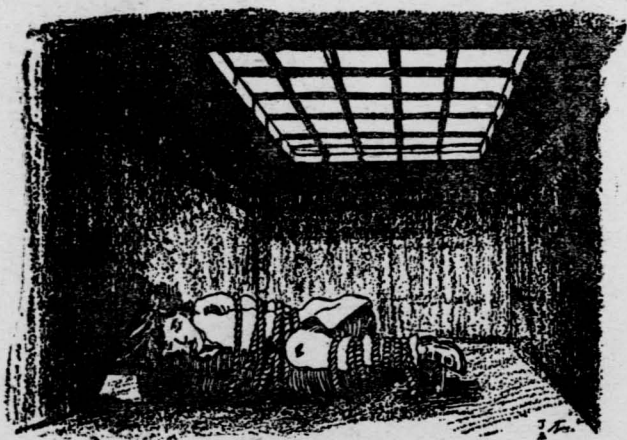
公司中人。便拿那幾封信。當做

要挾我的物件。叫我拿錢去贖

回來。因此我近來精神上很是

痛苦。所以……哈博士接着道。

所以你便約同你兩個兄弟。前去偷他回來。燒在那爐裏。



事人當不已中容在果。人夜守那

你瞧那爐裏不是正有紙灰麼。夫人。你可曉得那公司中人。所以這樣要挾你。實在是受了旁人的指使。這人是誰。正是你的丈夫。他因聽見你那幾封信。心中不快。便定下這計劃。略爲懲罰你一下。你如不相信。請瞧這封信。正是你丈夫寫給那公司中人的。我是在那公司中的信匣裏。搜尋出來的。

他們二人。走出豪克夫人家。哈博士又道。陸君。狗原能順着氣味前行。祇是他不能和我們交談。當中仍有許多妨礙。如今偵探家若預備一具靈鼻。辨別氣味的能力。便可超過於狗了。便拿我破獲這案說。當豪克夫人偷取保險

箱中伊的信件時。曾碰着其他的兩札信。我再從這兩札信上。嗅出一種氣味。再順着這氣味。尋到那個信匣。匣中原也有伊的信件。又在匣中。尋着伊丈夫的一封信。試問狗能這樣麼。

著者按。近世以來。科學界中。屢有發明。吾人已有顯微鏡。增強視感。又有留聲機及助聽器。增強聽感。但迄無一物。可以增強吾人之嗅感。用是吾特著此篇。表示氣味增強器爲用之廣大而重要。意者。人人既感知其偉用。不久或將有科學家發明之歟。

(第四篇完)



# 說部叢書

## 偵探小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中祕錄 | 賂史 | 四獄   | 隅屋   | 碧玉 | 地獄   | 女師飲劍記 | 鐵錘手 | 奪嫡奇冤   | 蜘蛛毒  | 秘密軍港 | 蛇首黨 | 貝克偵探談    | 貝克偵探談    | 藕孔避兵錄 | 橘英男 | 三人影        | 劇場奇案   | 神樞鬼藏錄 | 二備案  |
| 二冊   | 一冊 | 二冊   | 二冊   | 一冊 | 二冊   | 四冊    | 二冊  | 大五小三   | 二冊   | 三冊   | 三冊  | 大三小三     | 大六小五     | 六冊    | 四冊  | 大四小二       | 大六小四   | 二冊    | 二冊   |
| 六角五分 | 五角 | 二角五分 | 二角五分 | 三角 | 四角五分 | 四角    | 二角  | 大五角小三角 | 二角五分 | 三角   | 三角  | 大三角小三角五分 | 大三角小三角五分 | 六角    | 四角  | 大四角五分小一角五分 | 大六角小四角 | 二角五分  | 二角五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歌洛克奇案 | 毒藥  | 羅利雌風 | 雙指印  | 拿破崙忠臣傳 | 白巾人 | 壁上血書 | 賊博士 | 明眼人 | 指環黨    | 童子偵探隊 | 秘宮閣秘記 | 籬外室  | 寒桃   | 車中針  | 假跛人 | 寶石城 | 圓室案 |
| 開場    | 大一本 | 大一本  | 大一本  | 二冊     | 大一本 | 二冊   | 二冊  | 三冊  | 大一本    | 二冊    | 二冊    | 三冊   | 二冊   | 大一本  | 大一本 | 大一本 | 大一本 |
| 三角五分  | 一角  | 三角五分 | 二角五分 | 六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三角  | 大三角小三角 | 二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三角五分 | 二角五分 | 一角五分 | 一角  | 一角  | 二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衛偵探案 | 降妖記  | 華生包探案 | 血痕 | 名優遇盜記 | 金絲髮 | 黃金血 | 香囊記 | 焦頭爛額 | 怪手印 | 案中案 | 贗符案 | 一萬九千磅 | 風島女傑 | 桑伯勒包探案 | 牝賊情絲記 | 鬼窟藏嬌 |
| 大一本   | 大一本  | 大一本   | 二冊 | 二冊    | 大一本 | 大一本 | 大一本 | 二冊   | 二冊  | 大一本 | 二冊  | 二冊    | 大一本  | 大一本    | 二冊    | 二冊   |
| 大角    | 二角五分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五分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二角   |

商務印書館

出版

言情

# 新撰小說

- 飛絮欺花錄 三冊 七角
- 僑踪萍合記 二冊 四角五分
- 三人會 三冊 六角
- 碎琴樓 二冊 二角
- 大本 六角
- 小本 三角五分

教育

醒世

- 教育部 獎馨兒就學記 一冊 三角五分
- 女學生 一冊 二角五分
- 小學生旅行 一冊 一角五分
- 教育部 褒獎埋石棄石記 一冊 二角五分
- 教育部 褒獎孤雛感遇記 大本 二角五分  
小本 一角五分
- 醒遊地獄記 一冊 一角五分
- 掃迷帚 一冊 二角五分
- 瞎騙奇聞 大本 一角五分  
小本 一角
- 二女懺情錄 一冊 二角五分

社會

- 俠義佳人 初集 七角  
中集 七角
- 文明小史 二冊 一元
- 茶寮小史 一冊 二角五分
- 新舊家庭 正編各二冊 各四角  
續編各二冊 各四角
- 海上繁華夢 初二集 各五分  
後集 七角五分
- 金陵秋 一冊 四角
- 隱城奇案 二冊 四角五分
- 蠶尾毒 二冊 五角五分
- 黃海風濤 一冊 一角
- 市聲 一冊 五角五分
- 學究新談 二冊 六角
- 慘女界 二冊 八角
- 玉佛緣 一冊 一角五分
- 老殘遊記 二冊 小本 三角

▲此外尚有多種不克備列欲知詳細請索閱本館圖書彙報



# 四集 野人記 (三續)

##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五回 誅寇盜猛將失嬌兒 安反側土豪斬頭目

騎兵上校賈穀德姓雅曼名用覆在馬背上的毯子，鋪在一株矮棕櫚下，靠樹而坐。一對強壯寬闊的肩膀，同他短髮平勻的頭，靠着樹。一雙長股，直伸到毯子外面，靴跟上馬刺，都陷入沙中。在沙漠中跑了一天，公事已畢，借此休息一回。口中抽着一支紙烟，靜靜看着他的差遣，替他準備晚餐。雖是辛苦了一天，因為目的已達，很自得意。手下兵士，都已散隊，在右首相離不遠之處，各人準備自己的晚膳。這夥人也都是容顏蒼黑的健兒，跟着上校忙了十二個鐘頭，纔得休息。也是嘻嘻哈哈的，說着笑着，很是滿意。他們那邊有五個穿白色長袍的阿拉伯人，綁着。用重兵監視着。賈穀德看着非常高興。他帶了部下出來巡哨，就因為有土人上大營來報告。說有一大隊劇盜，在沙漠中橫行不法，劫取各部落馬羊駱駝之外，還幹那殺人勾當，按照軍律，死有餘辜。上校帶着部曲，上大漠中哨探，起初一些蹤跡沒有，直到一星期前，方纔給他找到。交起仗來，上校這一邊只陣亡兩個兵士。劇盜那邊，除去拿住五個俘虜，跑了六個之外，悉數給上校手下兵士擊死。五個俘虜之中，卻有盜魁郝靈在內。賈穀德想起寇盜已平，班

師回營，明天可以到家，同老妻弱女相見。記起妻女，不覺

一顆心突突的跳起來。他那愛女

琴妮雖只七歲，出落得同他夫人一模一樣。懸想明天回家，他母女二人，一定已在守候，見他回去，一定一邊一個搶上來同他接吻。他這蒼老得像柔革似的兩頰上，又要同他們天鵝絨似的粉頰接觸了。正在沈思，忽然聽見有個步哨，遠遠喊着一個下士的名字。抬頭一看，那時殘照雖未盡沒，黃金般的沙面上人馬樹木倒影，卻愈形顯長。步哨用手指着東面，有個小隊長也向東方望着。賈毅德知道必有什麼事故發生。他向來仔細，不肯專聽別人報告，目力又強，在遠處別人望不見的東西，他都可以望得見。軍



有十多個騎馬之人向他這邊跑來

中人送他一個綽號叫他神鷹。那天聽到呼聲，又見步哨同小隊長的神色，縱起身來，向東望去。看見東邊地平線上，有十多點黑點，忽起忽落，一回大似一回。就知道是有十多個騎馬之人，向他這邊跑來。步哨派人跑來，全隊之人也都見了，丟下手中的東西，等候命令。賈毅德叫過一個小隊長來，傳了一道命令。小隊長行了個禮，退下來，召集十二個兵士，結束上馬，迎上那些騎士去。其餘的兵士，也都嚴裝待命。賈毅德怕的是那些來騎，是俘虜們的餘黨，想來劫取盜魁。他們明目張膽的來，神鷹。賈毅德站在樹下，屏息而待。派出去的小隊長，帶着

部下，在二百碼外，已經回來騎接近。賈穀德看着他同來騎中一個首領，談了一回，教部下監察着來騎，自己帶着那個首領，飛馬回來。到賈穀德面前，分頭下馬。搶一步上來報告道：「會長侯督姓亞麻名求見。」賈穀德久在漢中，附近幾百里以內的會長，他都認識。抬頭看那侯督，卻是個生人。身材很高，顏色蒼黑，像是久歷沙漠之人。年齡大概有六十有奇。目露凶光，不像是個善類。賈穀德一見面，就覺有些憎惡他。問道：「你來見我，有什麼事？」侯督率然道：「郝霆是我外甥。若是上校將他交給我，我可以約束他，使他以後不再破壞法國的法律。」賈穀德搖頭道：「這件事是不能允許你。我一定要將他帶回大營去，正式開刑庭審判。若是人家控告他的案件，沒有證據，纔可以釋放。」侯督道：「若是證據確鑿，你們打算將他怎樣？」賈穀德道：「他疊犯血案。無論那一件，有了證據，都應當治以死罪。」侯督講話之時，一只手藏在懷內，聽到這句話，縮將出來，手中握一個絕大的羊皮錢囊，囊中滿

滿的裝着些錢，裝得鼓將起來。打開囊口，向右手掌中些微一側，已經倒滿了一手掌法國金幣。賈穀德從那錢囊大小上估去，這一囊金錢，足以抵得一個中人之產。侯督一聲不響，仍舊把金錢一個個裝入囊中，把囊口收緊。賈穀德看着他鬼混，也是默然。那小隊長通報之後，已經退下去，背衝着他們，遠遠站着。侯督把囊口收好，左手托着那隻錢囊，遞過來。輕輕的道：「我外甥郝霆今夜可以脫逃不能？」賈穀德見他公然行賄，氣得臉色紅了變白，搶上一步，握着鐵拳想打。仔細一想，又忍住了。叫過小隊長來，吩咐道：「你把這頭黑狗，押着上他同伴處去。驅逐他們，立刻離開此地。今夜若是有人潛入火線之內，交代他們不妨立時格殺。」侯督不料他這般決絕，又氣又驚，把身子一挺，楞着眼，握着錢囊怪叫道：「好！你竟敢殺我外甥，當面羞辱我侯督，我侯督決不饒你。你使我姊姊受喪子之痛，我也有方法，使你受苦。你守着便了。」賈穀德喝道：「你給我快滾，再多話，可要踢你出去了。」這件事是



本書開場三年以前發生的。那  
 運到了大營，審判起來證據確  
 鑿，照例宣佈死刑。他卻也講究  
 氣節，臨刑神色一些不變。不料  
 他正法之後，不上一月，賈穀德  
 的七歲女兒琴妮，忽地不見了。  
 賈穀德夫婦懸着重賞，法國政  
 府也幫助着尋找，卻一些蹤跡  
 都沒有。彷彿這孩子給沙漠吃  
 掉了似的。不過大家貪着他的  
 重賞，還是烏亂着，這件案子，偵  
 探們雖是辦不來，卻也有不量  
 力的偵探，趕來告奮勇。三年以  
 內，很送了些性命。有兩個瑞典  
 人一個單森姓賈爾，名一個梅  
 爾屏姓師范，名也是特地上非洲來的。在薩哈拉沙漠以



侯督把口敢好左托着那隻錢囊通通來

騎追來，已入北境。還有一  
 件怪事，邊境上的防營，雖明明  
 南，整整尋了三年。後來見委實  
 無法，只纔丟下此事，去幹那偷  
 取象牙的勾當。這種勾當，雖有  
 厚利，他們的聲名，卻因此狼藉  
 起來。他們暴虐貪婪之名，幾個  
 有名城鎮之中，幾乎無人不知。  
 士人對於他都非常飲恨。從前  
 雇用他的政府，知道在非洲滋  
 事，都要拿他們回去治罪。他們  
 在沙漠中混久了，各處路徑，比  
 士人都熟，不但政府中派出去  
 逮捕的人拿不到他們，就是土  
 人也躲避不了他們的襲擊。他  
 們老巢，在薩哈拉北部，一經封  
 到象牙，都是攜着北行。不等追

知道他們常自出入，卻找不着那個巢穴。手下黨羽，約有一百多人，土人阿拉伯人都有。都是亡命之徒。自己也會

獵象。兩個人都是

蓄着金黃色鬍子

的人。讀者諸君記

着，他們是書中主

要人物，以後還得

見面哩。現在且說

赤道附近，有一個

小小村落，深藏森

林之中。森林附近

一條大河，河流洶

涌，下注大西洋中。

雖是大河，卻從來

沒有人上去探險，因此這個村落，也沒有人發現過。村外

圍着很壯實的長柵。村中四周，是二十個棕葉覆頂像蜂

窩似的茅屋。作爲土人宿舍。中間空地上支着六個羊皮

帳幕，住着二十多個阿拉伯人。這些阿拉伯人常年劫掠

別的部位，把得來

的東西，一年兩次

運上釘鉅渡去銷

售。（原譯丁巴都

在薩哈拉大漠之

東，中有蘇丹要市。

去尼爾河北十里。

爲中央阿非利加

洲隊商集地。人

口約二萬。）有一

天，有個十歲女孩，

在一個帳幕前玩

要。雙眸似漆，披着一頭黑髮，面上顏色是深栗色，遠遠看

去，就知是在沙漠中長大的。他懷中抱個傀儡，把手織的



有十個十歲女孩在一個帳幕前玩耍

一件草衣，替他穿上去。這個傀儡容貌很醜，是一兩年以前，一個很慈善的黑奴送他玩的。頭是象牙所鑿，耳目口鼻，不過都有而已，位置一切不考究。身子是鼠皮所做，中間塞着一包乾草。手足是木雕的，用線縫在身上。雖是這般難看，這孩子梅玲卻當他是全世界之中，最可愛最美麗之物。這也難怪他，因為梅玲可以寄他愛情，認為心腹，可以對他無話不談的，只有這個傀儡。傀儡以外，別人對於梅玲不是不厭不睬，就是加以凌虐。一個看護他的黑婦名喚梅善南。年齡已大，牙齒已經落盡，積着一身腌臢。性情異常惡劣。對於梅玲一遇機會，非打即罵。有時還用燒紅的煤塊去炙梅玲的肌膚。梅玲之父，就是本村會長。梅玲怕他，比怕梅善南還甚。因為會長常常無故責備他，用東西打他，打得梅玲身上青一塊，紫一塊。饒是處在這種刺天棘地之中，欺侮他的不在面前，他還非常快樂。不是抱着傀儡琪鈞玩。就是採些野花插上頭去，插得滿滿的。再不然就是拔了許多草來編草繩。那些人一走開，他

總是忙忙碌碌的，一壁做事，一壁唱歌。縱然人家凌辱他，也不能把他那胸中的天然樂趣，減輕一分。只有會長一到，他纔默然不作一聲。他所怕的是村外的森林，無論白天聽了林中的猿啼鳥語，晚上聽了野獸足音，都是心驚膽戰。不過怕會長之心，比怕森林還要利害幾千倍。到實在忍受不住之時，常常想逃入森林去，寧可受異類的吞噬，不甘受同類的挫折。這天他正在那裏笑吟吟同琪鈞穿那件草衣，聽見足音，抬頭一望，正是會長。笑容頓斂，怕坐在帳前，妨礙會長出入，受他呵叱。纔想閃開來，不道已經遲了，會長趕上來，一脚將梅玲踢倒。梅玲雖是沒有哭泣，卻嚇得渾身打戰，會長罵了一聲，氣狠狠走進帳去。梅善南遠遠看得清楚，樂得哈哈大笑，笑得露出那一枚未經墜落的黃牙齒來。梅玲倒在地下，靜靜等着會長進去，纔敢慢慢爬到帳幕那一邊隱僻之所，把琪鈞緊緊摟在胸前，歪在地上，吞聲飲泣。怕會長聽見再出來打他，所以不敢哭出聲來。他的哭泣，並非專爲受了痛楚，完全爲着

無人憐惜之故。他年齡雖小，也知道他父親這般待他，很是不該。那梅善南更是不應如此。睡夢中却隱隱看見他

還不知道怎樣得罪他的哩。就是以今天而論，我坐在帳前，你穿衣，他將我踢了一腳，踢得很重，踢的地方，現在

慈祥的母親影像，彷彿會長也變了一種容貌待他，也很和藹。及至醒來，纔知道都是幻象。愛情沒有寄託，只有悉數交給琪鈞。把琪鈞當作他的孩子看待。一天同他接吻總有一千多次。有時作為琪鈞幹了什麼不好的事，他矯枉過正，不但不呵叱他，反格外憐惜他。這天他哭了一回，想起琪鈞來，哭聲漸漸住了。哭聲一住，低下頭去，向他輕輕訴苦道：『琪鈞你愛梅玲，爲什麼我父親不愛我呢？我難道



把琪鈞緊摟在胸前，在地上吞飲泣

幹了什麼不好的事，他纔這般恨我？我常常學着做好孩子，總不能使他愛我，不但如此，還要無故打我。我受了打，

着割着，一些響聲沒有，這死了好處，一死之後，可以不怕人家打他。我很喜歡死，死了就不怕梅善南的打，同

還覺得痛哩。琪鈞！我父親的脾氣太壞了。不然爲什麼要踢我呢？琪鈞！一個人爲什麼會有壞脾氣？好孩子！我實在不明白。這種日子，我實在過得受不了，不如死了倒會平安。昨天出去打獵的人，帶着打到的獅子回來，已經死了。我看他們生前都是很凶猛的，一死之後，就不能再出去追那些身子弱小的獸類，也不能吞噬別種獸類，連吼聲都沒有了。大家在他身上打

父親的踢了。啊！琪鈞呀！我覺得死了倒乾淨。很喜歡死呢。」正在絮絮叨叨，村門邊忽然起了一種爭辯之聲。梅玲聽了很想跑去打聽打聽。究竟爲了何事？只是不敢。怕會長出來見了，又要罵他。不多一回，看見有許多人向會長帳前走去，村中素來非常岑寂，這種舉動，向來很少的。梅玲奇怪起來，慢慢把頭探出去觀看，卻是兩個白種人，聽村中人談論，說是他們部下很多，都屯在村外，他們特地進來見會長。會長聽見村人進去報告，出帳迎接，見了那兩個人，臉上很露出些不快神色。兩人上去見了禮，說明是來買象牙的。會長很生氣的，回說沒有。梅玲聽了，很是不解。因爲附近茅舍中，滿滿堆着高及屋頂的象牙，不明白會長爲甚不肯出售。村中白人蹤跡很少，梅玲把頭伸出去一看。那兩個人的皮膚很白，鬍子很黃，他在那裏看，不料有一個白人掉過頭來，剛好同梅玲打個照面。梅玲是向來怕人看他的，一見那白人看他，趕緊想縮進去。已經無及。只見那人臉上露出一種駭愕之色。會長已看

在眼內。叫道：「村中沒有象牙，無從同你交易，你們走罷。」說着，過去親自推他們出村。他們還想不走。會長發起威來，要殺他們。他們知道寡不敵衆，快快的走出村，回自己帳幕去了。他們走後，會長到帳邊來，梅玲知道災星到了，嚇得抖做一團。會長走到身邊，低身下去，很粗魯的一把將他拖起，拖到帳前，將梅玲向裏面一擡。把他揉了一跌，跟着進來，按住梅玲又是一頓毒打。喝道：「你給我躲在帳中，不要再讓那兩人見面。下次再見你同今天這樣，我就把你殺了。」說着，抓起梅玲，扔到帳幕中最黑暗處，這一頓打，打得梅玲痛澈心脾，卻不敢哭。會長在幕中來回走着，口裏喃喃的自言自語。梅善南也在幕門前自言自語的，儘自傻笑。村中情形這般，那個看見梅玲的白人，回到自己帳中，向他同伴道：「梅爾屏！我看一些疑心都沒有，只知道這老光棍爲什麼聽見有這種重賞，不去領去。真也奇怪。」梅爾屏道：「單森！他們阿拉伯人只有兩種目的：一種是金錢，一種是雪仇。關於雪仇之事，有

時看得比金錢還重。他不愛金錢，莫不是爲雪仇嗎？」單森道：「話雖不錯，再用金錢權力去試一試，也是不妨的。」

梅爾屏把雙肩一聳道：「會長看得

雪仇比金錢爲重，用金錢去運動，也是沒用。反足以壞事。方纔他已經有懷疑於我們之心。設或不小一些，向平正通達大道上走，觸怒了他，反爲不美。還是從他部下入手的好。」

單森道：「既如此我們用賄賂便了。」

兩個人进村外住了幾天，靜候機緣。

有一天居然給他們把會長一個親信頭目，買通過去。那個頭目，年齡已大，曾經在海岸上往來。知道金錢的好處。不覺墜入玄中。答應當夜把他

們所要之物送來。單森等知道唾手可以成功，天一黑就吩咐部下收拾一切，準備長行。挑夫等把自己應行負擔

之物，收拾停妥，就睡在擔邊。武士們卻輪流在帳幕前後來回梭巡。預備出發時做全隊人的斷後。到半夜時分，聽



尸死的達皮是正人別是不的轎上床見只

見村前大道上，起了一陣足音。梅爾

屏等見彷彿不像只有一個人的聲音，很是疑惑。單森出去低聲的問道：

「來的是誰？」黑暗中有人答道：「是

皮達。」單森聽了很是放心。只不明

白爲什麼皮達帶了人來。原來這皮

達正是他們買通的那個頭目。不多

一回，黑暗中兩個人抬着一張昇

牀，向他們走來。以爲他們所買的東西

西死了，很是着急。抬到面前，爲首的

人向單森道：「這牀上就是你們用

金錢買的。」說着，放下昇牀走了。梅

爾屏看見牀上用布蓋着一件東西，很是高興，向單森一笑。單森道：「你且不要高興，我們本錢也化得不少，不要

買了一個尸首來。若是尸首擱在牀上抬到地頭去，要有六個月的長行，太陽曬着，等到地頭，怕不成了白骨了嗎？你把覆着的布揭開來看看，究竟是死是生。」梅爾屏道：「皮達也知道我們是要活的，怎敢把死尸前來搪塞，不

信你看。」說着，把布往旁邊一扯，低下頭去一看，只見牀上躺的不是別人，正是皮達的死尸。把梅爾屏等嚇得倒退了幾步。知道事機已洩，怕會長出來截殺。五分鐘後收拾行裝，帶着大隊，抱頭鼠竄向西方走了。

（待續）

## 整理輔幣的人才

李 冰

父親說：「中國的輔幣，真紊亂極了；十二角幾分，一千八百幾，一角幾十，天天不同，多麼不便。美國日本等都是十進的；百錢一元，百分一金元，是一定十進的，成色歸一。這麼大的中國竟沒有一個人才出來設法整理整理。」

心兒說：「這樣人才很多啊，上海電車上的賣票人，不是都是整理輔幣的人才麼？」

父親說：「這是什麼意思？」

心兒說：「電車賣票人拿銅元一枚，洋一分，小洋一角作銅元十枚（即洋十分）不是弄得很熟的，而且板起面孔，振振有詞，將來一定不會徇私的。」



## 純飛館筆記

徐仲可

比聞江蘇當道以檢校戶籍。特設專員。因思人口之統計。吾國固有之。第未必精審耳。古之名籍曰版。『論語』式負版者。『周禮』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唐書』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又云。帝問歷代戶版。名籍。一曰戶籍。『唐會要』唐武德六年令天下戶每歲一造帳籍。開元十八年。勅諸戶籍三年一造。珂按唐代嘗置戶口使。玄宗以宇文融充諸邑安輯戶口使。後又以王錯爲句當戶口色役使。皆爲稽核徭役而設。非先計民數之多寡。焉能推行耶。戶口者。家曰戶。人曰口。清制。腹（腹地也）民計以丁口。（男曰丁女曰口）邊民計以戶。見清『會典』清查

戶口曰編審。戶部主之。初。三年一次。旋改五年。後又改十年。（因雍正四年丁銀攤入地畝徵收而然）然有司不實力奉行。惟十年屆期。就原額略爲增減而已。故乾嘉後之戶口實數。無可稽核。是則今之號稱丁口四萬萬者。若有精密之統計。不已將倍之耶。今姑以吾浙言之。『皇朝文獻通考』乾隆元年。浙江人丁二百七十五萬八千七百十三。至四十八年。加至二千一百有三萬五千八十二。是則不及五十年。而滋生幾至十倍。雖咸同以還。有髮捻之役。有拳匪之役。益以辛亥迄今之偏隅小戰。究係生者多而死者少也。



用世界上最完善之

「吉利保安剃刀」



自行修面

其利有四

簡便

修時祇須用真正之「吉利

刀片」加於「吉利保安剃

刀」上並用皂水潤面一過

即可自修器具扁小攜帶便

利隨時隨地可以使用

舒適

一經修剃立刻整潔舒快容

光煥發

安穩

用「吉利保安剃刀」修面能

使分外潔淨且無論何人均

能使用斷不損及皮膚

價廉

刀片堅利耐用每片可用數

十次不需磨礪每次所費極

微而時間之能經濟尤屬可

貴

上海廣東路一二號  
香港雪廠街五號

買勒洋行  
同益洋行

經理

# 印度——科摩林角附近一瞥

秦亞先譯述

## 印度一種舞妓的裝束，是很奇別。

印度地勢，從亞洲中央，向南伸入印度洋，恰在赤道以北。牠的南部，西面直接非洲，東面直接澳洲，兩方距離，都是相等。面積一八〇二六五七方哩，不及全地球面積二十五之一；但戶口却超過三萬二千萬以上，幾等於全歐洲除俄國以外的人數；或者也可說，七倍於大不顛列及愛爾蘭；四十倍於坎拿大；五十倍於南非洲同盟國；六十倍於澳洲。對於全世界的比例，爲五與一之比。

印度民族很多，最先佔據其地的土人，有人稱做非雅利安人，自從雅利安侵入印度之後，這種人便變做他們的奴隸。現在的印度人，混稱起來，大都是從以上兩種

人混雜而生的，回教人在紀元初始入印度。各地方言，都不相同，統計有一百幾十種。種族的繁雜，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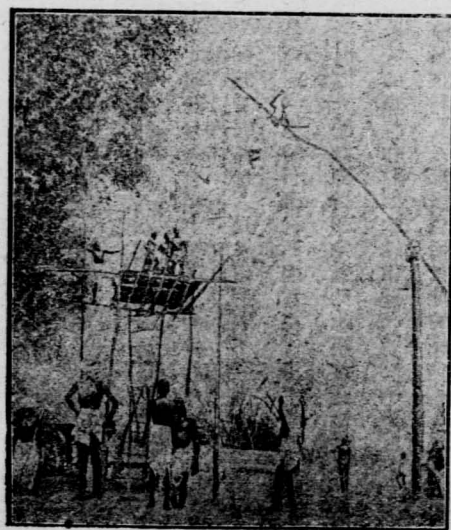
種族既繁，各地人民風俗，迥異不同；其中最可研究的，是極南一部的科摩林角。因爲那裏沿馬拉巴海岸，全國所有偉大的身毒教，和宗教的建築都在這地。餘如熱帶蔥蘢的森林，和熱鬧的城市，還帶古時的意味，彷彿沒有經過雅利安人來僑居，回教徒的侵佔和經過近代泰西文化的洗禮一樣。

科摩林角之西北，沿海一百哩光景，有一所古城，叫做岐倫。在特刺凡科耳省裏，算是南印度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印度洋水浪天然的節奏，彷彿在那裏自然的吟咏，

煞是好聽，椰樹，棕櫚，隨地都有，是印度大宗的出產品。內部高原，還有年代久遠密層層的黑檀，烏木，柚樹，粉柏，檀香木等出產。低原有茶，咖啡，胡椒，荳蔻，樹膠等出產。再縱目四觀，稻田，麥隴，菜畦，歷歷可數。

除掉些近代歐化式，或半歐化式的樓房以外，城中其餘的，都是平房。其中赭黃色磚瓦的平房，是較倫上流人住的。粉刷或黃色的牆壁上，塗着顏色，繪着粗俗的符文，表示祛除不祥。貧苦人所住的，是茅舍——亂磚和泥

### 舞旋鈎的人縣拉多



馬德拉斯省馬多拉縣人為祝頌馬麗安媽女而賦鈎旋舞。圖中柱頂上橫以一竿。竿一端有繩。其他一端有鈎。把人鈎住。竹竿便可以旋轉。下面的人拉緊繩兒繞着木柱旋轉了幾匝才把繩兒放鬆。讓鈎住的人落在第二圖上所指示的高臺上。

米量秤用人拉加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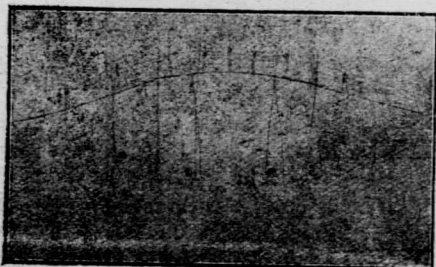


蕉香的嗅人拉加孟



手左用不來從。手右用都。時喫們他。  
的潔清不是算手左爲因。子碟到碰

橋浮之方地拉加孟



。後兩大運每。窪低很路街的方地拉加孟  
。運交利以橋浮造建們他以所。灑把水積

人技賣



受很。人的技賣鼠蛇靠種一有  
葫個一用們他。迎歡的人級下  
個鼠袋和蛇。着吹器樂的形慶  
。來狀形種各出做聲樂了隨



恆到常 (客香)脚行的地各度印  
。操過洗水這把傳俗。水打去裏河  
。掉洗瓶一業跟把能便

士打成，或竹木茅草編成的，圍牆構造很是簡單。

一般做買賣的，天天聚集在商場上：有的擺攤；有的開露天店。四處聚攏來，很是熱鬧；無論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買東西的人，喜歡揀熟識的人去兜售，其中有二個緣故：一則因為土人的性情傲慢，不易結識，一則因為選擇手段，以各人的階級為標準。單就汲水的公井，和水池，也有一定的地方。只要認定他們頭上刺的，或塗的階級的表記，或者身上穿的考究考究，就可以知道他們所屬的階級；還有一種，看他們走路，表示莊嚴神聖的，是貴族；低頭服小的，是下級人。

歧倫往北去，過特刺凡科耳，到鄰省科欽。河流縱橫，猶如蛛網，為古代交通要道。有幾處風景最佳，椰樹欣欣地隨風飄蕩，好像歡迎遊客似的！許多小廟，牆上繪着千手觀音像。一般年幼的女孩，穿着村服，（紗），一長幅布，纏於腰間，一部分則遮蓋胸部及頭部，）戴着腳鐲，手鐲，耳環，和鼻圈，時常去撞鐘打鼓，懇求廟神保佑。這種圖畫，

就可以代表印度鄉村生活的一斑。還有幾處市村，粉刷的高牆，巍然矗立的鐘樓，基督教禮拜堂的屋宇，和南歐

### 象的衣錦衣省達洛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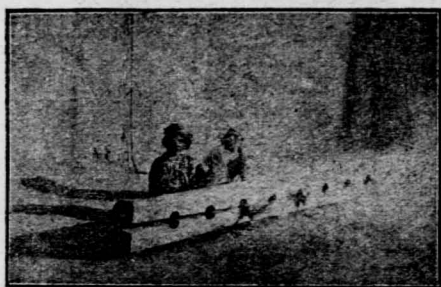


替地別特。象獸走的貴榮於對人士。候時會祝慶行舉方地。品飾裝的重貴者戴又。色顏的麗豔着塗上頭。來起扮打體

教化的紀念碑，令人想起基督教初次傳入印度，猶在荷人未來之前。除此之外，隨時隨地，找得到一條一條的石

碑，站立着，亂塗些鬼怪夜叉，都是一般下級人所崇拜的。沿這地馬拉巴海岸，或叫做馬來耶林區域 (Malayalin Country)，居民方言相同的境界裏，他們最尊崇

### 像形之時刑受人犯



的是南布德利婆羅門教徒；因為他們的肌膚較白，是雅利安嫡系所出，遠在暗色的常人之上。所以沒有人好再像婆羅門那樣，可以在衆人眼中，耀武揚威了！但是衣

小說世界 印度——科摩林角附近一瞥

食住，都很簡單。服式是三股棉紗，表徵古昔印度三位一體，所組成的聖服。頭額上，或胸膛前，塗抹檀香油的條紋，

### 印度行婚禮時所用之號筒



### 商經攤設天露人拉加孟



現出他的品級，和其所崇奉的高貴。以外還佩金銀的鑲

身符，垂在頸項之前或後。他們雖然都穿耳孔，但並不是人人戴耳環。脚上有時穿木屐，從來不穿革鞋。（因視為不潔。）所住的屋子，是四方整整的，裏面也有幾方天井，

### 信迷的人都與



的牠怕害因。力神的常非有蛇土信相很人都與  
夕朝。碑蛇聖了建們他。心的牠拜敬做變而心  
。拜拜牠對

天井的四周，是內室。一間翼舍，為婦人而設。室中傢具不多，牀是椰木製的，椅桌是普通的木料：其中有一種，形似龜鼈，專為虔神而用。一般高貴的人，走起路來，從不跟在

低級人的背後；低級人在幾步之內，也不能走近高貴的人。有時高貴的人走在低級人的背後，總是囊囊然高聲踏步，使得旁人可以迴避開來。

有一種訥雅人(Nayar)，同樣有怪奇的風俗習慣。

訥雅人雖然肌膚較婆羅門稍帶暗黑，但仍可看出是雅

### 鳥得 普耳 相近 車中 沿途 所見 的走 獸



。獸走多許。後築建道鐵從自  
然依。兒猴有惟。跡匿形藏都  
車客觀眾兒猴是上圍。多很  
。形惰的時過經

利安混合種，或是德拉維達人的後裔。以前的勇武神色，早已消失，四散開來，降為下階人民。以前擗槍使棒的，現在變做挑擔耕田的了！一妻多夫風俗，大概是幾弟兄合

行所生的後裔，都是跟據母系而定。

科塔揚 (Kotayam)，是從歧倫到科欽必由之路，一處淺湖的東岸，仍舊遺有敍利亞的風致。看到教堂林立，就想到頗與西亞的景象相仿。在那裏戶口大約三分

印度人持熊鼠賣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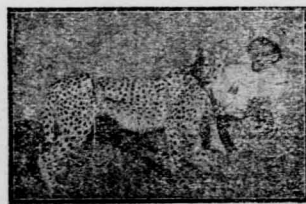


之一。是基督徒。有兩所敍利亞教會所設的學校，巍然時立，可以代表馬來耶林區域文化進行的程度。

從科摩林角，沿孟加拉灣北去，卡魯滿德海岸一帶，

就到了上替科靈 (Pulicottin) 這地好說是近代商人

發財的中心點。他們所說的話，不是馬來耶語，却是德拉維達語之另外一種。全地以畜牧為業，牛羊尤多。大半地產為小地主所掌握，佃夫和政府中間，沒有田主。這種叫



獵豹為但。地。的。方。地。土。產。土。  
人。馴。牠。來。逐。的。羊。的。  
豹。的。肋。骨。很。長。毛。粗。而。爪。健。  
行。動。時。無。聲。走。近。羊。身。時。  
才。一。躍。張。爪。牠。到。得。羊。後。  
能。自。把。羊。帶。回。給。主。人。

做里奧德瓦制度 (ryotwari system)。在那裏身毒教同馬拉巴那邊，一樣有興旺的趨勢。

完



# 五 拾 圓 獎 金

## 徵文題目：

### 試答下列各問題

- (一) 凡士林爲何物
- (二) 凡士林爲何人所發明
- (一) 凡士林爲何人所製造
- (二) 凡士林牌製品各種用途若何
- (一) 凡士林何時始發明
- (二) 凡士林因何而得名
- (一) 凡士林牌製品共有幾種

## 投稿條例：

- (一) 凡屬十九歲以下之男女學生均得投稿惟與本公司同人有關係者不在此例
- (二) 投稿不拘中英文惟字數不得過三百字字須用墨筆謄寫清楚紙只可寫一面
- (一) 期限以二月十五日爲止但雲南貴州四川甘肅及陝西五省則以二月廿八日爲止概以郵局發信郵印爲憑
- (二) 來稿須填明姓名年歲住址逕寄本公司
- (一) 獎金分三等一等廿五元二等十五元三等十元每等各取一人

上海廣東路二二號

且士寶公司謹啓

# 徵文揭曉

第三號

……  
午夜啼聲

第四號

……  
苦境餘生

## 發表應徵懸賞小說例言

- (一) 經過：本社由應徵小說中，先提出一百五十篇，請名人評定五十篇；再由五十篇中評定三、八篇。
- (二) 應徵資格：
  - (甲) 凡小說世界中發表過三篇以上作品者，取消被選資格。
  - (乙) 凡一切手續，不照本社徵文規則者，不得入選。
  - (丙) 無應徵印花者，無效。
  - (丁) 踰應徵截止期者，落選。
  - (戊) 凡由以上資格落選者，即認為平常投稿。佳者，留用；不合格者，割愛奉璧。
- (一) 發表文字：選定之三十八篇，暫列號碼，不列名次。從九卷三期起，每期發表二篇；另請小說名家評判名次。
- (一) 發表名次：三十八篇發表畢，即按各小說名家評定之名次，發表應徵者之姓名，地址，學級或職業；同時發表評判者姓名，或別署。
- (一) 贈獎：凡屬學界，獎品直接寄至該校，請校長轉交。其他各界，可另開一領獎書，詳述履歷，姓名，別署，地址，並發表號數；由本社直接寄奉。
- (一) 出單行本：徵定之三十八篇，按名次之前後出單行本。題名「一九二四年小說世界懸賞小說」。



# 午 夜 啼 聲

~~~~~號三第~~~~~

「願我生的那日，和成胎的那夜都滅沒！願那日變為黑暗！願豈不從上面尋找他！願亮光不照於其上！願那夜被幽暗奪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樂，也不入月中的數目，因沒有把懷我胎的門關閉，也沒有將患難對我隱藏……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出母腹絕氣？」約伯記二章

夜氣深了，天空布滿了沈黑的密雲，密雲之中，點綴着閃爍不定，弱光微吐的散星，現出一種奇異而驚恐的色彩來。

死氣沈沈的深夜，已是過去了一半，但是不能催我去睡！

在我書桌上，放着一盞舶來品的燈，燈罩的上半段起了一層很厚的燈灰，燈光吐過那模糊不清，而質地不純的燈罩，發出幽暗的光來，反映着寧波漆的桌面，成為深黑色了。閃爍的燈光照着書裏印的字，如同淡的月光映在平波如鏡的海面上，漸漸起了微波慢浪，使人感受書裏印的字有搖動不定的困苦來，所以我只得低頭凝思。那四周石灰水刷的不均的牆壁，經過了長久的歲月，被幽暗燈光照着，如同銀幕上放出電力不足而模糊不清，可怕的景物，若有當今的美術家住在這間房裏，用那不均的牆壁，做模特兒，畫上一副夜景，題名

曰「夏之夜」定上極高的價錢，掛在萬目能鑒賞得到的地方，包你有許多人批評甚麼「真實無偽的作者」，「極盡美術之能事矣」這一類的話！可惜我不是美術家呵！我自身被燈光映着壁上的影兒，却像一個粗具規模的石像，辨不出面上喜，怒，哀，樂的狀態，乍一瞧去，使人回憶那神話小說中所描寫的鬼怪，我的心不期而然起了一陣亂跳，作出一片不連一片的幻想，使我突然地闖進另一個思域。覺得世界只有一個「死」字能包括人類這種苦愁和哀情，又有誰能解釋或安慰呢？生物學家解釋罷！他無非唱幾句雌雄相交必胎，同優勝劣敗為天演公例的

老調！那末宗教家能安慰嗎？也不過說些「天國將近」，「西天極樂」，一大堆愚人聽聞的神話！這許多思潮，如抽絲一般的，從我腦海中一陣陣地想起，結了我一些無着落的感想，並增加了我的煩悶。房中的空氣，彷彿結成固體了，外面的景物却異常沈靜。窗外的尖風，使淡暗的燈光，吹得亂搖不定，越變成慘慘的顏色。忽然燈光起幾下子亂耀，隨之就熄了，這難道是燈的「迴光反照」嗎？房內異常的幽靜而黑暗了，我眼光能看得出的物件，只有床上的白洋布臥單。彷彿荒山中一座白麻石的墳墓，移在我幽暗的屋裏，但是我反覺得心上得了片時的恬靜，然記起書

上「赤身出母胎，必赤身歸回」的話，也不禁地生出心底淒淒的歎息來，所以對茫茫的前程，也有點怕去思索了。

我正在幽思冥想的當兒，忽地一陣「呱呱」啼哭聲，打碎了深夜的沈靜。這啼聲自然是嬰孩發出來的，在我的感覺裏，却好像是一種新的聲音。大凡人在靜默中，被聲音擾着，使心神不能專一於景物，却注意於聲音了。我身子雖是發出疲倦的困苦，但是我的心神是很清醒，這清醒心神凝一不雜的聽着啼聲，啼聲一高一低，一吟一呻，沒有不感應似的立時覺察出來。啼聲是發生在我的鄰近，但除了純一的嬰孩啼聲以

外，並聽不出有別種聲音雜在裏面。因為深夜，所以啼聲的回響格外清楚；每一啼聲出時，就加了一層聲的波浪在空氣中流蕩，彷彿同黎明時的霧，彌漫了宇宙；就是我的斗室也被這啼聲所閉塞。過了一些時間，啼聲忽然停止了，我聽了有點疑懼，平時嬰孩啼聲是漸漸靜了下去，這次啼聲如同被利刃所割斷，不自然地突然而止了，並且聽到後來好像帶着很淒慘的音調，如失意人喝醉了酒所發的慘笑聲，使我感到恐怖時全身的顫抖，尤其是那啼後的沈靜，我便覺得悵然！深夜中聽到嬰孩的悲慘啼聲，那能不使我轟然地在心頭上滿佈了疑雲！我便慢慢地走到

有百葉門的窗前，呆呆地望着外邊的景物出神，天空中灰白的密雪，飛一般的駛過蔚藍的天空，現出一片片的冉冉輕雲來，如紗幔般的被風飄來飄去，襯着忽隱忽現的疏散明星，越顯出自然界之美。住在人烟稠密的城市中，或只在深夜能鑒賞自然界景物嗎！到了白天，就好像有甚麼東西在背後推似的，大家都拚着命地做事，那裏有功夫鑒賞景物不景物呢！忽然看見對面街裏拉出來一部包車，從路燈下經過，只見車夫裸着胸頸；他這胸頸，就足以證明是被過風吹雨打，日曬夜露所得的代價，因為極像中古時代的羅馬騎士胸前胸穿的深黃銅凱甲的顏色。可

憐的車夫不過是被生活使命所逼迫成的。他睡眠未足，眼視着地，無氣力的拉車，跑出一種距離相等的慢步法來，連他的頭也隨着顫動。車裏是坐着兩位女子，那年歲稍老的好像是一位女僕，生得很是肥滿，兩頰暗紅而且亮，一隻赤足吊在車外微微的動，藍布褲子扯在膝蓋上，現出粗黑的腿來，顯然是個壯健的體質。伊那黑溜溜的眼睛，四方的亂瞧，嘴裏却在噉噉咕咕，不知說些甚麼？伊粗壯的臂膀堅抱着那一個睡倒在伊身上的少女，她——睡倒的少女——身軀生的非常苗條，穿着粉紅色睡衣，睡衣在凹入的胸腔前，摺成垂直的縐紋；她的頭枕在她自己肩

上，要掉下來的樣兒，披着細長而又烏亮的頭髮，中間顯出一個皮肉同死一般的乾枯而且慘白的臉；細而且直的睫毛，蹙緊着眉頭；眼眶下陷，露出一條細縫；口咬着她乾燥的下嘴唇，印了幾個深的齒跡；兩手緊緊的抓住她披下來的頭髮。她身子雖是很安閒的偃臥，可是從她臉上能看得出是受了勞乏和非常的痛苦。那女僕想把身軀坐得高些，但是沒有這種氣力，伊的嘴又抽動起來，臉上現出極煩燥的樣子，瞧了少女一眼，氣騰騰帶着沈重聲音對車夫說：「阿根，跑快一些……些，天要亮呢。」阿根——車夫——却一句聲不做的拉着車子往前跑。

我一動不動，一聲不響立在窗前。一層層的疑雲陸續湧上心頭，我足站着的地板，如同是吸鐵石，吸住了我不准我走，雖是車子一剎那間不見了，却使我記憶起來那睡在女僕身上可憐少女了。她在一個多月以前時常到對面街內去。她裝束得非常入時，頭上亂髮蓬蓬，S 髻，配着白裏泛紅的臉孔。短短的捲髮蓋着雙耳，耳下吊着光緒銅錢大的耳環，走起路來一前一後的擺動。她櫻桃般紅的嘴唇笑時，現出雪白似的牙齒，如同要對她情人說甚麼得意的事。最惹人注意要算她的眼睛了。活潑流動自然黑眼珠，發出斜睇的眼光，如同經過了長久的訓練。總之，

現在人們所公認的目標美人，她差不多達到了。呵！使我又連想起一樁事。在去年聖誕節那一夜，真神女學開了一個慶祝會。我同北山也被請去參與她們的盛會。大約可以容納一千多人的禮拜堂，已是擁擠得沒有空位子了。只見無數的頭顱，在各處搖動。有的人伸高了頸頸，向着異性方面的坐位凝視。格外是一班孩童們，充滿了希望與驚奇的眼光，望着沒有開會時臺上所遮蔽的黑幕。我同北山却很安靜的談心，並不大理會臺上的動作，實在我們未進門時，早已看了目錄單，所以對於前幾個無興味的目錄，也就不大注意了。不過被那些高一陣低一陣的拍掌

聲聽得有些麻耳罷了。北山有點不耐煩的樣子，對着臺上一望，說「真討厭！牧師讀聖經故事，也值得這麼拍掌！若是這樣的拍下去，不說拍掌的要拍痛手，就是我們的耳朵也要震聾了。」我答道：「那也不見得，只要是目錄就可值得拍呵！」話還未說完，大家的眼睛一黑，原來是全場的電燈熄了，以前的彩聲，笑聲，拍掌聲，都隨着停止了，烏黑黑好像今夜的沈靜，只有臺上是亮的。臺中立着一座道林紙糊成的白十字架，十字架的周圍繞着許多棕樹葉，十字架上面的牆壁掛了一個聖母抱嬰孩的圖像，嬰孩在母親懷裏顯出極親密的樣子，並表現出母子間的愛來。兩

位天使立在旁邊，伸出兩手，閉着眼睛，頭仰向着天。天空一個鴿子正在飛。忽然一位假裝牧師走到臺前，對着黑暗裏坐的大眾，流水似的說了一篇大篇話道：「……主耶穌誕生爲要救世人……他母親——聖瑪利亞未嫁老誠人約瑟以前，就被聖靈感動，受了胎，生下主耶穌。聖書上說：「聖父，聖子，聖靈，是一體。」所以我們今夜當怎樣的快……」我記不清楚了；但讀完了以後，琴的叮嚀聲又重復起鬧，臺下的人也隨着作一陣咳嗽，終又沈靜。琴聲一停，驀然地從十字架後舞出來一位身軀苗條的少女，「林愛麗女士的單獨舞來了，拍掌罷？」北山很興奮的問。我回

答道：「等她舞完了，再拍不遲。」這時我覺得對她拍掌，是我們應盡的職分。本來呵，她身上穿着繡花的白紗舞衣，背上穿了兩個白綢製的蝶翅，腰束着紅色緞帶，舞起來紅色緞帶也隨着身子飄動，第二天報紙所記「舞時姿態動人」的話，真不愧爲記者的筆法！她舞完十分鐘，電燈又亮了，這時「好」聲和拍掌聲，格外加大了好幾倍。我不知怎地忽然失笑了一聲，北山說：「你莫非笑她舞得露出雪白的腿子來嗎？」我迅速的答道：「不，不……我笑那老頭子在搖頭，唉聲歎氣呢！」北山看了老頭子一眼道：「怪不得他就是愛麗的爹喲。」我便問北山「她配人



沒有？」

「她父親是要把她許配給一

個開洋貨店的兒子。」

「她願意不？」

「她那裏願意！她還說：「寧可死，不嫁給我所不戀愛的人」呢！」

「那末她有沒有戀愛的人？」

「自然有呵！三年級裏那一個

混名叫做「蘭芳女士」的趙偉就是她所戀愛的喇！」

「呵！原來是他！」

由過去的事實和幻想，今夜如

同蜘蛛結網一般的從我腦海中想出來，證明今夜她狼狽不堪的現象，那能不使我滿腹的生疑。忽然想到深夜站在窗前呆呆出神的我，便又

啞然失笑了。

我因着昨夜失眠，所以今早七

句鐘纔起身到屋外散步，從東方初升起的太陽，很溫和射在大地上，發出美麗的光彩。昨夜所幻想的悲歡離合，苦樂，得失之觀念，從我心坎上洗刷一個淨盡，就是夜來所耳聞，目見的，不曉得究竟是怎麼樣呢。纔走出巷口，驟然看見許多人簇擁着在垃圾箱邊，他們——簇擁着的人——在彼此議論，一個形似老媽子的婦人大聲的說：「老面皮，無恥的男女，幹下事來，却攔在這裏丟醜。」聲音中充滿了玩罵的音調。在伊旁一個赤膊青年人笑着說道：「不攔

八

在這裏，只怕要養在家中丟一生的醜嗎？」一個臉上雞皮打折的老人歎一口氣說：「噫！如今的事兒也說不得了！那一種無人倫的事沒有？生個把私兒子也算不了一回事！看起來只怕還是大家閨秀所……」甚麼，難道是大家閨秀所做的嗎……何不送到育嬰堂去養呢？別一人這樣驚奇的問。老人說：「育嬰堂是好呵！不過送去有礙家聲罷了。」我聽了好生奇怪，於是走進他們談話的地方，一個可怕可憐的東西，觸進我的眼睛，使我不禁打了幾個寒噤，原來在垃圾箱門旁，躺着一個閉了眼睛的——不，却是一個死了的嬰孩，一塊極污的藍布包着他的全身，露

出一隻小拳頭，在他五官不清楚的小臉上，有十幾個金綠色的蠅在小嘴上爬進爬出，短而細的頸上，印了兩個深紫色的指印。看見那深紫色的手指印，我可怕了，世界上真是充滿了殘忍和暴虐的事！經過了十個月懷胎，而且是戀愛的結晶，所親生的兒子，因着不合時宜，就忍心的害死那弱而小的生命。這就是人類的特色嗎！但他也是人類呵！能不能起訴這件謀殺案？我沒這勇氣！但是法廷不理這件案子，却又是一個疑問。人們卑視他，無非是因為沒有經過婚姻手續，或者所謂不合法而產生的。然而世界不合法產生的多着

呢！我看着那可憐的小生命，使我感到昨夜忽然而起，突然而止的慘啼聲，在我腦海刻了很深的印象，我對自己的手指一看，感到一種寂寥的悲哀，在心頭蕩動。噯！實行害人的事，那一件不是人的手所造成？真是萬惡之首了！我低頭凝視着那可憐的小生命，覺得空氣中微微有些臭味。那老媽形的婦人又大聲開口道：「倒他娘的霉，一大早就遇到這個晦氣小孩子，昨晚輸了我八九上十吊錢。這個月四塊大洋早就沒了。」伊翻着嘴唇，氣憤憤地走了。人當中最難看的，要算那一隻粗毛而不馴順的哈叭狗了。牠兇惡的眼光沈視

着那已死的嬰孩。鼻子外的黑包皮不時的顫動，雪白的狗齒露出嘴外，要想去嚙的樣子。有時用牠兇惡的眼光防着同類來強奪這塊美食。平時牠供作手杖下與長裙邊的玩物，好像能發出真純的媚態，來得人類的歡心，那些紳士們與太太們却也以牠為知己。一樣的同自己吃大菜，睡銅床；然而當牠饑餓欲食之時，却不認得甚麼主人不主人了。我再不能看了，就是那散步的興味也沒有了，我於是回到家中，但未進門時，聽到一個小孩子聲音說「好了！掃垃圾的人來了。」

完



# 苦境餘生

第四號

「秋菊，倒杯茶來。快些啊……吓！豈有此理！還不快些起來！在那裏挺什麼屍？仔細你的嘴巴！」

史少爺跟他的母親去看戲，剛纔回來。口渴了，所以放大喉嚨的叫着。一邊又把脫下的衣服，袋裏的手巾和瓜子，學天女散花一般，拋了個滿地。秋菊嚇急了，連忙從牀上跳起來，倒了一杯茶，便三步兩腳的跑進去。史少爺接了一看，祇剩了半杯沒有潑光。他嫌少，把眉頭一縐；地上響了一聲，杯已粉碎了！秋菊的手已燙得通紅，還挨了一頓罵。

史少爺名字叫境培，是個富室子弟，又是史家一個寡婦的獨生子。所以他母親愛他勝過珍寶。百依百順，生怕逆了他的意，他就會天折了似的。因此境培長大了，自不免帶着十二分錦繡執袴的臭氣。艱苦憂患的滋味，他是從未嘗過的。

他七八歲時，他母親就請了一位姓胡的老學究，教他讀書。可是他讀兩天，歇三天。那裏有什麼大進步？這也怪不得他，因他從小嬌養慣，母親又不管，隨他高興；所以他讀書是掛名兒的，也是應景兒的。那位老先生，倒也省下些精神。閒着沒事，便搖着頭，看看書。雖則這樣清閒，但有時也不免氣得老眼圓睜，鬚鬚直豎，因為那境培，不特是第一等的頑皮，而且又聰明過

人。心裏不高興讀書，就搗鬼胡鬧；想法子捉弄老先生。他的頑皮計策，倒也足使人發笑。

有一天，胡老先生訪友去了。境培趁這機會，拿一把種花的小鋤頭，走到胡先生臥室門前。靠近門檻，掘了一個一尺直徑的洞。倒了一桶水下去，然後折些小竹枝架住洞口。竹上鋪兩張報紙，再把沙泥蓋上。表面看來，和沒有掘過一般。事完，便隱在玫瑰花叢背後。歇一會兒，就聽見電鈴響，知是先生回來了。便探着頭，朝那小沙路上望着。胡先生進了大門，繞過小荷池，從小路上慢慢的走來。剛要跨進去，不提防一脚踏在洞口上。小竹枝和報紙，怎承得起他的重量？一隻脚既踏入水泥洞裏，體勢就不平均，往前一衝。兩手連忙扶住石凳，雖未撞傷，却已叩了一個頭。境培忍不住笑出聲來。他還急忙跑出來攙扶呢！

星期六是他作文的日子。有一次，胡先生出了一個題目「我的志願」。他做了一百多字交卷。胡先生看完說道：「境培，你今年十四歲了，還是這般胡鬧，不肯用心讀

書。你這卷上還說若不能留芳千古，定要遺臭萬年。須知留芳千古，固然難事；即遺臭萬年，也不容易。自古的大奸巨滑，都有非常的本領。豈是人人做得來的麼？若沒有學識，沒有本領，就插了翼也飛不起。你母親以爲日後用不着你自謀生計，所以放縱你。但我老實對你說，父親的遺產是靠不住的。祇有你自己的品德，學識，經驗，和技能；纔是奪不去，毀不壞的真財產呢！我希望你從此天天來讀書，不要再間斷了。」境培也不聲也不答，祇是呆聽。歇了一會兒，胡先生又出一句「青年須立志」叫他對。境培便應聲道：「白首莫關心。」胡先生點點頭，放了他出去。心裏想道：「這孩子雖是可惡，還有一點靈機。可惜太頑皮。他若是肯用功，前途真不可限量。將來能立一番大事業，做當代的大文豪，也說不定啊。但若誤用聰明，走錯了路，那就可慮了！不是人羣中的害蟲，也就是社會上的強盜咧！」

境培被胡先生教訓了一頓，心裏着實不受用，便又想法子捉弄他。等到晚上將睡的以前，胡先生到廁所裏

去了。他便偷偷的抱了一隻大貓，走進先生房裏，拿起床上的枕頭，把套子脫下，將枕头向床底下一拋，便忙把那大貓裝進套子裏。然後替貓搔癢，撫牠睡着了。他聽見遠遠脚步響，便輕輕從後窗跳出來了。胡先生走進去，就上床睡。頭剛枕到枕頭上，那貓被他壓醒了，嘩的一聲叫起來；四隻脚在枕套裏亂抓，把胡先生的頸項抓出幾條痕。他又氣又笑；下床找着枕頭，放了貓，纔能安然入夢。

我們都已曉得境培是一個頑皮刁滑的孩子。但還不止這樣呢！少爺的架子，擺到十足，少爺的脾氣，也鬧到十二分。簡直是一個驕橫無道的混世魔王，那裏還似一個好公子？他平日又沒有什麼親戚小孩來往，閒着不過伴母親看看戲。吃吃穿穿罷了。禮儀規矩，世態人情，和實際經驗，他又那裏懂得？雖具了人形，其實是一個米蟲。但這也不能怪他，因為他是受環境的栽培啊！

境培十五歲那一年，撞着廣東的政黨，爭持得非常劇烈。戰雲彌漫，戰線縱橫；民心頓然起了恐慌，逃的逃，避

的避。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們娘兒兩個，住在廣州西關，也被括入戰線內。他母親自然擔驚不小。急急的遣散僕，辭了胡先生，各走各的路。她收拾細軟，把一切房產地契，銀行存摺，都緊扎在身上。罩上一件黑布衣服，帶了兒子，逃往香港暫避。但可惜動身得太遲了，巷口已被軍兵把守。那些武趕趕的軍人，把他們截住，向她身上搜檢。她稍抵拒，不想更加上當。有一個不講人道的虎狼兵，舉起刺刀就刺，可憐她年將四十的人，竟被刺傷左臂！一時身心俱痛，血淚齊流。但有什麼法子呢？祇得站着，讓他們搜劫一清。境培因扮成小使一般，所以他們不曾注意他。他眼看着母親被人刺傷，已嚇得面無人色。趁着兵士搜檢後來的人，他便急忙攙了母親，硬着頭皮，混了出去。走到一處沒人的牆角下，便站住；拿手帕替母親把傷口束住。看看傷口雖不十分深，但只是血流不止。束好了，娘兒兩個，眼淚汪汪的向前走。那時候人力車也極稀少。好容易纔撞着一輛。不管車錢多少，娘兒兩人同乘了，一直到輪

船碼頭去。境培貼身衣袋裏，還有些零錢和兩張一百元的鈔票，未經兵士搜去。唉，這就是他們活命的資本了。

過了八個鐘頭，船已到了香港。那時已是三更天色。境培低問道：「媽媽，你還走得動麼？我看見對着這碼頭的一排房屋，都是旅館。我們就到那裏歇歇好嗎？」他母親的面色已青白非常，氣力也弱了。聽見境培問她，便點點頭。扶了境培，勉強振起精神；慢慢兒走進那最近的旅館裏。那時她臂上的血，還流個不止呢！境培急了，馬上叫雜役打電話請醫生。不一刻，醫生來看過了，把傷口洗淨裏好。定到一邊，搖着頭對境培低低說道：「現在血雖止住，但因救治太遲，血流出太多，恐怕活不上兩個鐘頭了。」說完便自去了。

醫生的話已被雜役阿旺聽見了。他眼睜睜的向境培說：「先生，他已沒有希望了，還是抬到醫院裏去罷。這裏人多，很不方便。」

境培這時候又慌又急，手足無措。聽了雜役的話，只

氣得目瞪口呆。若是家裏的用人這樣，早就賞了他幾個嘴吧子。現在時勢不同，就拿出少爺架子來也是沒用。良久祇得低頭下氣哀求道：「好兄弟，求你將就些罷！我母親只有兩個鐘頭的命。若是抬入醫院裏，少不得要用帆布車車去。路上顛頓不平，豈不是催他死嗎？剛纔在碼頭上已暈過一次了。如果在半路死了，那末，醫院也不肯收。叫我怎樣好呢？我們因避亂初到這裏，又無親友可投；難道讓她死在街道上麼？若是這裏一定不能容留，我也祇好跟着死在街邊了！」說着，眼淚不住的滴下來了。那時候賬房總管王先生，也站在旁邊。聽見境培說得可憐，而且他那副驚慌悲痛的樣子，實足令人酸鼻。王先生本是個忠厚長者，動了惻隱之心，於是安慰境培道：「先生放心，就在這裏也使得。不過出喪要由後門，纔不礙着其餘的住客。不知先生願意嗎？」境培連連點頭，王先生便又說道：「現在先要預備後事，一切應用的衣衾棺木等物，我派人替你辦罷。」

「很好很好，我煩先生替我主理一切，蒙先生這樣見憐，實在感激得很。」境培一面說，一面從袋裏摸出所有的銀錢，祇留下十元，其餘盡交給王總管。然後回到房裏，看見母親閉着眼不動，心裏一慌，急忙奔近床前，見還有氣息，心纔略定了些。摸摸她的手，覺得比自己的涼。她握着兒子的手，睜眼說：「茶。」境培便遞給她呷了兩三口，覺得清楚些。看了看境培，就眼圈兒一紅，淚汪汪的說道：「培兒……我們娘兒兩個，相依爲命，已有十五年了，從來沒有一天相離過！我一心要你看你成立，想不到今日……竟要永別了我呢？生死都是一樣。不過未盡我愛護養育你的責任，未免心裏牽掛；但沒奈何，命該如此，也不必說了……唉……祇可憐你……子身孤立，無親無友。你爸爸的遺產，又被那些該殺的賊兵，搶掠一空。叫你兩手空空，怎樣過活呢？我因當你是寶貝，所以捨不得嚴督你讀書，連人情世務也不曾教你學。我現在纔知，愛你反害了你。你這小小年紀，怎叫你向那險惡的世道上去呢？」

：「唉！我死了也不放心的！這都是我自己的罪惡，我也不能怨天。但望你從今天起，樣樣要學好，不要趨於下流。事要忠勤謹慎，克苦忍耐。或者天公見憐，光大你的前程。就是我……我的陰靈也一定時時……保……佑你……」說到這裏，已哭不成聲。氣愈發喘的急了。聲音也沒有了！不用說，境培已哭到淚人兒一般，伏在床前，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停了四五分鐘，境培聽得他母親喉間咯咯的響；忙擡頭揩淚一看。見她的眼皮一翻，手足一伸；她的靈魂兒已和肉體脫離關係去了！他不禁頓足哀號，放聲大哭起來。王先生聽見，便知她已死了。忙進來勸住境培，又叫人料理一切。準備明天早上十點鐘出喪。

過了兩天，那旅館裏一間三等房裏，一張破舊的板床上；睡了一個面無血色，骨瘦如柴的少年。枕着一個被眼淚浸透了的枕頭。唉，他就是死了母親的史境培！

他因爲從廣州逃出來，已受了不少的驚嚇。再加上

母親死了，過於悲痛；所以那日送喪回來，就病倒了！可憐留下的十塊洋錢，除了兩天的膳宿費和藥費，祇剩了四元。再過兩三天，這裏就住不成了。世態炎涼，人情似水。那些旅館裏的雜役，什麼阿貴，阿旺；早就白眼相加，連茶都沒一杯給他吃。舉目無親，有那個理會他呢？

他何曾睡得着？他的半開半合的眼，呆呆看着那暗無星月的天。腦海裏做影戲。送喪時，只有他跟着棺材，那種悲涼的情景，和跪送掩埋時的慘酷印像；都一一湧現。又想起從前依着慈母，做大少爺，何等快樂？何等威風？今日竟無人過問。並且前路茫茫，不知去向。沒有才力本領，怎能自謀生計呢？他想到這裏，不禁淒涼欲絕，悲苦萬分。恨不會抱住棺材，跟了母親去；倒可省了些憂懼哀傷。境培這時候，真是呼天天不應，問地地不答，哭得聲嘶力竭。無可奈何，只得恨恨的歎道：「世人作孽，還自生兒育女；至於兒女的苦樂，便不顧了。咳！媽媽呀，你既不能愛護我，至於長成，又何必生我，使我受這些痛苦呢？又何不帶了

我去，永遠和你在一塊兒呢？」他止不住嗚嗚咽咽的哭着。他一夜沒睡。身體發熱，腦漿也發熱；幾乎要燒起來。兩眼紅腫，面青唇白。母親陰靈有知，看見他這樣；不知要怎樣心痛呢？

東方白了，嬌豔的陽光，漫漫兒從那靜沈沈的天空裏躡出來。五彩的霞光，直射到病榻前的玻璃窗上。若是別人，看了這天然的曉色，一定覺得舒暢爽快。但碰到境培的眼簾上，那裏是什麼霞彩？簡直是一盤血淚的慘色罷！不特不討好，反而惹起他的煩惱。因為他的心理，是恨不得把一分鐘牽長了當一年；省得出去沒處安身。現在太陽出來，不是已過了一日嗎？再過兩天，錢沒有了，叫他還活得成麼？

那天午飯後，境培正閉着眼養神；恍惚聽見腳步聲響。睜眼一看，原來是總管王先生。他那副仁厚的容光，和慈祥的眼色，彷彿是黑暗途中的一線亮光。境培望他笑了笑，說道：「王先生這樣關切，又勞動你來看我；心裏



着實過不去。我並沒有什麼大病，只是頭痛身熱。蒙你早上叫人替我買藥，吃過了，已覺得好些。病倒不要緊。祇有一件事要求你。老伯仁者，諒必能憐我愚幼，略加照顧的。」王先生坐在床邊，接着說道：「你說你說。若我能做，一定替你盡力。拯危扶弱，是人們應盡的責任。況且你沒有親戚，年紀又小。我既見你飄泊無家，若不幫助，怎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呢？你說罷。」

境培聽了，心裏大大的得着安慰。不覺又悲又喜，喜的是，在病苦患難之中，竟撞着這麼一個好人。悲的是，慈母見棄，乞憐於人，何等卑鄙？想起來，真是怨憤填胸，說不出話來。王先生連連催他。他只得忍淚說道：「並非爲別的。祇因我沒有錢了。這裏不能久住，要另尋安身之處。我從小在家嬌養，沒有認真讀書。遂致今日什麼事也做不來，真是悔已無及。但求老伯替我找個地方，就做沖茶掃地的小使，也是願意的。這些事我雖未做過，但學學也就可以了。」他說到這裏，便把頭低了。

王先生想了想，說道：「有了。我有個親戚在某報館裏辦事。我就託他薦你到那裏；或送報紙，或做些雜事，好嗎？」

「好極好極！這比掃地沖茶強多了。我就去送報紙罷。蒙老伯費神，感激不盡。將來有好日子，一定再來拜謝。」境培說着，便掙扎坐起來。因爲這大問題解決了，所以精神魄力也就加增。王先生去後，又差人送了一碗粥。一碗藥來。境培吃了，安安靜靜睡到天亮。

第二天清早起來，覺大好了。雖還有點頭重脚浮，也顧不得許多。洗過面，胡亂呷了一碗粥。把孝衣脫下，仍舊穿上逃亂時用的鄉童衣服；便去找王先生，領他到報館裏去。

車馬絡繹，行人如織。熱鬧的中環街上，新添了一個送報童子的足跡。看他面雖瘦而清秀，衣雖敝而整齊。舉止言談，絕不類下流人物。眉目間現着沈毅深思的神色。一望便知他是個謹慎忠勤的少年。走路的時候，他兩隻

靈活的眼睛，一面看路，一面看報。閱報的老主顧見了他，都問長問短的和談話。有些人說他是一位親近衰窮的少爺，也有些說他將來一定不可限量的。因他談吐非常溫雅。對於報載的世界潮流，國家大勢，也很熟悉。這樣一個伶俐的送報人，怪不得人家讚嘆。他是那個呢？讀者早已認出是境培了。

他自到報館裏，天天去送報。午後回來，在辦事所內照應茶水，做些零星雜事。八點鐘以後，就可以隨他的便。頭幾天好不難過？從前出外，不乘車，就坐轎。何曾多走一步？現在天天奔走於烈日之中，跑得兩條腿着實酸痛。脚底皮也增厚二三分。幸虧手裏有報，走着走着，纔略略把酸痛忘了。回到報館裏，又是人生事不熟。新到初來，難免被人欺侮。這個叱，那個喝；弄得他頭昏腦轉。往日祇有他么喝丫頭，打罵僮僕。那裏受過人家的么喝？但不受又待怎麼樣呢？祇可忍氣吞聲，謹守母親臨終的遺訓；勤謹做事，由他們欺去。把「能屈然後能伸」的話，安慰自己。

但氣狠了，也就不免怨恨天道不公，奪去他的慈母，給他這樣的苦境。有時又怨他母親，不該生他在世上受難。

境培自母親死後，已漸漸的嘗着憂患困苦的滋味。他既受了好些挫折，便不知不覺把那執拗的習氣，消滅淨盡。一位嬌頑浮躁的史少爺，竟變了一個謙慎忠勤的好青年。真是前後判若兩人咧！

過了一年的光景，中環街上早已沒有史境培送報的足跡。香港日報和各種雜誌上，反刊載了很多史境培的作品。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他送報兼看報，讀了不少好作品。對於那些名著述家，不覺起了敬慕之心。在報館裏又看見什麼主筆，主任，記者，述者，在那裏披閱稿件的披閱稿件，寫的寫的，作的作。都是眼不離字，手不離筆的忙得好不得意。忙了一陣，第二天就有千人誦萬人讀。這種事業，豈不有趣？正在羨慕，忽然想起往日貪玩逃學，好動欺師的嬌頑情狀。心裏便自言自語道：「早知有今日，我死也不敢偷懶。都是媽媽和胡先生不管束我，我那裏知

讀書是有好處的呢？若是我肯用功，現在也許能和他們一樣，在那裏手不停筆的揮寫咧！怎至於站在門外，替他們倒茶呢？」想到這裏，慚愧，憤恨，懊悔，都打作一團了。

那天以後，他就立志發奮。把日報當課本；和念四書一般，把每天的報讀得爛熟，又找些舊報紙練字。晚飯後八點鐘至十一點，就是他自己上課的時間。主筆先生常常見他默默的讀報，有些奇怪。有一天叫境培去問，纔知他也讀過好幾年書。雖因不知自愛，沒有什麼大進步；但普通書籍，都看得懂，書法也還清秀，也就算難得的了。而且見他作事又伶俐，又勤謹，比其他平庸的人不同；不覺有了憐愛的意思。便就叫境培以後不必去送報，祇在辦事所內坐着，替他繕寫些零星文件。又叫他有空閒兒就看書。室內有好些小說和舊稿件，可以隨意取閱。境培天姿本來聰敏，况又肯刻苦；何愁什麼事學不會呢？沒多大工夫，他也能作了！晚間睡在床上細細的想，早上起來急急的寫，日裏便歡歡喜喜地，讀自己的作品。所以不上一

年，境培的名，竟在日報和雜誌上，大出風頭。還有很多讀者，說他的思想超卓，文筆清暢咧！他又曾向主筆討出兩個鐘頭的時間，每晚在近邊的一間夜學校裏讀英文。主筆先生見他這樣好學，更加器重他，還說要替他出學費呢！但境培心裏想：「感恩效死之心，名士所重；多受一分恩惠，良心上就多一分的負擔。我又何苦使我良心做恩惠的奴僕呢？」所以他婉辭謝却。自己極力節省，把每月的工資充學費；且有些稿酬添補，也就敷衍過了。這便是境培一年中的經過。

歲月如流，一轉眼間，又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吱吱吱」那震天的蟬鳴聲浪，從翠茂的樹陰裏傳出來，把境培噪得煩了。他擱了筆，拿起報紙看看。第一頁上，有一行字，竟把他的注意力吸盡。那行大字，就是上海某大學附屬中學，招收半工半讀的苦學生的一篇廣告。他看了又看，幾乎背得出來。他想：「上海是全國教育和文學的中心點，也是文人學士的聯合會所。我何妨去做個苦

學生；看看那裏的教育實況，也教我擴增對於文學上的眼光。這兩年我已積下三百元，總設做盤費，雜用，和今年的學費。況是半工半讀，每年祇收七十元。我入校以後，還可以於功課餘閒，繼續我的文字生涯，預備明年的費用。經濟問題，或者可以不必深慮。」想定了，拿起筆就寫信去報名。主筆張逸懷先生，便做了他的保證人。準備八月二十五號，束裝長行，負笈申江；乘風破浪，直走他遠大的前程。真是壯氣沖牛斗啊！

秋桐落葉，衰草凝霜，西風颯颯，涼氣襲襲；宇宙間又換上了一番景象。那無際無涯，如鏡如水的碧天，高掛着一輪普天同照的明月。那銀白的光輝，斜斜的射到一所高大的宿舍內，一間臥室裏。窗檻上坐着一個穿灰布袍子的少年。他面上帶着一片非哭非笑的愁容，抬頭默默呆呆地，看那燦爛的月亮。看了一會兒，便把頭低了，閉着眼睛。又停了一刻，他急忙睜開眼，伸手指在窗檻底下的書桌上亂摸。在一大疊文紙稿紙中，找出一張乾淨紙。又拿

了一枝筆，醮了墨，就在膝上，連真帶草，寫了四絕望月抒懷的舊體詩。寫的是：

遙望長空一色天。月華如水最澄鮮。

秋來月好仍如舊。國事蜩蟬幾變遷。

屈伸如意是英雄。圓缺何曾損爾躬。

自有精靈垂不朽。一輪照澈海天空。

霧掩雲遮任好風。清輝爾自醞於中。

眼前磊落多奇士。可許胸襟似此同。

世人每望月長圓。月苟長圓便不妍。

正因有缺招人賞。圓缺盈虧自古然。

寫完念了一遍，便連筆一起擱在桌上。自己依然沈思。他想的：

「今夜月色分外光明。可惜我無心玩賞，徒然增加我的感慨！同學們都已離校，各自回家。賞月的賞月，遊玩的遊玩。手足歡晤，天倫樂聚；真是使人妒煞！這裏呢？還有幾個外省來的，留着未去。但他們總是有家的。不似

我這孤獨鬼，孑然一身，祇有形影相弔。大地茫茫，我家何處？咳！過了中秋，天氣就要漸漸的變寒了。我的棉袍，已被我當了錢買一本應用的書籍。我以為多作兩篇小作品投寄各處便可以把他贖回，冬天好用。那曉得我的功課越弄越忙，功課以外，又要替學堂裏做多少事。整天手忙腳亂，簡直沒有空兒執筆。若再這樣忙下去，豈不要叫我凍死了麼？若是向同學借錢，那我情願凍死；因為借債實足以賣却我的自由……天呀，我既生成這苦命，沒親沒家；又處着這苦境，無錢無力。天何厚人而薄我！——咳！我的媽媽，你還說你死了，你的陰靈也保佑我。現在怎樣了？人死了究竟有靈沒有呢？我的棉袍……我的媽媽……

「嘻……我的……」我的「到底什麼是我的這「我的」兩個字，真是奇字。牠沒有一定的範圍和意義。能伸能縮，能大能小。牠和我一齊生長。我的智識加增，牠的範圍也就跟着擴大。起初祇有媽媽是我的。後來，玩具，衣服，朋友，社會，家國，都漸漸加入這「我的」的範圍內。這兩個字，確

是人生少不得的。但到底什麼是我的？我所有的，就是我的；這可說得去麼……咳……恐怕未必。總之「我的」是快樂的源泉，但可惜牠也是憂患的種子！——我沒有兄弟姊妹，所以我不想他們；因他們不在「我的」範圍內。爸爸我沒有見過。因他死時，我還在媽媽肚裏呢！所以我也十分想念他。但自母親死後，那「我的」兩字，就和受了劇烈的地震一般；崩陷了一大部分！若是我從前沒有「有之之樂」，又何至現在有「失之之憂呢？」照這樣看來，我也不敢叫什麼是我的了。因為東西會毀壞，朋友會分離。世界上事事物物，都不能長保是我的。我怎敢再叫那暫時的东西是我的呢？但「我的」兩個字，是人生少不得的。那末，我一定要有他纔是……唔……有了！那和暖的春風，光輝的秋月；那夏天流經溪澗的清泉，和冬天映着雪光的夕陽，豈非都是我的麼？宇宙是我的家，牠所包含的自然界，也就是我的產業。我可以取用不盡。既沒有人干涉，又不愁牠會毀壞和分離。無論何時何地，自然界

總在我身邊，在我眼前的伴着我。不錯，牠是我的安慰，快樂，和家鄉……嘻嘻！這無窮盡的天然產業，竟是我的咧！這是何等的快意事！——咦！……不對，我說錯了！……生命是旅行。誰不是世界的旅客？誰又是物的真正主人？唉！死期到了，連這些無窮盡的自然界，也不再是我的呢！我空手來，也要空手去。還敢說自然界是我的。豈不害羞？豈不是獸子？——然而人類生來是平等的。大家都一樣的有五官百體。爲什麼我不能享受所有的東西呢？雖是貧富的界限森嚴，東西不盡是我的，牠們也會敗壞和分離。但又有什麼要緊？我祇盡心愛護一切，精神上當一切是我的就是了。況且成敗得失，真假有無，都是一樣。我又何必這樣默，不說一切是我的了！……但我的媽媽死了！我的棉袍當了怎樣……！

他越想越糊塗起來。腦袋裏發了一大篇無謂的牢騷，仍沒有解決贖棉袍的問題。頭腦委實已昏倦到了不得；一爬到床上，就呼呼的睡着了。月亮的光已從屋背上，

走向那一邊，不再照在境培的窗上了！

境培入校，已有四年半。每逢考試，他總是名列前茅。又因他勤儉謙慎，所以全校的師友，沒有一個不愛敬他的。對於經濟上，他極力的掙扎，還可以勉強支持。幸未至於輟學！現在他成功的日期已不遠了！

「叮噹！叮噹！」鳴鐘上課了。一班學生，都齊齊站起來，恭恭敬敬向史先生鞠躬。然後很肅靜地坐着聽書。忽然第三排裏，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道：「史先生，昨日那課書裏，有兩句「天定可以勝人，人力也可以勝天。」我不十分懂得。不是不懂他的意思，只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請先生再講講好麼？」說完，仍舊端正坐着。

史先生答道：「這有什麼難懂？換一句話說，就是「環境可以造人，人亦可以造環境。」我有一件很貼切的事實，可以譬喻。我就說給你們聽罷。」於是他把他的歷史，奮鬥的經過，憂患的滋味，和困苦的情形；洋洋洒洒，痛痛快快的說了一遍。最後又說道：「我的產業破，我的母親

死，使我零丁飄泊，這豈不是天數？倘使我怕艱難，不肯刻苦忍耐，和環境戰爭；那我早已做了餓死鬼了。我所以有今日，便可以說是人力造成的。我從前苦極的時候，每每怨天道不公，厚人薄我。我現在纔明白過來。天道無私，無論怎樣苦我，總含着一番好意。這邊使我樂，那邊便使我苦。屈我於此，也必伸我於彼。若是我遭患難，那末，我不過是一個執袴子弟，靠着遺產過活，老死牖下，和廢物相等。不特不能盡些為人的責任，反而做了人類中的蠹蟲，

阻礙世界的進步。雖是豐衣足食，也不見得樂到那裏去。死的時候，還不免良心自責，怕見鬼神的面呢！「艱難為成功之母，挫折是立志之基。」這兩句雖是老套話，但依我經驗過，實在一點兒不錯。還有一層。我奮鬥的成功，全靠我的老師，胡先生，開導我，和我母親臨死時，策勵我。不然，我摸錯路徑，出了正軌，那我已做了強盜，也說不定啊！胡先生說：「遺產是靠不住的，祇有品德，學識，和經驗，纔是奪不去毀不壞的真財產。」我母親的遺訓是：「你要

學好，凡事要忠勤謹慎，克苦忍耐啊！」我死命的牢記着這些話，所以纔有今日……境遇無常，人情變幻。你們聽了，就把這幾句話當做處世的格言，也未嘗不好啊！」全堂的學生，都出了神的聽呆了！

境培已穿過學士袍，戴過方帽子好幾時了！他畢業後，就在校充當教員。一面還是做他文學上的工夫。著了不少的書：什麼哲學咧，文學咧，倫理學咧，教育學咧，樣樣都有。因為他平時對於各門，都非常留意；又肯悉心研究，所以他心得獨多。他還有很多很多長篇短篇小說。社會上的人，對於他的著作，都非常歡迎。因他立意純正，思想極超妙，文筆又活潑。所以他的著作的價值，一天天的加增。他在文學界的地位，也就跟着一步步的抬高了！境培在教育界和文學上，都佔上了一席之地。得享盛名，真所謂甘盡苦來了！然而人們受了困苦，或他種刺激，然後志實心專。心專就不及旁顧。這是自然的道理。若是到了志得意快的時候，那就不免要分心想別樣了。這也是

人的常情罷

從前的境培，好像一個上山斫柴的人。目的在山頂的柴；對於旁邊的花草樹木，一概不注意，也沒有工夫去細看。現在呢？到了山頂，柴也斫到手了。意得志滿，少不得要張目四望，一飽眼福。從前未及注意的事物，現在也要流覽及了！

他的同事中，有一位音樂兼理科女教員余漢昭女士。伊是一個美國留學生，得過碩士的頭銜。回國後，便應了這大學的聘，和境培相識已有一年了。伊雖不及小說上的什麼安琪兒；但伊和愉含笑的容光，端莊清雅的姿勢，也別有銷魂之處。況且伊生性謙和誠樸，絕沒有留學生的架子和氣味。所以境培既慕其才，又愛其品。心裏早存下主意，祇是呆等機會。伊呢？雖也很欽敬他的爲人，並且憐他的遭際；但伊絕沒有別的意思。因爲伊在美國的時候，遇見了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所以伊已灰了信託的心。伊對於境培，純是一段篤厚的友誼罷了。

有一天，正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境培和漢昭女士，在那濃翠的樹陰底下，碧油油的草地上散步。約有一刻鐘的工夫，他們便坐在樹旁的石檯上，開低聲的談話會。微風吹過，隱約聽見余女士說道：「我委實不能答應，還請先生原諒我罷！」伊說完就站起來。境培的面顯着灰敗失望的神色，垂着頭勉強跟在後面，送伊回到教員室裏。自己帽也不戴，兩眼注地，忽忽的出了校門，往東去了。他想：

「罷！罷！世界這般大，竟沒一個人能知我愛我憐我！我這苦境餘生，竟碰不到一椿順意事。還有什麼生人的真樂趣？簡直連鬼也不如。唉！罷！罷！罷！不如罷了！……」

第二天清早，街上就有人相傳。說是某大學的教授史境培先生，昨夜兩點鐘，投了黃浦江；幸虧有人看見救了上來。救活了，天一亮，就送回學校裏去了。這麼一個大人物，還要投水！不知因什麼事啊！真奇極了！



境培睡在自己床上，閉着眼睛，如醉如夢的心裏亂想：「我記得我已飲了好些黃浦江水，怎麼現在又睡在床上呢？我這十年中，飽嘗憂患，磨折毀了。怎麼他們還嫌未殺，把我救活了再受呢？咳！多事的毒心人，真可惡極了！——咳……伊這樣一個好人，也拒絕我！世界上還有可親的人麼？天意到底是怎麼樣？厚我呢，還是苦我呢？……」他深通哲理的腦根，便急急的答道：「境培，你忘了麼？你從前總是抱着很曠達的樂觀主義。不論什麼事，都是逆來順受。你還對學生們說，「無論怎樣苦，苦中定包含着「一番好意」。怎麼自己又疑惑起來？天道自然始終厚待你。因為你既受了這孤寂的身世，便有意再使你如野鶴閒雲，無牽無掛的暢暢快快過這一生。……倘使伊肯做你終身的伴侶，你自然能享些家庭幸福。但幸福不是可以白白得來的啊！一定要出相當的代價纔行呢。伊若歸了你，那保護，供養，和教育子女的責任，便都跑到你的肩上了。終日裏牽腸掛肚。或者尙不免死別生離的

苦！何必自尋煩惱呢？幸福的底層，便是煩惱；苦惱的當中，也自有幸福。——伊既拒絕了，我勸你也不必默想。從此安安靜靜地，消受你現在清淨活潑，無慮無憂，自由自主的幸福罷！專心一意，替社會出力做點事，不是算了麼？「浮生若寄誰非夢，到處能安即是家。」你又何必定要物質上，有形式的家呢？境培想到這裏，不覺心中好笑起來：「我爲這一點事，就怨氣迷心。把前功盡棄，跳入黃浦江尋死。未免太量窄，太小氣了！朋友們曉得了，豈不要笑話嗎？我現在心胸舒暢了，我決定依剛纔的主意行罷！……吓，不妥當！這不合人倫的道理。怕惹煩惱，就是膽怯，沒用。自求清福，不顧人類前途，這也太過自私。這個罪名，我擔不起！——這也無妨。世界上祇有一個史境培。雖有些和我一樣的遭際，也未必和我一樣思想。就算少了我一個，也算不得什麼。我雖不能替國家多造幾個好國民，但我仍可以替同胞們，教育將來的新國民。並且還能著書，教後代的國民。盡心竭力的服務社會，也就可以告無

罪於我中華民國了！若是人罵我不倫，我就說他不通。人說我默，我便笑他呆。有何不可……人們都是在這世界共舞臺上扮演，各扮各的，各演各的。下臺之後，還有什麼是是非非呢？究竟又誰是誰非呢？」

他主意定了，心裏也暢適了。他睜大眼睛四周一看，見室內坐着幾個好朋友，很靜默的等候他。一見他睜眼，都急忙走到床前，問他底細，以便勸慰他。境培祇是微笑，把他們全數裝入悶葫蘆裏。那天他仍照常教書。他的神

色舉止都和往常一樣。面上反比從前快樂多呢！他仍繼續他的工夫，他也依舊是漢昭女士的朋友！

晚上沒事，也沒有別的思想擾亂他的腦海。所以他一刻工夫就睡着了。他夢見自己還在課堂裏講文學史，恍惚看見那本，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有史境培的名字，夾在胡適之梁啟超等，一班大文豪的當中呢！

完

## 枕戈樓漫話

蔣竹農

### 蚊子喜歡的顏色

美國劍橋大學的納他兒博士，想要知道蚊子集聚什麼顏色上最多，就用許多的盒子，上面塗了青、白、赤及其他各種顏色，試驗了十七天，結果則青色的最多，其次為暗赤色的，最少的則為白色。這試驗，都緣和草木叢中是一樣的結果。



棕欖香皂婦女均歡迎  
 樂用因為確有清潔皮  
 膏而兼有滋養之功能  
 使肌膚潔白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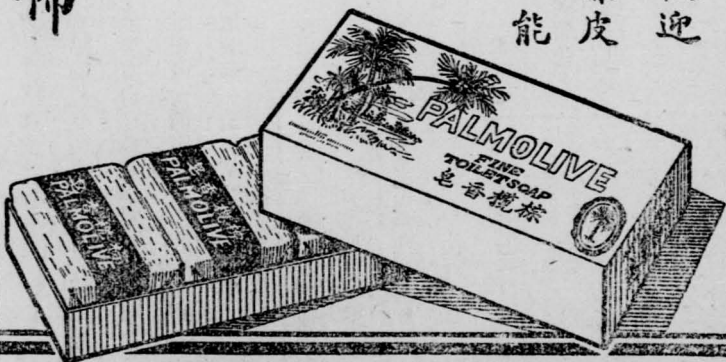
棕欖香皂是用棕果橄欖二種油所  
 配合的所以去垢淨膏非用棕欖  
 香皂不可因為這二種油已有數  
 千年之信用迴非常品可比且  
 香味出於自然更能永遠保存

各埠各大商號均有出售

上海

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佈





# 小幻術

## 夢洛

### 靈之試驗

#### 演法

演者道：「大凡物之足傳千古者，必蘊有一種特質。此質即吾人所常言之「靈」。靈之一物，實含有天地間無窮之奧妙。即以最小之能力言，亦可入水不滅，入火不燃。余知諸君必有疑吾此言者。但此言實非余理想之談。可實現之於一小小試驗中。」說畢即在懷中取日記本鉛筆各一，揚示觀衆道：「此爲一日記本，英名 *Book*。此爲鉛筆，英名 *Pencil*。皆諸君日常必用之物。但吾人即能以此極小極普通之物，試驗吾人各人所具之靈。靈本人人所有，所謂人爲萬物之靈。但靈有強弱之別。今余想得一法，請諸君中不論何人，在此日記本上寫幾字，或畫一畫，然後以火焚之。倘畫者之靈強，則焚成灰燼後仍能復原。倘畫者之靈弱，則成灰後即不能復原。」說畢即授日記本鉛筆與願受試者，或書或畫。一聽受試者意，畫好後即將此頁撕下，當衆焚去。然後以一小小方報紙包之，置一瓦盤中。對之略作手勢，將包解開，則仍係受試者親筆，未成灰燼也。

(最好作二人試驗。第一人解開。仍係灰燼。謂受試者靈弱。第二人再復原。謂受試者之靈強。故不焚)

預備

(一) 幻日記本一本。製法如A圖。在第三頁上貼一複寫紙。(如作二人試驗。可將日記本之末面第三頁照樣製。正面給第一人試。末面給第二人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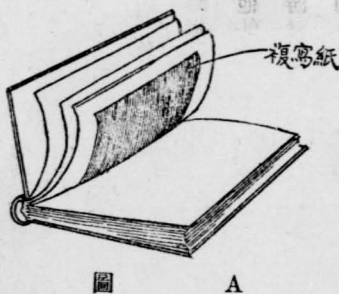


圖 A

(二) 幻紙包一個。(如作二人試驗。預備二份)製法如B圖。以同樣甲乙二紙包背對背貼合。(此包最好用申報紙做。因有黑字在上。使人一見。恍如平常字紙)

關鍵

日記本由受試者畫好後。將第一張扯下。(此時對

衆講些閒話。延長時間。) 扯後之日記本。即放在後面靠幕桌上。由助手暗將複寫紙下之一張扯下。包入幻包之甲包中。(乙包仍解開。使觀者但見一方字紙。不見其包) 演者將扯下一張燒去後。即至靠幕桌上取一小方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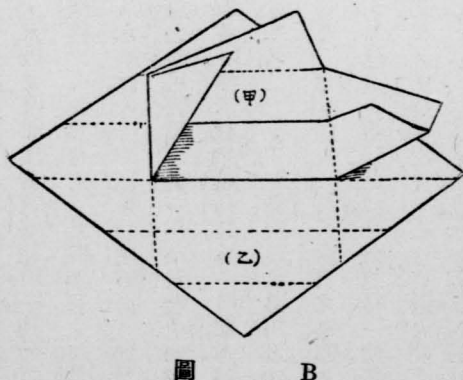


圖 B

(即幻包) 當衆將灰包入。(此包即乙包) 待手勢作過。解開(甲包) 則仍試者親筆也。

注意一——鉛筆與複寫紙須同色。

注意二——甲乙包須認請。



# 捕盜記

By Captain George Ash

張碧梧譯

原序云。這一篇記事的作者。是鼎鼎大名。坎拿大的捕捉盜匪之人。現在受美國陸軍部之聘。專把搜緝和捕捉盜匪的種種方法。教給美國的軍隊。當他供職於西北馬巡隊和塔克薩司騎兵隊中時。曾迭次表現他的才能。捉住好幾個著名的大盜。便是他往各國游歷的時候。也曾隨時隨地。把捉拿盜匪。當做消遣的事。他天才既優異。經驗又豐富。所以捉起盜匪來。能够無往不利。馬到成功了。他對於文學。也很有根柢。常把他捉拿盜匪的情形。記錄下來。給旁人誦讀。這一篇便是他的記錄之一。

我（作者自稱）過這捉拿盜匪的生活。從起頭算到現在。

已足足有二十五個年頭了。在這二十五年當中。曾在世界各國裏。獵取城市中和山林間的盜匪。統計被我捉住的。着實不在少數。這個自然。過這種生活的狀況。和其他各種的生活。都大大的不同。因為過別種生活。祇須勞心或勞力便行了。不會有甚麼危險發生。縱然有時。也不過是偶然的。可是我所過的這生活。却大大的不然。驚怖和危險。有如是極尋常的事。頃刻之間。會得發生出來。因此這種生活。是立於特殊的地位。不是人人都能夠過的。必須這人具有種種優異的資格。纔能過得下去。所謂優異的資格。如對於偵探學。有深刻的研究。武器應用的方法。能充分的明瞭。再須有鎮定的工夫。和銳敏的思想。不但

能臨危不亂。更能在危難之間。想出妥密的策畧。再迅速的實行。解除這危難。轉移到安穩的地位。有了這種種資格。然後這捕捉盜匪的事業。纔能成功。纔能成爲一個著名的捕捉盜匪之人。

當我供職於塔克薩司騎兵隊中時。有一次。因爲一個意外的友人的招引。竟被我捉住一個盜首。講到這塔克薩司騎兵隊的組織。和那很負盛名的坎拿大西北馬巡隊。差仿不多。各個隊員。倘遇着和盜匪交鋒時。都得激發起堅決的精神。戰鬥到底。而在加入這騎兵隊之先。必須精於射擊。善於騎馬。纔行。否則不許加入。挑選委實精密啊。且說那一次我捉住一個盜首的事情。來得十分突出。原來我正騎在馬上行路。忽聽見有人高聲喊我道。哈羅。喬治。我忙瞧時。見喊我的這人。是一個年輕黃臉的塔克薩司人。正坐在一片荒場上。用枯草生起了火。拿一根鐵杆戳着一塊肉。湊在火上烘烤。我便應答道。哈羅。朋友。先前我們見過面的麼。可是我已回想不出了。他道。請你仔細

聽聽我的臉。也許能得猜想着。我便抖動馬韁。走到他面前。又跨下馬背。便細朝他臉上一瞧。這纔猛然想起。他原也是一個捕捉盜匪的人。名叫塔克司。從前我在蒙答納時。曾和他同過事。後來便分道揚鑣。不通音問。已有多年。如今在無意之中。遇見了他。我自然很是高興。但心中有一種狐疑。不解他坐在這裏做些甚麼。雖然問他。他却不給我滿意的答覆。及至他曉得我正供職於塔克薩司騎兵隊。神情之間。並似乎大受震動。因此我更加疑惑。心想我這位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莫非已墮入盜匪的道中了麼。當下我便拿話試探他。忽又見他忙着把一樁物件。藏到他坐毯的下面。我問他藏的是甚麼。他道這不關你的事。說着。却又把那物件取了出來。正是一支手鎗。當他揭起坐毯的一角。取出手鎗時。我又瞧見坐毯下面。再有個鐵烙印。我便問道。塔克司。這是做甚麼用的。請你照實告訴我。我可助你一臂。也論不定。從前我和他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的爲人。我深曉得。我猜想他這番墮落。或

許不是出自真心罷。

當下塔克司便告訴我。他已幹了盜匪的生涯了。現在坐  
在這裏。是等候他的同道中人。把偷來的好幾頭牛。送到  
這裏來。他又承認他曾親手偷過九頭中。在牛身上。都用  
鐵烙印烙一個×。當做記認。接着他又對我說。他等候的  
這班人當中。有一個首領。名叫梗別爾。在當天的夜裏。定  
必來到這裏。我聽了他這話。心想這梗別爾。正是我們要  
捉拿的人。因為他曾偷了好幾頭牛。都是運到墨西哥境  
內去出賣。可是屢次都被他逃走。如今我難得遇着這個  
機會。自然不能錯過。心中便打定了一個主意。和塔克司  
商量。倘他能夠幫助我。捉住這個強盜。我定替他謀一個  
位置。他好重行立直身體。做一個好人。他聽了之後。不加  
思索。便一口答應了我。於是我忙到附近的電報局。拍發  
一個電報。到葛羅布去。招呼幾位同事來幫助。大約過了  
不多幾個小時。便有四個人急趕來。我和他們都藏在身  
靠近的隱僻處。塔克司却照常坐在那一叢野火旁邊。我

並和他約定。等到梗別爾和他的同黨來時。他祇須學一  
聲狗吠。我便會意了。後來到將近午夜時分。我先聽見那  
邊有得的馬蹄聲。過了片晌。又有一聲狗吠。隨風送到  
我耳裏。我知道他們已經來了。便招呼四位同事。從藏身  
的所在。一齊直衝出去。各人都把手裏的六響手鎗。高高  
揚起。我門一壁向那叢野火奔過去。我一壁高聲喝道。惡  
賊們。快都把手舉起來。這班盜匪。猛地裏見了我們。自必  
吃驚不小。可是我見他們共有六人之多。都站在塔克司  
身旁。心中也不免有些驚懼。生怕他們人數較多。我們抵  
擋不住。這當兒。有一個盜匪。正想拔出他的手鎗。我連忙  
先動手。放了一鎗。把他打倒。當我放鎗時。有一個身材瘦  
長。面貌猙獰的盜匪。後來曉得他正是梗別爾。已扳動他  
的鎗機。鎗彈打穿我的長手套。幸祇腕間稍受微傷。但他  
隨即也倒在地下。原來他已中了我同事的鎗彈。從他的  
胸前。直穿了過去。我對着其餘的四個盜匪道。他們二人  
已被我們打死。你們還敢抗拒麼。他們都不回答。把手高



高舉起。我又高聲道。塔克司。快除去他們的帽子。塔克司當即上前。替他們一一除去。我們又把他們捆在他們原來的馬背上。解送到葛羅布。立刻監押起來。第二天早上。我又把截獲下的牛。一一歸還原主。他們要送給我一些酬勞。我却當時拒絕。說這不能算是我的功勞。不過是盡我的職務罷了。我隨即並替塔克司謀了一個位置。實踐我的約言。

我生平迭次捕捉盜匪。要算在沙渡。度閱哥的那一次最是艱險了。這沙渡度閱哥。是西印度的一個海島。那時候。這海島是由薩姆伯父據守着。他曾聘請了好幾位最優等的度閱尼加人。編訂種種法律和規則。想取締島上的盜匪。但結果並無多大的效驗。後來島上的偵探長辣姆西大佐。又請我去幫助他實行勦除。因為那班盜匪。勢綽非常猖獗。喪失在他們手裏的生命和財產。着實不在少數。以致島上的居民。人人不能自安。簡直是在恐怖中過生活了。他並對我說。勦除島上的盜匪。實在是一樁十分

艱險的事。因為有一個盜匪。姓名喚做伊梵凱列司答。菲新迪科。舉動既詭祕。手段又很毒。在這海島上面。好算是一個最最危險的份子呢。但是我豈是害怕危險的人。而且他把這菲新迪科說得這樣厲害。我更要和他見個高低。當下我便一口答應。先四下裏佈置了幾天。妥當之後。纔實行探訪菲新迪科的蹤跡。老實說。我幹這一回事。進行得很遲緩。因為我要事前佈置周密。不容他得着機會。藏匿在旁邊。等我走了過去。反尾隨着。從後面來攻擊我。我進行之後。很是順利。一連捉住了好幾個盜匪。但菲新迪科竟然逃去。後來我又費了許多事。把度閱哥島上的盜匪。差不多都驅逐乾淨。可是菲新迪科仍舊躲在暗處。幹那種種搶劫的事情。這樣看來。辣姆西大佐說他十分厲害。到不是言過其實呢。

有一天。我聽說拉羅馬納地方。發生了一樁罪案。便猜到一定是菲新迪科幹下的。隨即趕到那裏。查勘了一番。却没得着一些證據。再向當地人細細打探。也未問出一些有

用的消息。我心中盤算了一會。覺得這樣毫無目標的搜尋。一定不能收效。因為菲新迪科既是一個有名的盜匪。他手下必有探報信息的人。我要來到這裏偵查。他也許早得到報告。在我未來之先。已悄悄的走避開去了。這並不是我的臆度之詞。實在是從經驗中得來。從前往往遇着這種事情的。因此我決定在拉羅馬納的四周。尋訪他的蹤跡。希望或能尋着一個反對他的人。把他的行蹤告訴給我。可是我的命運不佳。結果竟一無所得。於是我不得不再換進行的方法。便開始搜查拉羅馬納四周的村莊。心想或能搜出他的所在。可是費了許多氣力。仍是沒有結果。我的眼光。便又射到距離最近的西般城裏。當我去到西般城裏時。我有一個助手。忽來告訴我。說菲新迪科正在抹考拉司附近一帶。我不敢怠慢。領着三十個手下的人。立刻趕將前去。菲新迪科真是一個狡猾萬狀的盜匪。詭計多端。令人莫測。我記得這一次。我有三個手下的人。大大的上了他的當。內有二人。竟送掉了性命。原來

這三個人正騎在馬上。緩緩的行路。誰知菲新迪科正躲在他們的前面。距離且不很遠。並已在暗地裏設下了陷阱。等候着他們。他們茫無所知。正前行之間。忽見前面的地上。輪着一樁物件。近前瞻時。正是一個男子。那副模樣。分明是受了重傷。據他聲述。他加入菲新迪科的盜黨。至今纔有不多幾天。今天隨着菲新迪科。再有好幾個盜黨。走過這裏。因為偶然疎忽。從馬上跌了下來。臀部受傷很重。不能行動。可恨菲新迪科心地非常殘忍。見他受了重傷。非但沒有憐惜的意思。並分付盜黨們。把他便棄在這裏。還說凡是需人看護的病夫。是一概不容留的。這人接着又把菲新迪科的去處。說了出來。說是向前面一道小山峽走去的。他們三人。見他說得聲淚俱下。再朝前面瞧。大約隔開幾百碼遠。果有一道山峽。便信以為真。當即和他講明。等他們去了回來時。定把他送去醫治。便三騎並進。直向那山峽走過去。不料剛走進山峽。山峽上面埋伏的盜匪。一齊開鎗打下來。他們措手不及。又因為地位的

關係很難抵禦。便有二人當場送命。餘下的一人。幸得轉身逃下山峽。那個假裝落馬受傷的盜黨。又接連朝着他放了幾鎗。却都未曾打中。原來他早已走了過來。伏身在山峽的進出口處。預備他們逃出來時。好再開鎗結果他們的性命。重重埋伏。你道厲害不厲害呢。

再說我領着那三十人。趕往扶考拉司時。因為不知道前途的情況怎樣。心中不免有些疑慮。倘竟發生爭鬪之事。便不啻是我把這三十人的性命。領到危險的境界中去。但細瞧他們的神情。却都是激昂慷慨。想必是因為恨極了菲新迪科。都存着寧願犧牲。必得把他殺死的決心罷。我們到了那裏。隨即便探出菲新迪科的所在。他正在一道小河的岸上。一座帳棚之中。於是我們便動手捉拿他了。

在我剛正瞧見那座帳棚時的情形。我是再也不會忘却的。記得我是站在河的這一邊。用望遠鏡朝對岸瞧。清清楚楚。瞧見菲新迪科。旁人自必以為我立刻開鎗打他了。

可是我並不開鎗。一來距離很遠。未必能個命中。二來我的意思。不祇是要打死他。我好連他的盜黨。一齊勦除乾淨。因為若祇把他打死。他的盜黨尙在。仍可再舉出一個首領來。照樣的為非作惡。但是要勦除他們全體。這事可大大不易。因為當中隔着一道河。我們若公然的渡河過去。他們必然瞧見。必然開鎗阻止我們。那時候我們進退兩難。恐難免於失敗。若是隔河而戰。又不能夠緊急的壓服住他們。他們儘可開鎗還擊。縱然抵擋不住。也可安閒的退走。那豈非便宜了他們。我斟酌了一會。便得着一個計劃。立時實行起來。我們本攜來兩架機關鎗。便分出一架。派出三人。由我率領着。悄悄的去到河的上流。伏在一叢樹木中間。這地方離開對岸盜黨的帳棚。約摸有一里路光景。並把機關鎗架在一座土山上。又派出幾個人同時向河的下流走去。再從那裏渡到對岸。等渡過之後。隨即發一個暗號。知照我們。其餘的人。和一架機關鎗。仍留在原處。便是我用望遠鏡瞧着對岸情形的所在。這樣一

來。這一道河，便包圍在我們三面的當中了。

暗號一經發出，我便把身旁的機關鎗，對準那帳棚，開放過去。同時渡到對岸我手下的人，也儘快的開鎗轟擊。我又用兩枝長鎗和兩枝自動鎗，對着那帳棚方面放過去。但這並非真要打死他們，不過是我計劃的一部分。增長些聲勢罷了。那班盜匪，聽見了鎗聲，自必立刻跳起身，各自取鎗在手。我又用望遠鏡，瞧見菲新迪科，領着他的盜黨，想向對岸退避。他們退避的方向，剛正迎着我們的那一架機關鎗。於是那機關鎗便也開放起來。這當兒，菲新迪科已陷在包圍之中。我猜他既不能過河，必向河的上流退走。因為那裏有樹林，可以掩護。我便移動機關鎗的位置，緊接河岸，猛射過去。在這時候，我們三方面的射擊，都非常猛烈。生怕被他們覺察，那一方面比較的和緩些。他們定必衝鋒過去，想突出重圍了。不過我想儘着這樣轟擊，也不是個道理。等到了晚間，四下裏昏黑了，他們便可有脫身的機會。我好不容易纔探出他的所在，又容易

總佈成這種形勢，豈能再容他逃走呢？於是我又想出一個計劃。我身邊本有三個人，便留下二人，照樣向對岸開鎗。我自己領着一個人，攜着機關鎗，也渡過河去。把遠攻改做近擊，諒必較易得手。祇是這一段河內，河水很深，總有五尺光景，沒有船隻，不能渡過，便也走到河的下流。從那裏渡到了對岸，裝滿了機關鎗裏的子彈，出其不意的，直向他們打去。這一着的效驗，果然神速極了。不一會工夫，便見他們揚起了白旗。原來菲新迪科已經降服了。接着他們一個個的都把鎗放下。我也發出暗號，停止攻打。再查點他們的人數，祇剩下了十五人。菲新迪科怒容滿面，顏色發青。這副憤怒的神情，真是我生平第一次聽見。他或許已經發狂了。他將近有五十歲，經過這劇烈的戰鬥，却並未受傷。他的盜黨，一共死傷了一百人左右。我手下的人，祇死了三人，受傷的二人。我自己祇左臂上受了一些輕傷。便當做這一次捉住這盜魁的紀念罷。我們成功之後，隨即把這一班盜匪，押回瑪考列司，交給

政府的官吏們。他們見我竟能把這盜魁活活的捉住。都祝賀我的成功。我又警告他們。說這盜魁非比尋常的盜匪。詭計百出。須防他逃走。但他們不信我的話。看守並十分嚴密。到了第二天。他果然設法逃走。幸虧看守他的人發覺尙早。却也沒法能個阻止他。祇得開鎗把他打死。他的盜黨中。有七人判決死刑。其餘的都判處監禁。刑期自十年至二十年不等。沙渡度閩哥海島上的人。因我替他們除去了這個大害。都想挽留我。充當島上的保安官。但我不能同意。便堅決的辭謝了。

後來我便到遠東去游歷了。遠東地方。盜匪原也很多。地方官員。曉得我是善於捕盜的。便來請我幫助。於是我也曾替他們捉住了好幾個盜匪。當我游歷到中國時。上海的警察界。首先來拜託我。說是有了一羣盜匪。曾搶劫杭州附近的教堂。至今未能捉住他們。在這來拜託我的警官當中。有兩個華探。英語很是純熟。關於這羣盜匪的情形。也很熟悉。我便和他們先到杭州。他們本曉得這羣盜匪。

是藏匿在附近的一座小城。我們便再去到那裏。探問了一會之後。已探明白他們的藏匿之處。是在一條狹弄中一座污穢的小屋裏。但兩個華探都不敢動手去捉。說是這盜匪的朋友很多。我們若冒冒失失。前去動手。固未必能把他們捉住。反要受他們的暗算。必得想一個奇妙的方法纔行。可是這方法不能立刻想出。我們祇得先在一家客棧中住下。再慢慢的計較。這客棧非常污濁。又祇有中國食品。我祇好勉強忍受着。一連過了一個星期。我可萬分忍受不下了。便對兩個華探道。我們不必多遲疑了。趕快前去。捉住了他們。結束了這任務罷。一個華探道。這個不能。他們的朋友多。我們定要受他們的傷害的。難道我們儘着住在這客棧中。便算完事了麼。我們可突如其來的前去。捉住他們後。立刻押回上海好了。他們措手不及。諒也奈何我們不得。兩個華探被我說得沒法。便答應聽隨我的佈置。我便預先僱了兩部黃包車。停在那狹弄口。再領着兩個華探。一同走到那小屋前。他們本

認識那羣盜匪。朝屋中偷瞧了一瞧。便悄悄的把我拉在一旁。指着屋中兩個人。說他們正是主要的盜匪。我定睛瞧時。見這兩個盜匪。並坐在屋中。形狀很像是印度人。正拿着筷子吃米飯。我不敢怠慢。手裏緊握着手鎗。一壁聳身入屋。一壁高喊道。快些。我奔到了他們的面前。隨即用手鎗的柄子。對準一個盜匪的頭上。打了下去。打得他昏暈過去。接着我又把那一個盜匪打倒在地。兩個華探。忙取出錄銬。先後把他們銬上。又塞住他們的嘴。免得他們高聲呼救。驚動他們的同黨。生出枝節來。再忙把他們押到弄口。推上黃包車。一逕趕到火車站。把他們安頓在一間秘密的車廂裏。回上海來了。

此後過了不久。我游歷到馬來羣島。當經過太平島時。結識上一位警官。成爲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我幫助他。也捉住一個盜匪。原來有一天早晨。我正在車站中。和那警官閒談。忽聽見外面一陣騷亂。便走出來瞧看。見有幾個印度巡捕抬着一張昇牀。牀上躺着一個白人。頭部已被打

破。渾身都是血漬。顯見得已經死去了。那警官名叫瑪叟。當即上前查問。這纔曉得這白人是附近一座錫鑛的主人。因爲有一個中國盜匪名叫龍鳳的。常在鑛的附近出入。常常威嚇這白人。龍鳳並有好些盜黨。藏匿在左近的山中。他以爲很有勢力。便無法無天。肆無忌憚了。這一次。大約因所欲不遂。便把這白人打死了。瑪叟司問明白這番情形後。決定要去捉拿這龍鳳。並約我同去。我們便領着兩個印度巡捕。先到那錫鑛的四周。查問龍鳳的所在。這兩個印度巡捕。都是認識龍鳳的。我們隨即查出龍鳳的窩巢。是在一座山頂上的小屋裏。當即悄悄的上山。等到了山頂。伏身在地上。向那屋中偷瞧。見屋中有四個中國人。當中有一個年紀已大。面貌很是凶狠。據印度巡捕告訴我。說他正是龍鳳。我本想拔出手鎗。把他打死。但瑪叟司說最好活捉住他。再則那三個中國人。也是很凶猛的盜匪。警署中早就捉拿他們。却終被他們逃走。如今若開鎗打過去。至多不過打死龍鳳一人。那三個盜匪到

可聞風而逃。豈不可惜。我聽了這話。便另打主意。再瞧那四個盜匪。仍舊坐着談話。這自然是不曉得我們已近在咫尺啊。我主意打定後。便叫瑪叟司領着一個印度巡捕。從屋的那邊衝出來。我領着一個印度巡捕。却從這一邊出現。我並向空放了幾鎗。好叫他們曉得已被我們包圍住了。他們倘能束手就縛。再好沒有。若竟敢抗拒。再向他們開鎗不遲。我們衝出之後。那四個盜匪。立刻都跳了起來。我瞧見龍鳳放下手去。自然是取手鎗。便先下手為強。向他放了一鎗。他立刻跌倒下去。其餘的盜匪。都已拔出

刀來抵抗。有一個印度巡捕正灣着腰。鏢上龍鳳的兩手。險些兒被一個盜匪戳着一刀。幸虧瑪叟司眼明手快。忙一鎗把他打死。再有兩個盜匪。自然抵擋不住。便被我捉住。我們祇有一個印度巡捕稍受輕傷。餘均無恙。接着我們僱了一輛大車。把打死的一個盜匪和龍鳳。都放在車上。因為龍鳳受傷很重。已不能行動。後來過了兩天。便因傷重死了。那兩個盜匪。判處搶劫財物的罪名。一個監禁五年。一個監禁十年。那地方上的一個大害。從此便鏟除乾淨了。

# 蠟魚吞餌 (科學遊戲)

小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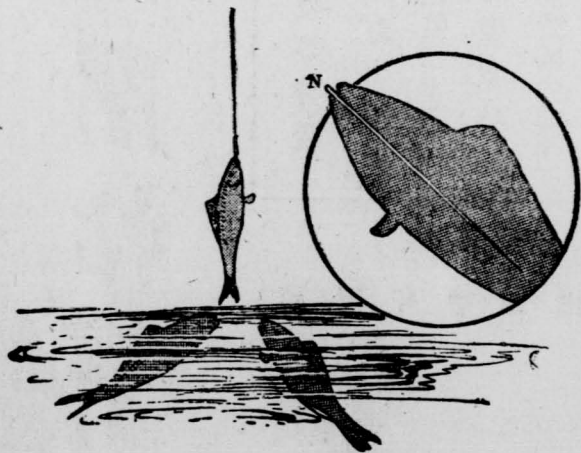
數個蠟做的魚，放在水裏，把釣鉤伸入，許多魚兒爭來吞餌，舉起釣鉤，一個魚兒上鉤了，這是什麼道理呢？

魚是用蠟做的；蠟是混有顏料的——或紅或黑和真魚相似；魚腹裏存一根有磁性的針，針頭微微在魚口露出。釣鉤是鐵做的，是直而不曲且也有磁性的。

原來是藉磁氣的作用，當然釣鉤和魚兒有吸引的可能，在明白這道理的人看來實在沒有什麼稀奇，倘若做給小孩子，或鄉愚看了，他們一定心裏生了一種幻想：「莫是魔術嗎？邪法嗎……」

這一種遊戲，最要注意的是要明白磁性的作用，——磁針上有南北兩極，甲針的南極要和乙針丙針……的北極相吸；甲針的北極要和乙針丙針……的南極相吸。同性的極非但不相吸，反會相推，所以魚口的磁極，和釣鉤的磁極，不可同性，倘若同性，那就釣鉤不上魚兒了！

「磁針」市上常常有小販當作玩物售賣，牠做成的方法，因限於篇幅，待有機會再說罷！





# 宋拓淳化閣帖

游相  
本

是帖宋游相所藏用甲乙題識分

作十卷每卷後逐段考訂他本異

同之點極爲詳晰有諸名家題跋

翁覃溪學士謂此揭爲海內閣帖

第一善本信不誣也近歸新會梁

氏本館用珂羅版影印神采奕奕

不差毫黍想鑒藏家臨池家當以

備置爲快

發售特價

精訂十大冊

定價二十八元

特價十八元

郵費國內四角

十四三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出版



樊德摩斯奇  
案第七集

# 英倫縊屍記

原名 (Le Pendu De Londres)

法國蘇罪德露南同著

南海馮六譯

## 第四章 窶人

(一)

一日之晨。有警察一人。亭立愛斯忒德街 (Estet Street) 街面。遙見街右第四家寓宅門前。一窶人。襤褸如丐。倚宅前鐵柵下短牆而坐。歷數分鐘弗去。而有久憩意。時在蕭晨。街靜寂。無多行人。警察邁步跨越街面。行近丐人。叱曰。汝何事株守在此。此間非汝憩息所。去。去。勿滯留於斯。窶人端肅而言曰。警察先生勿惱我。我在此。矧一人。別無所覘。警察不懌曰。誰欺汝信。汝緊誰矧。窶人曰。警察先生聽我。我言非



誤。但在此時候一少年。昔者有約。相會於此。刻猶未至。意者宵來灌威士噠過量。醉不知醒。致食言而爽約。無已。我且去。公勿惱怒我。遂欠身起。肆肆而去。別去時亦弗向警察爲禮。英人重禮節。縱窶貧爲丐。無端不輕易禮一人。習性使然也。警察目逆而送之。悄自語曰。斯輩不容在此徘徊。驅之是吾職也。丐者去遠。警察還就街心。昂首闊步而前。有時駐足。指揮行人車輛。街面過車。見警人。敬謹遵警律。左向而馳。莫或敢忽。

## (11)

警察驅丐之地曰勃忒雷。(Pothey)爲倫敦繁華市區之一區內馬路。臨街多富商豪賈住宅。每當日夕。宅主治事既畢。歸自市塵。汽車馬車。公共電車。魚貫而馳。街衢闐溢。街市狀況。與法京巴黎之巴昔(Passy)奧德義(Auteuil)兩市區相髣髴。

是日爲星期一之晨。市塵之以星期日閉關停貿易者。相繼啟門。繼續二十四分鐘前之工作。街面之以安息日而

冷落者。漸回復其擾攘之態度。今昔相間。僅若干小時。而繁華寂寞之相去迥霄壤。由此可見英人之恪守基督教規。以早期爲安息日。視他國人士。嚴重多矣。其時。街面行人。逐漸增多。濼漸往來如織。而行者匆匆。車人默默。攘往熙來。但聞馬蹄得得。輪鐵轉轉。汽笛嗚嗚。履齒窸窣。街心與兩旁便道。百種行動聲。遙相應和。但不見有權啾笑。語聲破岑寂。天空觸人耳鼓。百家之穿越愛斯忒德街者。如癡如啞。緘默而前。茫然無所思。索默無一言。分投匆匆。各自向目的地而趨。街前道上。過往紛如。曾無一人停步趨趨。駐足閒觀望者。似街道之設置。於倫敦市民。僅以通往來然。外人初蒞倫敦。不省內情者。睹此罔勿詫以爲異觀。

警察既驅丐者去後。立街心指揮久。微感憊乏。時已九鐘。過往車輛。不若頃者之擁擠。還立街沿小憩。偶揚眸。又見頃纔斥去之丐。遙立對面步道之上。不禁悲怒。疾行而過。其前。喝曰。頃攆汝去。今胡又來。丐者側首凝望。未及應對。

警察又曰。我頃已諭汝。此間非汝淹留所。汝不省我言邪。丐者凭矮牆。坐而言曰。警察先生諒我。我非不省公言。但欲一面所約之少年。不料渠今猶未至。語次。探手入衣袋。出紅色硬紙片一小方。匿掌心。隱以示警察。低聲疾語曰。君恕我。我適有事於此方。不欲一人知。……言未及竟。警察頭應曰。公恕我。我何由省丐者之賈也。言既。欲去。竈人曰止。有事奉詢。警察曰諾。竈人曰。彼三十三號門牌之屋。得毋爲醫士賈立克之居。語時。指屋示警察。警察曰。然。賈醫誠寓彼。公胡此問。豈其……言及是。見竈人蹙額蹙眉。有所思。立茹詞。不敢吐。竈人問曰。胡弗竟辭吐。警察曰。未敢冒昧。曰言之。警察曰。所欲奉問者。遮莫此行。蓋以賈醫來。竈人沈吟不對。指屋示警察。屋宇窗門。一一張查垂幔。曠寂若無人居。問曰。個中無人耶。又曰。曾否有聞。此中人如何。警察惶惶曰。屋空與否。未敢妄對。至若賈醫人品。頗有所聞知。竈人曰。識其人耶。警察曰。見之類數。竈人曰。其人何似。警察微默而對曰。某奉職守此方。八閱月已。應遍

識此方人。竈人曰。但語我以所知於賈者。警察曰。諾。賈醫年歲在四十五與五十之間。髮色棕褐。長而鬚曲。唇頰豐鬚髯。竈人曰。富乎。警察曰。似甚豐裕。以牙醫爲業。寓門懸有匾額。曰。市民就治療者衆乎。警察曰。否。寥寥無幾人。似其人治業。從與之所喜。輟作無定時。顧客之有無。在所不計。竈人曰。佳。語既起立。沈吟有間。顧警察曰。吾儕談久。恐啓行人疑竇。我去去再來。君何時退值。警察曰。換班在午正十二時。竈人曰。我再來。猶及一面君也。今且別。又曰。君識我乎。……不我識耶。出名片示之曰。我偵探施霸也。容有須汝傳遞字條處。警察聆言。受卡片。駭愕如在夢寐。即夢亦不意。此權機丐人。竟係倫敦著名偵探施霸化身也。初見紅紙章證。審是官中人。猶不及知其人。蓋大偵探施某所化裝。立致歉辭。求恕冒瀆。施霸曰。止。我化裝私訪。不欲人知。君不識我。毋足怪。茲且告我。本街較大之百貨店所在。警察曰。距此匪遙。在街之角。指店示焉。施霸曰。謝君。容再相見。警察報之如儀而別。

施霸化裝爲丐。意在憑街勸察賈立克之居。初不欲人知。乃警察一再來干涉。盛色麾斥。因略語以故。藉便諏訪。警察既去。施霸默付。警察言其人境裕而治業無常。容貌一符合。此行不虛矣。宜往探市區之人。對彼作何品評。舉步愉然。走進警察所指之百貨商店。出錢示店員。購取瑣碎什物多項。意在使店員四下尋取。藉以稽時。刺取店中顧客之言論。所以必須先出錢示店員者。蓋以堅店員之信。不然以衣履之襤褸。人且疑其來行乞。麾斥之出。不容逗留也。

倫敦市上。午前之百貨商店。例爲各公館宅邸一般廚娘、竈婢、侍傭、厮養聚談所。世之好飛短流長、信口雌黃、談論他人家裏瑣屑事者。莫甚於此輩。每乘購辦什物之際。羣聚而言。積久成一種風尚。故施霸擬從此中。撷取一二事蹟。以利所探訪。既語店員以所需後。環顧店中。便見有棕髮竈婢呼而語一漢子曰。約翰。汝住宅裏事忙否。約翰應曰。密斯貝齊汝佳也。我無忙無不忙。終日碌碌焉。日昨小

主人輩蕩舟泰晤士河流。幾覆其舟。遣我泥衣禪多鬘。晨來掉刷。幾忙煞我。貝齊曰。約翰。汝何苦乃爾。約翰曰。不苦將奈何。但望諸幼主能改嬉舟之好以蹴球。我或偷得片刻暇。一胖廚娘驛言曰。約翰。汝誤矣。以蹴球勝於嬉舟。那好蹴球者多創傷。我家小主人幾於無週無創痍。調藥裹創。胥我輩事。冗苦奚弱似汝。一侍傭應曰。所言皆有見地。而自我觀之。凡宅第中有小主人者。永無我曹安謔日。可惱也。當是時。店外走進一廚娘。約翰見伊。遙語之曰。天乎

(By Love) 汝耶密斯愛第達。愛第達曰。然。我愛第達也。約翰汝見我何異之有。約翰曰。汝將何新聞餽餉我。愛第達曰。約翰無也。語發羣衆咸默。面面相覷。密斯馬麗率爾進辭曰。渠果殺伊。毫無異議已。衆轟然齊應曰。然。伊遭渠殺害。又何疑。竊人盡身羣中。狻進驛言曰。汝曹曷由信伊之必爲渠所殺。羣衆聞言。咸有異色。約翰晒曰。先生其外鄉人乎。不然者將胡是問。此間四鄰疇不謂賈立克醫生殺賈夫人者。願共情人爲夫婦。爰殺髮妻。又何異耶。施

霸故味曰。賈醫有外婦乎。語發。衆譁笑。約翰忍笑對曰。朋友。汝遮莫非本區人。施霸曰。唯唯。惟吾頗有所聞於其事。約翰曰。聞之殆未詳盡。施霸詭應曰。容或爾爾。吾則以爲人言不無過當處。言時。衆男女環窺人而立。皆以其人不信賈醫殺妻事爲奇。賈醫殺妻。人言嘖嘖。密斯馬麗且親聆主婦密昔斯亨甫曾以語聞友段士佗夫人。謂事確切而不可移。勃忒雷市民殆無有不信箇事者。窺人何所見而弗信。擬有以折之。適有壯男子含笑入。約翰喚之曰。沙彌。汝來。此間竟有一先生不信賈醫殺妻事。沙彌駭視而前曰。信乎。敢問此君何由不信。是問盡人皆知之事。窺人擬笑聳肩曰。爾曹言過已。我非不信。亦未曾言「我不信此事」但以事有可疑。人言不無過當處。敢問汝曹。何由堅信其然如此。約翰張吻。沙彌作態止之而應窺人曰。吾曹何由堅信其然。片言可決。賈醫爲人下急而狡。富而吝。儲錢不用。操業不治。屏寓屋不居。十日九外宿。人不知所往。……窺人曰。凡此種種。非以證其人之殺妻。沙彌曰。

惡乎非證。且聽我言。今且叩密斯愛第達。吾頃所言。一不誤否。愛第達曰。沙彌。汝言咸實。可信。沙彌顧窺人曰。朋友識之。吾言一一非誣。惑自易解。茲且繼我前言。賈醫以信父而偶妙人兒……窺人詰曰。馬丹賈立克美姿容耶。沙彌曰。美甚。在勃忒雷市尤推首屈一指。長身玉立。落落大方。髮美而容秀。和悅而愛人。一言以蔽之。天人也。以妻賈。直是玉雪鴿兒。嫁黑熊。比擬新奇。聞者咸大笑捧腹。沙彌愉甚。繼詞曰。鴿兒而落魄熊掌握。殘殺自是意中事。矧密斯愛第達曾再四語吾曹。彼夫婦。怨偶也。愛第達屢言曰。事有慘於怨偶者。傷哉密昔斯賈。不曾獲些許人生樂趣於家庭間。窺人曰。絮絮述來。縱卽真確。然無以證賈醫殺妻如汝曹頃所云云者。沙彌對曰。何言無以證其人之殺妻。苟不伊殺。密昔斯賈今安在。七八日來。杳不見踪影。窺人曰。焉知伊不外出旅行。沙彌曰。愛第達未爲整行裝。窺人曰。不能隻身攜小篋去耶。沙彌曰。苟其旅行。例向鄰友道別。而伊此去。莫之或知。而况……而况伊失踪前一

日。與市區某某三數貴夫人有約。約若叙於寓宅。茫未通告。忽然出走。其謂之何。竊人哂曰。是安足異。沙彌君。我意密昔斯賈殆因臨時發生有要事。不及語人。匆遽自去。沙彌曰。斯言不爲無見地。唯是事無論如何要且急。行後宜有書字達友好。謝失約之罪。再不然亦應有隻字告賈醫以所往。迄今多日。音訊杳然。去又何之。竊人曰。汝何由知伊無書字寄賈醫。愛第達應聲曰。我敢言其無有。主人郵函。我無不按日發緘覽讀者。不見有此。……寓宅婢僕之。以時盜發主人主婦信簡者。初非奇而不可能之事。施霸聆言。漫不之異。微默而言曰。汝曹競言賈醫殺妻。僅以數日之間。不知伊去向爲理由。理由固未充分也。賈醫如殺人。何敢逗留在勃忒雷。不畏人拘捕耶。渠應……愛第達中止其未竟之言而應曰。吾儕所以疑主人殺密昔斯者。正以密昔斯失蹤之後主人亦復棄寓宅他去。我已數日不見主人歸來。主人外宿雖常事。而行踪不若箇遭之奇特。意者匿彼外婦家。右攬戀人。左抱孺子。度野鴛鴦生活。

矣。我備其家。何事之不知。被人陰鷲而奸狠。我敢決密昔斯之必爲主人所殺。謂余不信。願探手烈火。置頸斧鉞以立誓。雖枯腕斷脰而弗悔。店中別有顧客。遙立而聽。亦都領首。然其言。勃忒雷市民。幾於無人。不信賈醫殺妻之說者。賈夫人驟然失蹤。非奸狠陰鷲之夫婿所謀殺而誰歟。

(三)

施霸所聞百貨商店中諸男女關於賈醫殺妻案之言論。恍惚難憑信。唯是市民一致。皆謂賈某實殺其婦。縱無確證。而衆口同聲。競傳其事。則又不能謂之事出無因。矧刑事檢察課日來已着手偵查。似非子虛烏有之事。出店愜悅。重覓警察。詰之曰。汝頃言賈醫之事有所聞知。汝固以人言爲可信耶。警察對曰。人言如此。我則……施霸曰。莫顧人言。但言汝自己信茲事否。警察熟視施霸有問。囁嚅而對曰。我見亦猶人。似賈醫實……或不免有……施霸曰。不免有殺妻之舉耶。警察曰。唯。施霸沈吟有間。曰。汝聞賈醫有外室之說否。警察曰。聞之。施霸曰。識伊所在否。警

察曰。否。不之悉。施霸曰。佳。謝汝惠告我。遂謝警察。大踏步。沿愛斯忒德街走去。約五分鐘。街頭有馬車。車已陳舊。而整潔異常。車上坐一御人。戴騎士之帽。披黑外套。癡坐如假寐。施霸一聲唿哨。其人立醒。如出迷夢。燃菸斗。振鞭。促馬前迎。施霸諭之曰。赴鄰街信託貿易公司。御人諾。施霸登車。下窗簾。解衣去褲。取車座下小篋。出衣易焉。還其本來面目。衣着比竟。歸小篋車座之下。車適停輪。止信託公司門前。勃忒雷市民之有瑣碎事物。須運送遞寄者。咸以委之此中人。費廉而妥捷。施霸入耳語一司員。司員立導以入經理室。經理據治事之案。略頷首以招待客。施霸自通名姓曰。我名施霸。司各蘭德警察署之偵探也。君遮莫是鄔南先生。曰。諾。我即鄔南。施霸曰。醫士賈立克。聞亦貴公司顧客之一。信歟。鄔南曰。唯。施霸曰。希告我。以其人外婦之詳細住址。我聞其人每以小包函簡之屬。託貴公司遞送伊人也。鄔南愠替曰。伊人者誰指。施霸曰。芳瑟賴梅茜。鄔南曰。容我一查。願先生少候。遂離案出室。俄頃

便還。語施霸曰。密斯芳瑟賴梅茜寓修文街七號。施霸曰。地在班克市區 (Le quartier de la Bank 以下譯作銀市) 耶。鄔南曰。然。施霸與辭。致謝忱而去。

(四)

方施霸之謝去警察也。意在一見賴梅茜。刺探案事。苦於未識所在。因就勃忒雷市之信託公司而問焉。既悉地址。驅車往訪。倫敦寓屋之租人做居者。有一事不與巴黎同。則層樓雖分賃多家。然無管理屋宇之媼。或傭役若巴黎寓屋之閩人者。屋宇之事。每指定一可託之人。其人大都寄居在寓屋之第三四層樓上者。所為職掌。不過按時代屋主向寓客收取租金。他事多不過問。施霸臨寓。叩諸鄰右。得悉管屋之人。在寓屋第六層樓上。既見其人。告以來意。謂欲一探賴梅茜。其人異曰。汝誰訪。施霸曰。訪密斯芳瑟賴梅茜。且曰。伊人雖稱密斯。然實少婦。攜一歲半之兒名達廉同居。我問斯人。管屋之人曰。君來過遲。伊昨行已。施霸曰。行乎。何之。管屋之人曰。伊未語人。我不之知。行時



匆匆去在不測之變之後。施霸聞「不測之變」之言。意有所動。立曰。禍變之言奚指。其人不對。施霸出名片示之曰。吾自官中來。儘言毋妨。其人應曰。密斯賴。匆匆出走。似言此去追求所失兒。施霸曰。失兒何指。得毋謂達廉。管屋之人曰。然。固達廉也。彼日之午。梅茜偶獨出購食。俄頃便歸。歸已不復見達廉。似有人擄之去。施霸初聞賴梅茜忽然出走。已自訝異。復聞擄兒之說。不禁大驚愕。默然有間。更詰曰。伊人有一男友。似不時來。迄伊行後。此漢子曾一來否。管屋之人曰。我知此漢子。僮父也。卞急易怒。行止假詭。每來輒避人。佩有密斯賴寓室鎖鑰。潛自進出如鼠。猶憶彼日賴梅茜比去。漢子曾一來。匆匆即去。面有恚怒之容。施霸亟叩曰。嗣後曾再來乎。管屋之人曰。否。去後勿復更來矣！

(五)

一小時後。施霸重復登車。此時已不在修文街。而在愛斯

忒德街。賈立克醫士寓宅門前。臨寓撤門鈴久久。茫無人出應。愛第達殆離寓未還也。索然登車。囑御者驅車還德署。車次。潛索案情。頗以爲奇。賈夫人忽然失蹤。市民競言賈醫殺婦。賴梅茜又以追求失兒而出走。賈醫亦多日未還寓。一案而失四人。厥故安在。大不可思議也。綜合案事言之。則有男子娶婦而有外室。外室有兒。年一歲有半。忽然孺子失所在。忽然髮妻渺踪影。忽然一對野鴛鴦茫茫不知其所之。戕妻乎殺兒乎。人命關天不可忽也。務有以明其真象。廉得其情。以釋衆惑。又念訪求案因。斯固然矣。願何從以明之乎。思之重思之。不知所爲計。已而強自解慰曰。既發生有命案。則必有逞兇者。物以類聚。案之賊藪。要當弗遠。茲且一過刑事檢查課。覘若曹何所得。再作計較。

……

(第四章完)——留——



★交

換★

編者先生：我從二卷一期起，到現在；沒有一期，沒有一字，沒有閱過。其中確實有幾篇很好的作品。我雖然常看見什麼報紙上有攻擊小說世界的文字，但是我們只見謾罵，不見一些理由。我可以代表多數讀者說：「我們對於這樣文章，不過付之一笑而已。」然而我也不去說牠的好處，且把我不願意的，要希望編者改革的說出來。但是我在未說之先，要申明一句：我非非教同盟一分子，非絕對反對基督教的，也許將來領受耶教洗禮的；不過我不願意在小說世界上，見着傳教的文字和圖畫。從前很有幾篇文字和圖畫，是專門鼓吹耶教的，現在且不去舉出牠。我以為這種文字和圖畫，儘可到別的報上去發表，不必在這希望能代表中國文學或是將來能執中國小說界牛耳的小說世界上刊行。因為現在的基督教，在外力的，帝國的，資本的，支配之下，何必替牠宣傳呢？非得要牠和佛教一樣，什麼主權啊，牧師啊，完全屬於中國。簡單一句話：就是守到中國收回傳教權，那時才有宣傳的價值呢！我這種意思，恐怕是編者先生絕對不以為然的？不過我和此

地多數閱者，時常討論，大多的閱者，總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把牠寫出來，就算我的一點小供獻罷。

南京蔡心箝

蔡心箝先生：尊論我們非常同情，我們對於外界各種妬忌性的謾罵，村婦無理取鬧的謾罵，借罵人而出風頭的謾罵，一概不理；這類好謾罵的先生們，我們不過對他喊聲：「喂！當心！——當心你的人格……」別無多說了。至於宣傳宗教一事，我們並不抱這樣主張，先前我們雖然有幾張關於宗教的畫，和關於宗教的小說，我們不過為牠的藝術而刊登，並不是因為牠含有何種宗教意味而刊登，請先生別誤會啊。

編者

編者先生：我讀了九卷三期中編讀欄內的「要求讀者不要只是要求，要加批評」的一句話，我不覺很奇怪；因為這句話是我硬在喉頭正要說的，不料編者先生已經先我說了。現在我再詳細廣泛一些贅述幾句；我們凡是對於一事物要牠改良，必定要先把牠的壞處澈底的說一說；不然，人家就要對我們發生「為怎麼呢？」一個疑問。我在小說世界的編讀欄內，只見許多要求，從沒有見過一些要求的理由。倘然大家是這樣辦法，那麼人的慾望是沒有限制的，請問小說世界的編輯先生，從了誰的要求好呢？

北京譚道華

譚君的意見，請讀者諸君注意。

編者

小兒出牙時期痛苦哭泣能使父母夜間驚醒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立即安然舒適

此美觀之小孩係新加坡沙音那美有限公司陳友卿君之公子也彼曾患出牙時期之痛苦據陳君自述云小兒出牙時期痛苦非常吵鬧哭泣甚至鄙人及其母親夜間驚醒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立即安然舒適鄙人深為奇異因小兒第一夜服用此藥片即安然睡眠此後漸服漸愈現下身體強壯胃納增進夜睡安適嬰孩自己藥片使人終身不忘且服用如常此藥片易於服用



人樂為介紹於各戶之有小孩者不可不備此藥片一瓶於家中也此藥片專治嬰兒胃弱不化嘔吐便閉肚痛腹瀉寒熱驚風痰厥傷風出牙痛苦蛔蟲等患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嬰孩自己藥片一瓶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閣下曾患惱怒及憂鬱否

如患之請調護閣下之肝經為要往往肝病源在於肝經失調所致請為記憶欲治肝病陽上升並無他藥駕乎紅色清導丸以清腸胃清潔無阻滯之虞且助消化能止疾病頭痛可使皮膚清潔口氣芬芳立止痔症痛苦難盡述也



官馬鴻賓先生來函云前購貴局紅事人凡患燥結便秘者一劑立瘥且通從此中氣流通大便暢利足見此藥滋潤之外尚有推陳致新之功消導之中且寓升清降濁之妙此固靈丹之奏效奇亦見良醫之用心苦也爰貢數言用證實驗紅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小 271(11)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學生中學生自力修學的新工具  
▼小學校教員惟一之參考用書

## 國語音準學生詞典

一册一千二百頁  
定價二元 特價一元二角

三十四年陽曆  
三月底截止

◀內容▶

單字五千多個——複詞和成語三萬多條——附錄(一)中外度量衡幣表(二)化學原質表(三)中國歷代紀元表

供給學生檢查「音」和「義」的字，本館已經出了好多種，現在又出一本「國語音白話註」的「學生詞典」。在這本書裏，不但可以檢出單字的「音」和「義」，還可以查到「複詞」和「成語」的解釋和根源。每字之下，都有國語字母和羅馬字母的拼音，每詞之下，也用國語字母標音。解釋全用白話文。取材很精很博，凡小學高年級中學初年級應用的教科書和課外讀物，以及通行報紙雜誌裏，所可見到的字和詞，都已儘量收入。學生備了這本書，則閱讀一切書報，均能勝任愉快了。

優待購者  
在本書特價期中  
認購國語音標  
準白話詞典(定價九角)  
者僅合收  
一元七角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
- 五 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稿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投寄者如來稿可用，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一星期內退還。但不隨件附寄隨後補寄者，概不照辦。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一月，酌致薄酬如下：  
 (甲) 現金。  
 (乙) 書券。  
 (丙) 特製三色版信箋信封。  
 (丁) 本雜誌。
-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願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105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分館

| 郵費表          | 國內(寄古新雜誌外) | 本埠     | 外地     | 定價表    |      |
|--------------|------------|--------|--------|--------|------|
|              |            |        |        | 預冊     | 每冊   |
|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 日          | 本      | 名      | 一卷十三冊  | 每週一冊 |
|              | 國內         | 七      | 二卷十三冊  | 數現款及兌票 | 普通   |
|              | 本          | 分      | 半年三六冊  | 一元二角   | 刊號   |
|              | 五角四分       | 二角七分   | 全年五十二冊 | 二元二角六分 | 號    |
| 五角四分         | 二角七分       | 全年五十二冊 | 二元二角六分 | 一元二角   | 角五分  |

(小說世界)

# 兜安氏秘製補血丸



夫脾胃者乃受納消化飲食之利器也受納有定消化有定力所以一日三餐應其所需之量也膾不厭細食不厭精利其所化之力也由是而神清氣爽體常舒泰矣兜安氏秘製補血丸以瀉為補蓋大便通則血自旺故以補名茲將其專治各症列后

大便不通嘔惡作酸舌苔黃膩肝胃不和膽汁泛溢胃脘脹痛積食不化反胃噎食小孩疳積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七角  
每打七元半